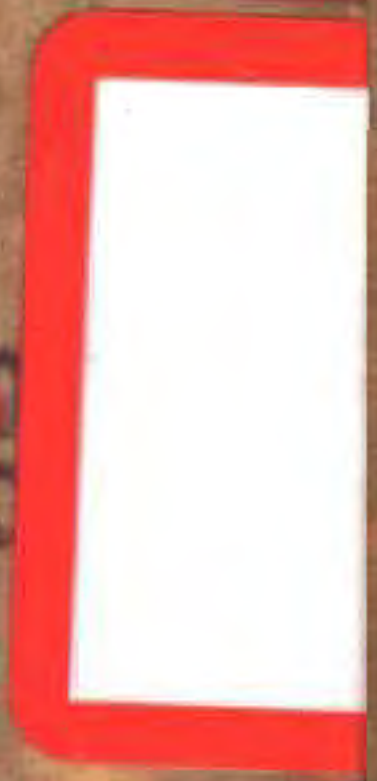


良友交學叢書

三四集

葉聖陶作



良友文叢書
集 三 四
葉聖陶作

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印行

目次

目次	次	1
半年	一
投資	一三
「感同身受」	二三
一個練習生	三八
得失	六〇
火車頭的經歷	七三
寒假的一天	九四
一篇宣言	一二四
鄰居	一三七
逃難	一五五

一個小浪花	一七七
丁祭	一八九
兒童節	二〇〇
老沈的兒子	二一二
✓多收了三五斗	二二三
一桶水	二三九
烏言獸語	二六二
冥世別	二七五
招魂	二八四
英文教授	三〇九

自序

印在這本集子裏的幾篇東西，同以前的東西一樣，都是由雜誌編者逼出來的。信來了不止一封，看過之後，記在心上，好比一筆債務，總得還清了才安心。於是提起筆來寫作，雖說不願意十分撒爛污，然而「半生不熟」「草率將事」的毛病總不能免。很想望有這麼一個境界：不受別人的催逼，待一篇小說自自然然地結胎，發育，成形，然後從從容容地把他寫出來。這樣寫成的小說，別人看來怎樣且不要說，大概會教自己滿意一點吧。可是，既已生在一個非催逼不可的時代，這種境界就只能想望，無從實現。應該修鍊的是雖然受着催逼，卻仍然能夠自自然然地，從從容容

地，寫出至少教自己滿意的東西來。這一套工夫完全不成，以後擬加以修鍊。

這本集子的編排，破例地廢除了以前習用的「編年」的辦法。新辦法是「以類相從」，把大略有眷關聯的幾篇排在一起，以增加讀者的觀感。——真是「大略」而已，要嚴格地尋求所謂「類」是很難的，小說集子不比「分類活葉文選」。其中多數是近一年來的習作。然而也有八九年前的舊稿，就是那篇冥世別。以前編集的當兒，那篇東西漏了網，未免有一點「敏帶自珍」的心情，覺得可惜。直到去年，才從一個紙包裏檢到了原稿，現在就把牠收在這裡。有少數的幾篇是童話，在新少年登載過。童話本是兒童的小說，「文學概論」的編者固然要嚴定區別，但是實際上未嘗不可和小說「併家」。這樣想着，也就把牠們收在這裡。

編一本集子，必須定個名字，以便稱謂。定名字很不容易，於是想到取巧的辦法：這本集子是四十三歲這一年出版的，就叫牠四三集吧。四十

三是「中國算法」，扣實足算，四十二還不到一點。然而「戶口調查表」上是照「中國算法」填的，其他需要填具年齡的地方也一向這麼填，因此，現在不再更改，以免不符。

末了，對於「催逼」我出版這本集子的趙家璧先生謹致感謝。

一九三六年八月，葉聖陶。

半 年

半年裏頭，我進了兩個學校。下半年進那一個學校，現在還沒有知道呢。

年頭上，我家搬到上海來，爸爸媽媽送我進那個文明小學。那個學校裏的同學，有許多是包車送來的，中午吃飯，下午放學，也是包車來接。又有十來個同學，來回都是汽車。娘姨坐在旁邊陪着，不然就是男用人。有幾輛汽車，汽車夫旁邊坐着羅宋人，頭髮同黃牛毛一樣顏色。我家離開學校近，不用坐甚麼車，不是爸爸就是媽媽帶着我，走一會兒就到了。過了十來天以後，我可以一個人來去，不用爸爸媽媽帶了。

那個學校裏只有校長是男先生，以外都是女先生。我在二年級，女先生叫做張先生，她披着一頭的曲頭髮。她自己每天穿新衣服。她也歡喜我們穿新衣服。誰穿了新衣服到學校，她就「趣呀」「漂亮呀」說上一大堆，拉住他的手，把他抱在懷裏。她常常對我們說：「你們家裏有新衣服，不要捨不得穿。小朋友個個都穿新衣服，我們的學校才好了。」

一天放學的時候，她對我說：「你這一件棉袍子，袖口都破了，還捨不得換一件嗎！明天不要再把牠穿來了。最好不要穿袍子，穿袍子沒有精神。最好像江成他們那樣，穿一身小西裝，又好看，又有精神。」

她這麼一說，我也覺得棉袍子不好看：江成他們的小西裝好看。回到家裏，就把她的話告訴媽媽，我說我要趕快做一身小西裝。

媽媽說：「做一身小西裝，那有這麼容易？我替你把袖口縫一縫吧。」

我說：「張先生對我說過，明天再不能把牠穿去了。小西裝不容易

做，換穿一件別的衣服去吧。」

媽媽說：「縫好了袖口，就沒有甚麼了。現在天氣還冷，不穿棉袍子穿甚麼呢？」

我說：「隨便甚麼新衣服都好的。」

媽媽拍拍我的肩膀，說：「孩子，你那裏有甚麼新衣服？」

我着急了，心裏好像壓了一塊軛頭。當天晚上我做了夢。夢見張先生抱住我，「趣呀」「漂亮呀」說上一大堆。我看自己身上，正是一身小西裝，比江成他們的都好看。不知道怎麼一來，我的小西裝忽然沒有了，嚇得我拉直了喉嚨哭起來……

第二天早上，媽媽還是教我穿那件棉袍子。我真想賴學，只是沒有名目，身上不發燒，嗽也不咳一聲。爸爸說：「上學去吧，」我只好跟着他走。

張先生看見我了，立刻拉住我的肩膀，罵我說：「怎麼還是穿這一件

棉袍子！昨天不是關照過你，教你再不要把襖穿來嗎？」

她的面孔很可怕，像圖畫故事裏的凶惡的獅子。我不敢看，看齊地板，回答她說：「媽媽說的，現在天氣還冷，只有穿棉袍子。袖口破的地方，她替我縫好了。」我把手舉起來，讓她看袖口。

她把身子轉過去，不要看我的袖口。她狠狠地說：「真要命！一件衣服都換不出，還讀甚麼書！」她跑開去了。

幾個同學站在我旁邊笑。我很難過，只想躲到甚麼地方去。

過了兩三個星期，張先生教我們捐錢買飛機。她說，誰捐滿兩塊錢，就有一個很好看的徽章，金黃的底子，刻着一架小小的飛機。我回家就告訴爸爸媽媽，我也要捐兩塊錢。他們說：「我們不想捐。」我沒有法子想，只好讓別人去得到那很好看的徽章。我又想，說不定那徽章並不真好看，比我的嵌花玻璃球差得多呢。

許多同學都捐了錢。有的是今天四角，明天四角，一天天加起來。有

的是一回就是兩塊三塊。李克修最多，他一回捐了六塊錢。張先生把他們的名字寫在小黑板上，下面寫着捐錢的數目，李克修的名字上頭特別加上三個圈。她每天報告說：「今天又有幾個小朋友捐了錢，我很歡喜。」她又說：「誰能像李克修一樣捐得多，我就更歡喜了。」

捐滿兩塊錢的都得到了徽章，真好看，比我的嵌花玻璃球好看得多。一架小小的飛機正在斜飛，開飛機的人都看得清楚。金黃的底子好像佈滿太陽光的天空。一條短鍊條也是金黃色。只要用一隻別針，就可以挂在衣襟上。我在學校裏跑來跑去，時常碰見挂上徽章的衣襟。我的衣襟上也要有一個徽章才好呢。

我又對媽媽說了：「每天捐一角錢兩角錢，捐滿了兩塊錢就不捐，好不好？」

媽媽說：「爸爸說過不捐了。我想，捐不捐本來隨便的。你不捐也沒有甚麼要緊。」

唉，媽媽不知道我的心！我要一個好看的徽章，我要得到一個徽章掛在衣襟上。

可巧張先生問到我了。她說：「你爲甚麼一個錢也沒有捐？你看，許多小朋友差不多都捐了。今天回去問一聲你爸爸媽媽，到底捐多少。明天就把錢帶來。」

我高興得很，跑到家裏撞見爸爸，就對他說：「張先生教我問一聲爸爸媽媽，到底捐多少錢。」

爸爸說：「我老早說過了，我們不想捐。你就這麼回答張先生好了。」

我說：「不，張先生教我明天帶錢去呢。」

爸爸笑了。他說：「我們不捐，帶甚麼錢去！」

唉，爸爸也不知道我的心！我要一個好看的徽章，我要得到一個徽章掛在衣襟上。

我想到張先生的獅子樣的面孔，又巴望能得賴學。但是我沒有真個賴，第二天還是到了學校。我不敢給張先生看見，她走過來，我就避開。上課的時候可避不開了。她走進教室來，第一個就問我：「今天把錢帶來了沒有？」

我只好老實說：「爸爸說的，我們不想捐。」

獅子樣的面孔果真出現了。她大聲說：「嚇，一點愛國心都沒有，還讀甚麼書！」

我把她這句話念熟了，回去背給爸爸聽。爸爸說：「那就不要到這個學校裏讀書吧。待我打聽打聽，送你進別的學校去。」

我就此不做文明小學的學生了。想起那徽章，實在好看。可惜爸爸不肯捐錢，沒有弄到一個掛在衣襟上。

不多幾天，爸爸打聽到一個學校了，叫做進化學校，有小學，也有中學，就把我送進去。那一天下雨。走進門，一個小操場上全是鞋印，每一

個鞋印積着一片水。我們用脚尖點過去，皮鞋頭沾了厚厚的一層泥。

校長叫做王先生，一個大胖子，面孔好像一直在那裏笑。爸爸付給他學費，他說了不知多少聲的「謝謝」，然後把鈔票放進一個小皮夾裏。他對我們說，二年級的級任叫做王先生，是他的兒子。

小王先生年紀很輕，叫他先生，還不如叫他哥哥。他上課總給我們講故事，老雄雞的故事講完了，大家叫喊：「小王先生，再講一個！」他就再講老母雞的故事。有的時候叫得他動怒了，他就走過來，舉起教鞭，好像要打的樣子。真個打的時候也有，教鞭落在臂膀上肩膀上或者手上。我沒有給他打過。不是我不叫，不過叫得輕一點，他沒有聽清楚。

那個學校裏的桌子椅子，比文明小學差得遠了。木板裂了縫，黑漆退了色。時常聽得「拔達」一聲，抽屜掉下來了，書紙筆墨散了一地。我同一個塌鼻子的同學合坐一把椅子。椅子脫了筓，那個塌鼻子的同學沒有一刻停的，我就好像一直坐在電車裏。

那個學校裏，同級的同學比文明小學少得多，只有三十一個，文明小學有五十八個呢。別級的同學也並不多，我站在別級的教室門口看看，總有十來把二十來把空椅子。進校的第一天，王先生對我爸爸說的：「今年年成不好，中學小學一共只有兩百多學生。前年最好，有到四百五十三個呢。」

文明裏有花園，有放在花園旁邊的綠色小長椅，有秋千架，有浪船，有小圖書館。這些東西，進化裏都沒有。文明裏好玩。進化裏一點沒有好玩的，散了課只好在小操場上亂跑，雨天就靠在廊柱上看一條條的雨線。不過張先生變起獅子樣的面孔來，我真害怕。小王先生要打人，但是他並不打我。他待我很好，說我清潔，又說我功課好，讀書寫字都是個「優」。我有點歡喜文明，也有點歡喜進化。

一天，學校裏出事了，大的同學小的同學在操場上擠做一堆，大家喊說：「我們不上課了！」小王先生把我們二年級生招到教室裏去，還是給

我們教「國語」。外面的聲音鬧得利害，誰還有心思聽他講甚麼。他沒有辦法，只好說：「你們回去吧，今天不上課了。」

我提了書包走回去，聽同學在那裏講，才知道王先生欠了幾位先生的錢，拿不出來，幾位先生要他拿出錢來才上課，他躲起來了，幾位先生也就不上課了。

第二天，我到學校裏去，小王先生也不見了，只見大的同學小的同學還是在操場上擠做一堆，預備室裏幾位先生在那裏抽香烟。

一個穿青色襯衫的大的同學忽然喊起來：「我們擁護我們的教師！我們要向校長算帳！」

許多同學跟着喊起來：「我們擁護我們的教師！我們要向校長算帳！」

我想課是上不成了，也沒有人來教我做甚麼，我就回到家裏。媽媽說：「明天也不必去了。那一天上課，總會來通知的。」

過了三四天，郵差送來兩封信，都是進化學校的信封，裏面的信都是油印的。我想是來通知上課的日子了。媽媽看了，告訴我說：「不是的。一封是校長寫的，他說實在拿不出錢來，並不是有意欠教員的錢。一封是教員寫的，把校長大罵一頓，說，若不拿出錢來，就請他吃官司。」媽媽又說：「我們又不是他們的上司，把這些話來告訴我們做甚麼。」

通知上課的信一直沒有來。爸爸看了報，知道校長還是躲在甚麼地方不露臉，教員把他告到教育局裏去了。我想起校長好像一直在那裏笑的面孔，不知道他是不是還在那裏笑。

一個新開學校的招生信倒寄來了。叫做維新小學，開在逢源里，就是進化裏的幾位先生開的。信裏說，他們不願意讓進化的學生沒有書讀，所以開起這一個學校來，進化的學生如果去報名，學費可以特別便宜。

爸爸媽媽看了信，差不多一齊說：「再說吧。少讀幾天書也沒有甚麼要緊。」

維新小學的信接連來了四五封，在後幾封，爸爸媽媽差不多不看了，就丟在字紙簍裏。他們的意思，要把我送進一個好一點的小學去。如果離開得遠，預備搬一回家。

但是問了兩三個好一點的小學，都說眼前是不收，下半年收不收，要看有沒有空額子。爸爸對他們說：「讓我先報一個名吧。」他們把我的名字記在一本簿子上。

就是這樣，半年裏頭，我進了兩個學校。那一個好一點的小學有空額，下半年讓我進去，現在還沒有知道呢。

投 資

我滿頭是汗，從三等車的門口擠下來，腳踏着月臺的木門汀地；我踏着上海的土地。一隻小皮箱提在右手裏，一把洋傘挾在左腋下，一個小紙包藏在裏面小衫的左邊的袋子裏。一個腳夫慌忙地奔過，在我身上撞了一下，我的左手便機械似地接到胸腹交界的部分。在，位置一點沒有動，小紙包依然酣睡在袋子裏。我舒了一口氣，把腳提得高一點，急速地向前走。

離開家庭雖然還不滿五個鐘頭，我的兩隻手接到胸腹交界的部分卻不知有多少回了。我身上從來沒有帶過這麼多的錢。兩百五十塊，全是中國

銀行的鈔票，五塊的。放到了袋子裏，媽媽替我在袋口縫了兩針，這可稱穩妥了；可是兩隻手，並不就此放心還是要輪替地接，按，按，好像犯了胃病似地。

爸爸把這一疊鈔票授給我的時候，他的白皙而露出青筋的手微微發抖，他說：「這里兩百五十塊，要當心！到了上海，就寄存在伯伯那里，等考取了繳費再向他拿。」

爸爸對於金錢是頗愛惜的。但是支出鉅量的可愛的金錢作資本，博取比資本多至多少倍的贏利，這樣的機會究竟不宜錯過；這是他授給我鈔票時的心情，我知道。

我按鈔票在手，一張一張地數了一遍，又取一張報紙包起來；同時我感到一陣說不出所以來的慚愧，好像我佔了爸爸的便宜，好像我搶了爸爸的東西。還有，爸爸說等考取了繳費，我真能考取麼？自己的實力自己知道得清楚：「英」「國」「算」勉強及格，什麼功課都只浮浮地記得一

些輪廓，我果真能考取麼？倘若命運判定我無從繳費，這包鈔票只得原封不動地繳還爸爸，那時候，爸爸的心情又將怎樣呢？

坐在三等車裏，我無心玩賞兩岸的水田，無心觀看南翔以東戰事轟炸的痕跡，也無心聽同車旅客此呼彼應地談着身邊私事以至國家大事；我只是茫然，剛纔的說不出所以來的慚愧儘盤踞着不去，失望的像兆又似乎一回清楚一回地在心頭露臉。於是，我的兩隻手輪替地按到胸腹交界的部分去。

「元官！」

聽得有人喚我的小名，我定睛看去，逆着人羣的潮而來的是伯伯家的用人阿根。我心裏一鬆，好像已經到了伯伯家裏了。

飯後，伯伯吸着雪茄，眼睛似閉不閉的。我坐在他旁邊；看到他的頭髮，心想去年他去看我們時，白髮還沒有這麼多。電扇輕勻地旋轉着；當

窗的簾子直垂到地，一動也不動。

「你到底要去考大學，」伯伯吐了一縷白烟，看着我說。

「爸爸說的，不考大學也沒有地方好去；況且，大學畢業究竟是個資格，這筆錢花了也值得的。」

「因此，就決意投賢了？」伯伯的口吻是在譏嘲他的弟弟。

「是這樣子，」我用寫實的態度作答。

「沒有話說，我們的生活是被注定了浸漬在投資裏頭的。」伯伯轉為感歎的調子說：「我從前投賢進大學，出了大學，當教師取贏利；後來因為當教師沒意思，辭掉了，弄一個廠，直到如今，豈不是仍然不出投賢的範圍？現在你又要去投賢了！」

「我擔心的是只怕考不進大學，」我不知道伯伯何所為而感歎，難道他也學着青年人的樣轉變了意識麼？雖這樣想，我並不問他，卻把我的心事透露了出來，意思是要他作我的參謀，使我有點兒把握。

「沒有的事！」伯伯搖頭，堅決地說。「幾曾見先施永安拒絕過錢袋充足的人？你帶來有兩百五十塊錢，大學也決不會拒絕你。」

「到底要看程度的，」這樣說時，我就想到各大報第一二兩張的廣告頁以及教育新聞欄，這個大學的校長是某偉人，教授是某某某等學者，那個大學的校長是某大家，教授是某某某等學者，難道他們不用精密的天平稱量程度，說胡亂錄取新生的麼？以偉人的身分，大家的身分，學者的身分，我相信他們決不至於如此。

「你到過大世界麼？」伯伯發了這突兀的問，重又吸他的雪茄。

「前年跟媽媽來上海，去過的。」

「你不要把大學看做怎樣莊嚴怎樣了不得的所在；這裏一個大學就是一個大世界。甲教授在A一講堂講他的那一套，乙教授在B三講堂講他的那一套；洪和和人人笑在三樓表演口技，王美玉在二樓唱文明新戲情形相同。男學生跛着拖鞋來了，女學生帶着胭脂盒小鏡子來了，聽得不合意，

就換過一個講堂，或者索性走到場上看新開的花兒，回到寢室睡午覺去；這和大世界的遊客又有什麼兩樣？」

「嘻，」我笑了；如果我能夠考進，大學的趣味一定不壞，比較中學當有絕然不同的地方。

「不過，」伯伯接續說，「一張大世界游券只消兩角錢，大學卻貴得多了。所以大學的遊客遠不及大世界那麼多，是不是？你既端整了兩百五十塊錢，你就具備了遊客的資格，當然進去就是，還有什麼問題？」

「我想多考幾個大學，」我終於把這幾天私下裏盤算的結論和伯伯商量。

「這有什麼不可以，只要考試日子不衝突就好了。」伯伯示意給我，那收音機旁邊有着當天的報紙，「我們把各大學的廣告來看一看吧。」

我在三個大學報了名。考試日子並不衝突，甲大學最先。

我走進甲大學的門，「大世界」這一念突然竄入我的意識。煤屑路通到各所散處的建築，各色的大麗花在路旁堆着笑臉。那些建築像玩具似地擺在地面上，洞開的窗孔裏會有玩偶的臉探出來吧。我聽着自己的腳步聲，悉利，悉利。偶然有一兩個青年追過了我前去。草場上點綴着十來個青年男女，粉紅衫，淡灰色西服，飄飄的長衫。這境界空曠清靜，好像夢中一樣。我不禁想，遊客到得還不多呢。

第一場考國文。我接到題目紙，作文題是「爲政以愛人爲大說」。這大概是一句成語吧，可是不知道出在什麼書上。不知道也不要緊；「爲政」和「愛人」的意思我都懂得。既已說明「爲政以愛人爲大」，我給說出一點「以愛人爲大」的理由就得了。啊！下面括弧裏還有四個小字——「體限文言」，這可叫我爲難了。我生平就沒有作滿五回文言。國文先生常常說，「這回試作文言吧，」我想寫語體何嘗不是我的意思，照舊交了語體；只有幾回考試，先生也特別聲明着「體限文言」，我沒法，纔像

鄉下人學說官話那樣勉強強完了卷。我不懂那班先生抱的什麼主意，一貫地嘮叨着「文言」「文言」；他們到底要試驗學生的思想見解呢，還是要試驗學生的「文言」？

總之，又得勉強強強「文言」一下了。下面密密細細的是四十個測驗題。太多了，我的眼睛在紙面上跑馬，認清的字眼好比馬蹄着落的地方：「屈原」，「相如」，「山水方滋」，「十三經」，「宋儒」，「離龍」，「敦煌」，「魯迅」，「三國志」，「三國志演義」，「四愁」，「三家詩」，「顏季」，「今文」，「小學」，「三言二拍」，「鵝湖鹿洞」，「禪宗」……我和這些字眼的小半固曾有過往來，但大半是初次會面，我能全作這四十題麼？

我擡起頭來，右邊的粉紅衫吸引我的注意。是仕女圖裏那樣的嬌柔面目，悵然的眼光直望着前面的黑板；兩個手腕壓在桌面的題目紙上，手指無意識地玩弄着翠綠的女式自來水筆。

如果題目湊巧，我下筆順利，她也不致悵然直望；我們不就是將來的同學麼？現在，我見了「體限文言」四個字煩心，眼睛跑馬又碰到了一大半的陌生字眼，她也像鉤起了什麼愁思似地默在那里；我們中間恐怕結不起同學的關係了吧。

我這樣想，移過眼光也向前望。瘦臉的監試員的背後，一方大黑板挂得似乎高了一點；有些地方黑漆脫落了，露出兩塊木板間的拼縫；在左首的上方，留着用硬粉筆寫的刷不乾淨的字跡——並排的三個「打倒」；「打倒」上面，歪斜地寫着「One hour with you」。

*

*

*

早上，報紙送來了，我懷着嘗試魔法的心情，翻看第一張廣告頁上刊布的丙大學的錄取新生案。

我把小鉛字排着的人名一排排看下去。啊，也考上了，第五排左首第一個不是我的名字麼？我不相信我的眼睛，再把這三個字逐個一筆一筆地

看，沒有錯，的確是我的名字。

幾天裏頭，我的名字三次被刊布在報紙上了，這是可能的事麼？不要是夢裏吧，我不禁這樣想。

我的一疊中國銀行鈔票付給那一家大學的會計課好呢？

「感同身受」

「今天纔到？」

「剛剛到。一到就跑到書局裏來找你。」

兩隻右手拉在一起，似乎要鬆脫了，彼此又緊握一陣，這樣三四回，纔真個放了手。

「怎麼樣？放了假了？」主人看定滿頭油汗的來客，給他拉開一把藤椅子，讓他坐下。

「放了假了。」來客把皮書包放在桌子上，一屁股坐下，連忙解開西服襯衫袖口上的鈕扣。對面白牆上，那塊藍地白字的牌子依然釘在那

里：——「同人會客時間務希盡量縮短。」

「到底你們教授先生，」主人也坐下，心裏在想，這回老許又胖得多了，項頸同下巴幾乎分不清界限，肚皮突了出來像灌飽啤酒的西洋人。「你們有暑假，兩個多月儘閒着享福。在家裏閒得不耐煩，又可以到上海來玩一趟，尋點新鮮味。我們可差得遠了：每天只是稿子跟校樣，放下藍墨水筆，就拿起紅墨水筆；冷暖都不管，季節跟我們全然沒有關係。」

「好了，好了，你這話若不是冤我，就是在描摹古代的情形——我說你所說的決不是現在的情形。此刻現在，誰還能夠閒着享福，誰還能夠尋甚麼新鮮味！我巴不得不要到上海來。我預備考察了上海不景氣的實況，回去寫我的社會科學講義嗎？老林，說也慚愧，我沒有這麼多的熱心。我跑這一趟全爲了不得已；我來推銷我們的貨品。」

林略微感到驚異，上身不由得湊近一點許，「怎麼？你在暑假裏做一點外快業務嗎？推銷的是甚麼貨品？」

許笑了，厚厚的面頰聳了起來。「那裏有甚麼外快業務，只是本行生意罷了。好比你們書局，印出書籍來得想法推銷；我們教出學生來，怎麼好不給他們想法推銷？」

「原來如此，」林點點頭，想自己的思路不免遲鈍了一點。「那末，你怎麼推銷呢？」

「全然沒有把握，只好到處瞎碰。第一個就想到了你，所以一下火車就跑來找你。」

「你說我們這書局裏嗎？」

「是的。我身背上擔負着三個畢業生呢。我們這一屆畢業生共有三十六個。春假剛過去，他們就三天兩頭跑到我們教師家裏來了，『老師給我栽培，』『老師，請不要錯過有一線希望的機會，』無非這一套。這一個剛走，那一個又來了，實在對付不了。於是我們十二個教師共同商量，索性把他們平均分配一下：每人三個，各負專責。這一點專責如果負不

來，往後怎麼好意思再踏上教臺，受那些未來畢業生『老師，老師』那麼親密的稱呼？然而一個也難，何況三個？我想，你們書局裏總該可以想一點法子吧？不要說三個，能解決一個就行，還有三分之二我再到別處去想法。報酬也不希望多，有三十塊錢就足夠了。三十塊錢用一個大學畢業生，老林你想，多麼便宜的交易？』

林冷然說，『也差不多。我知道有一個法國留學生，在南京一個機關裏謄寫法文稿件的蠟紙，月薪是三十五塊錢。』

『真的嗎？這且不要管他。你們這裏，添個巴助理編輯，想來總用行着。不是吹牛，我的貨品都刮刮叫：一個是第三名，一個第七，一個第八，他們都有撰稿的經驗，在報紙雜誌上露臉，也不止一回兩回了。如果助理編輯不需要，當校對員也行。我知道，校對是一種特殊的技術，不是誰都弄得來的。但是他們願意學習，他們曾經這麼說，『只要是一條出路，挑擔子，拿斧頭，都願意學習。』不然，就是繕寫員也可以。毛筆工

楷當然不見怎麼好，幾個鋼筆字卻還看得上眼。總而言之，老林，我的三分之一專賣要放在你身背上了。」

許把來意傾筐倒篋說了出來，心頭彷彿鬆快了一點。這纔覺得坐定在這小小的會客室裏，比較坐在黃包車上一路曬過來更其熱不可耐。他就脫下白帆布的外衣，把牠楞在另一把藤椅子的靠背上。身上紡綢襯衫的兩腋部分，各沾着飯碗大的一攤溼漉漉的汗跡。

「不行，」約莫挨延了半分鐘光景，林搖搖頭說。「老許，你沒有留心看報紙嗎？全部書籍對折大廉價，甚麼甚麼書籍八大厚冊十大厚冊，只賣八毛錢一塊錢，這些是今年來常見的廣告。書業正同其他各業一樣，犯着循環系統極度衰弱的病症，不得不一回兩回地打強心針。這當兒，能夠支持現局已經算好了，那里豈談得到添人？」說到這里，就停住了，似乎不願意多說的樣子。

「這樣嗎？」許悵然望着林的大圓眼鏡。

「千真萬真。對於你，還說甚麼假話？」

「唉，這樣的大學教育真糟糕！給一個大學生讀到畢業，公家總得花上幾千塊錢，他自己家裏拿出來的也不在少數，結果連三十塊錢的事情都找不到：還說不上失業，簡直是無業！這是何等嚴重的問題！」

「老許，我的看法跟你不同。我們中國無業的人失業的人不知有多多少，而且也不自今日始，好像一直不成爲嚴重的問題。大學畢業生號稱知識階級，受人家注目，他們自己嘴同筆叉都來得，他們無業或者失業了，就成爲嚴重的問題。其實，天下沒有一個人命中注定，說是不該無業或者失業的。在身上多花了幾個錢，就能取得『不該』的資格嗎？」

「你那里來這種冷酷的想頭？」

「並不冷酷，」林笑一笑說。「只是公平的想頭罷了。不過這一層也是事實：在先前，無業失業的浪潮離開知識階級還遠一點，現在是把知識階級非知識階級一股腦兒捲進去了。」

「我們也會縮牠捲進去！」許呆看着桌子上的皮書包。忽然省悟這樣談下去未免離開了題目，就擡起眼光來，「這且不說。我問你，我的三分之一專賣，你們這裏真個沒法可想嗎？」

「在原則上，我自當給你盡力。不妨把三個學生的姓名開給我，先在人事科登記一下，待有甚麼機會，就儘先通知。」

「機會不至於渺茫吧？」許說着，解開皮書包，取出一支珊瑚色的派克牌自來水筆來。

「老實回答你，你至多只能作十分之一的希冀。」

「我可希冀着十分之十，而且爲期不遠。老林，說一句老套的話，你如果能給我解決三分之一，我真是『感同身受』呢！」

午後，許坐在一個大學的會客室裏。白桌布上積着一層灰塵，靠近每一個坐位的部分給來此坐談的人的衣袖管同手腕揩抹得稀薄一點。窗外垂

柳上，幾個蟬兒在那里賭賽似地直叫。

他是來拜訪新接手的校長的，可是校長沒有工夫，由祕書長代見；祕書長楊是許在北京的老同學，比較校長親自出來少拘束得多。一陣的拉手，帶笑又帶感喟地訴說彼此的近況。接着許敘述自己的來意：推銷貨品，希望解決三分之一，最低限度三十塊就行。末了說，「你們這裡是個新局面，個巴小職員，想來總可以位置一下。老楊，務必請你在校長面前鄭重提一提，我真是『感同身受』呢！」

「哈哈，『感同身受』！」楊的笑聲帶着譏諷的意味。

「你笑甚麼？」許疑怪地望着楊。

「我笑的是『感同身受』這句成語又來了。你可知道，我每天同牠要碰幾回面？——不說虛頭，平均總有兩百回呢。牠時時刻刻跟隨着我，一點也不放鬆。此刻我出來會見你，以為牠應該避開去了，誰知道牠正躲在你的嘴裏！」

「你的話甚麼意思？」

「哈哈，老許，你怎麼『懵懵一時』了？我說的是每天收到的介紹信，那些信裏百分之九十九有一句『感同身受』。」

「喔，原來如此，」許點頭，前額的汗滴匯合成一條小小的河流，流到左邊的眉毛叢中。「那末，你討厭這一句話嗎？」

「不，不。這是一句表示真誠的話，我爲甚麼要討厭牠呢？不過來得太多了，教我們簡直應接不暇。半個月來，除掉另數不算，收到的介紹信有三千封了。現在又收到你口頭的一封，三千的數目上又加上了一。你想，我們應酬了那幾封好？」

「呢，呢呢，」許撮尖了嘴唇，像在那裏呼雞。「竟有三千封，意想不到！意想不到！」

「若說寫信的人，大半像秦瓊賣馬裏所唱的，『提起了此馬來頭大，』最好都給他們應酬一下。但是真個應酬起來，教職員就要比學生多

出好幾倍了。而且那里來這麼多的經費？」

「那末，怎麼辦呢？」許不由得代人抱着憂慮。

「誰說得出怎麼辦呢？」楊凝視着空間，悄悄地說。

「三千封信可以堆滿一張寫字桌了。如果一股腦兒交給老林，由他的書局付印出版，題名就叫『感同身受』，倒是一筆好生意呢。」許自己覺得這個想頭很有趣味，嘴裏說了出來，心頭還在玩賞不已。

「你說笑話了，這那里是處理這些信的正當辦法？」

「老楊，我問你一個題目，」趣味的心情像輕風一般一拂而過，許的聲氣又轉得嚴正了。「大學教育到底有甚麼意義？」

「你的題目太大了。」

「不是太大，是太含糊了。我可以換一個說法：像你同我，是受過大學教育的；且不說大學造就出來的人無業失業，現在假定他個個都像你同我，大學教育到底有甚麼意義？」

「這樣的時候，大學教育的意義就在推廣大學，直到滿中國都是大學為止。若不是滿中國都是大學，那一年一班班的畢業生到那里去充當教授和祕書長，像你我一樣呢？」

「這不就等於說並沒有甚麼意義嗎？我每逢上課，提高了喉嚨直喊，一班學生眼睛光光的望着我，我彷彿看透了他們的心；他們在那里想，『你只爲四塊錢一點鐘，不得不猴子扮』給我們看。』唉，沒有意義！同時我也看見了他們全部的命運；他們壓榨了家裏，壓榨了公家，來在大學裏消磨歲月，結果成爲銷不出去的呆貨，累我在這樣的大熱天，不得不趕出來營義務跑街，到處兜銷。唉，沒有意——」

「你不要一味悲觀。我告訴你，大教育還有一種意義，就是差活一班要喫飯的教職員，像我同你；不過有個條件，要不欠薪，如果欠上半年四個月，這種意義就差得多了。哈哈，這都是說笑話。從嚴謹的方面說，我們總希望中國慢慢地好起來，一切事情都走上軌道；這巨大而艱難的工

作，需要各方面的有用人才大家來擔負，而大學就是這批有用人才的製造所。怎麼說大學教育沒有意義呢？」楊這麼說，眼睛裏放射出閃耀的光彩，好像正對着初升的太陽。

「你倒有這樣的確信，」許看定他那老同學的帶褐色臉。「我可拋不開我的懷疑。我總覺得我在做一樁無聊的事，如果有甚麼途徑讓我擺脫，就好比登仙了。」

「老許，你怎麼也陷落在『做一行怨一行』的老套裏？不要怨吧，三千封信裏提起的那些人物，正在追逐那無聊的事呢。」

「我這第三千另一封的口頭信，大概是沒有甚麼希望吧？」許這纔從無端的感慨裏溜回來，歸到特地跑來的初意。

「這實在難說。總之我給你在校長面前鄭重提起就是了，你的希望是解決三分之一。」楊的整口頗有點慷慨千金的樣子。

「我走了。」

許從大學裏出來，意興有點闌珊。一輛公共汽車正在站上停住，他懶地跨上去，不顧皮墊子晒得燙熱，就像看見了沙發一般頹然坐下。一顛一顛直到新世界，他才下車，在人行道上往東走。一幅「關店大拍賣」的市招引動了他的注意，他一看，是一家皮鞋店，男鞋女鞋都是挺「摩登」的。再向前走，看見一家綢緞店，首立着兩塊紅紙黑字的廣告牌，都歪歪斜斜寫着「買一尺送五尺」六個大字。他覺得這種算法很有奇趣，不免駐住了望那店裏，卻見一個店夥在打瞌睡，兩個店夥在吸紙烟養神。

一家發售航空獎券的店裏點着大紅蠟燭，高高地供起「二獎誌喜」的金字牌；獎券像洗衣作晒在場上的被單一樣，一排一排挂在橫空的繩子上，給電扇的風吹着，只是拂拂地飄動，彷彿在向人招手。許又站住了，他心裏想：「如果花十塊錢買他一張而中了頭獎，那時候應該怎麼辦？啊，我一定帶了這筆錢去做海外寓公。中國到處是烏烟瘴氣，桃花源只好

到海外去尋。美國不行，他們鬧復興只是一個夢。英國德國法國也靠不住，只看他們念念不忘軍備就可怕。倒是幾個小國好，瑞典，挪威，丹麥，都是一派太平景象。我就任選一國住下，一輩子不再買回來的船票。我想他們一定歡迎我，我是帶有幾十萬塊錢的富翁呢。」他彷彿嗅了橄欖，嘗到一種清涼的甜味。但是他並沒有真個買他一張；只一路上體會着這種甜味，回到了四馬路振華旅館。

擦過臉，措過身，換上一件汗衫，身上爽快了不少。然而暮色漸漸籠罩下來了，他的心就給一種倦意一種悵惘之感蒙住，剛才的甜味早已溜到不知那里去了。

他躺在牀上想：「奔走了一天，看來完全是徒勞。明天後天再去奔走，又那里一定有把握！昨天晚上上車的時候，他們三個的幾聲『老師，費你的心了，』是從心底裏湧出來的；他們的眼角裏彷彿都含着眼淚。我回答他們說，『你們放心回去吧，』這顯然有點義士的風度，等於說包在我

身上。但是事實上那里包得來呢？如果回去是兩手空空，他們三個將要傷心到何等程度！如果幾個同事倒很有點成績，那更……啊，不堪設想！」

他忽地站起來，開亮了電燈，伏在桌子上寫信給在北平天津杭州廣州當中學教師的幾個朋友。寫到「若蒙玉成，感同身受」的文句，不由得想起楊所說的「又來了」，就停了筆望着電燈出一會神。

三四個褐色的小蟲不歇地向電燈飛撲着。

一個練習生

初中讀了兩年，沒法讀下去了，就停了學。好容易找到個職業，以為每天幾碗飯到晚一張舖總不成問題的了。誰知道爲了偶然的機緣，就被斥退了出來。

媽媽的眉心一向打着結。爸爸的歎氣聲音比貓頭鷹叫還要幽沉可怕。我雖然拿着張伯伯的信，他替我說明這並不是我的錯處；可是想想那眉心，想想那歎氣聲音，就夠氣蹙的了，何況要打得更緊，歎得更幽沉。我怎麼敢回去見他們呢！

今年春天，爸爸被那人家辭退了。農民連飯都沒得吃，只好吃一點爛菜煮番薯，那裏繳得出什麼租？那人家收不到租，吃用開銷只靠典當和除欠，那裏請得起什麼管賬先生？失業的管賬先生的兒子比黃包車夫的兒子都不如，錢的來路一斷絕就像西風裏的蒼蠅一樣凍僵了，那裏讀得成什麼初級中學？

爸爸歎着氣說：「這一學期的學費是交付了，你還是讀你的書去。下一學期可不用提了，我們的飯都不知道在那裏，還讀什麼書！」

媽媽不聲不響，低着頭，皺着眉心，糊她的自來火盒，像一個孤苦的影子。她的兩隻手機械一般連動着：拿起一張薄木片，依牠的摺痕摺起來，把那黃地墨印的小紙張擡上去，就成一個長方小盒兒，隨即丟在身旁的篋籃裏。這種工作的代價是三十九個銅子一千。她每天至多糊兩千，可以收進七十八個銅子。

下一學期不得讀書了，我覺得非常難過。可是仔細想想，又說不清爲

什麼要難過。讀書算是快樂的事情嗎？我實在沒有感到什麼快樂。硬要記住一些枯燥無味的東西，硬要寫下一些賬目一樣的筆記；每月一小考，一學期一大考，好比永遠還不清的債務。那裏來的快樂？不得讀書算是痛苦的事情嗎？這種痛苦實在也不常得很。第一學期過後，就有三個同學因為力量不夠停了學。第三學期第四學期開學的時候都少了人，原因也相同。起初全班五十個人，到現在只賸三十五個了。即使是痛苦，至多和那些先走的同學所感到的一樣，他們能忍受，我為什麼不能忍受呢？

雖然這麼說，自從聽了爸爸的警告，我卻在功課上真個用起心來。好比吃甘蔗，開頭只是亂嚼一頓，直到吃賸一節兩節了，才慢慢地咬，慢慢地咀嚼，捨不得糟蹋一滴的蔗汁。用心的結果，枯燥無味的東西變得新鮮甜美了；歷史有咬嚼，地理有咬嚼，甚至最教人頭痛的算學也有咬嚼。除了應分交給先生批閱的筆記以外，我還寫了一些學習筆記，把自己想到的一切記在裏頭。

可惜甘蔗吃到末一節了，任你慢慢地咬，慢慢地咀嚼，一眨眼就到了吃完的時節。這就是說，第四學期讀完了，我再不能在學校裏多嘗一滴的蔗汁。我不作一聲，對每一個先生和同學戀戀不捨地看了一眼，對教室裏我的座頭以及運動場上的運動器械癡癡迷迷地撫摩了一陣，就此溜出了學校。

爸爸歎着氣說：「這樣總不對啊！你得出去，出去做一點事情。薪水且不必說，最要緊的是把人家的飯填飽你的肚皮。家裏的飯是……」他停住了，眼睛斜過去，看着媽媽機械一般運動的兩隻手。兩隻手背上綴滿了汗珠。

我願意出去，我願意出去做一點事情。可是到那裏去呢，做什麼事情呢，我卻完全茫然。

豈但我，就是爸爸也完全茫然。他遇見親戚或是朋友少不得向他們請託，總是這麼幾句話：「費您的心，替我的孩子想想法子！商店裏的學徒

也好，工廠裏的學徒也好，無論什麼都好，只要讓他填飽肚皮。「無論什麼都好，其實就是漫無目標；他的眼前也只見白茫茫的一天大霧。」

有幾個人的回答很動聽：「我認識一家綢緞舖子，可以去問一聲。」
「德大當舖的當手是我的朋友，不知道他那裏收不收學徒。」
「現在這時代，勞力做工是堂而皇之的了，我替你向利華鐵工廠打聽打聽吧。」
這幾句話好像直向將要沈沒的海船划過來的小舢板，載着一個巨大無比的希望——出死人生的希望。

但是過不了幾天，小舢板打翻了，巨大無比的希望沈到了海底。綢緞舖子正在裁員減薪，收錄學徒，簡直談不到。德大當舖的主人久已想收場，收不了，在那裏勉強支持殘局，再不顧多添吃口。利華鐵工廠製造了大批的廢登傢俱，陳列在發行所裏沒有人過問，熟練的工人大半歇了手，再招學徒做什麼？

雖然看見小舢板打翻，還是伸長項頸四望，搜尋載着希望的東西；那

怕一根水草也是好的。爸爸和我每天借報紙來看，所有登載廣告的地方不肯漏看一個字。徵求推銷員的，招請助理教員的，延聘家庭教師的，物色翻譯人材的，都使我們眼巴巴地看了再看。可是樣樣不合格；幾大張的廣告對於我們宛如白紙。

一天，一條廣告好像射着光芒似的，直刺我的眼睛。「招收練習生，」「初中畢業或同等程度，」這就是兩道強烈的光芒。我閉一閉眼睛，讓一陣眩耀過後，才細看全文。原來是上海一家書局登的，招收練習生八名。

「同等程度，同等程度，……」我念了不知多少遍，想去試牠一試。爸爸可只看了一遍，他說：「既有同等程度的話，當然去試牠一試。機會是不來伺候我們的，只有我們去伺候機會呀。」

於是依着廣告上的話，謄了最近的一篇作文，寫了漢文的英文的兩張習字，又寫了一封信，敘述自己的學歷和家况，連同一張半身像片寄給那

家書局。

回信來了。「不合格者恕不作復，」得了回信算是合格了，可以去碰第二重機會——到上海去受試驗。這當然是好消息，連媽媽的眉心也似乎抹掉了幾條皺紋。可是我們不比無愁的遊客，什麼時候想到動身就可以跨上火車；我們是說了許多的懇情話，向東家借一點，向西家借一點，實足延長到兩天工夫，才得擠上蝨蚰那樣爬行的四等車。如果再延長一天的話，試驗的時期就錯過了，也不用動身了。

在四等車裏被擠得臭汗直淌，在浙江路的小客棧裏被叮得滿身是紅塊，我們都覺得不在乎。爸爸只是不放心地說：「你自問有把握嗎，你？這是個難得的機會，不要把牠放過了！」我怎麼說呢？我沒法試驗我自己，那裏知道有沒有把握？我只能回答爸爸說：「我盡我的力量做去就是了。」當夜我沒有睡得熟。爸爸也儘是翻身，還時時幽沈地歎一聲氣。

第二天跑去受試驗，看見同我坐在一起的有四十幾個，其中七八個年

紀比我大得多，嘴唇周圍已經生了黑黑的髭鬚。招收的名額才八個，這裏卻來了四十幾個，不是說一個人得意，必得有五個人失望嗎？又有那生了黑黑的髭鬚的七八個，他們的學識和經驗該比我這個初中二年生高超一倍吧。我這樣想，不由得膽怯起來，好像逢到揀樹花開的時節，周身軟軟地沒有一絲力氣。

直到把心思鑽進試題裏去，這種膽怯的情緒才漸漸忘懷。這並不比學期考試困難，除開「英」「國」「算」，所有科目合併為「常識測驗」，只有二十個試題，認為對的，畫個圈兒，認為不對，打個叉叉。我是前十名交卷，接着就是「口試」。一位滿腮幫生着黑髭鬚的先生坐在一間屋子裏，好像一個相面先生，眼珠子骨溜溜的，相我的前額，相我的眼睛，相我的鼻子，……總之，我的全身都給他的眼光遊歷遍了。我窘得很，只好低下頭來看自己的鞋子。大約經過了四五分鐘，他開始用毫無感情的聲調問我的學歷和家况。我依照先前所寫的那封信回答了。他就檢出我那封信

來核對，豎起我的半身像片和實體比照，最後才慢吞吞地翻看我的卷子。看完之後，他依然毫無感情地說：「好了，你到隔壁房間裏檢查身體去。」

我有點不相信我的耳朵，可是他明明教我檢查身體去，這不是有了被錄取的資格嗎？是我的卷子做得實在好，還是我的相合了他的意，可不知道。不知道有什麼關係，我有了被錄取的資格是真的！那位醫生在聽取心音的時候，一定覺察我的心臟跳得特別利害。

我把醫生所填寫的表格交給那位黑鬍鬚先生，他看了看，遞給我一張印刷品，這才透露一絲兒的笑意說：「你考上了。進局的手續都寫在這上邊！」一絲兒的笑意立刻消失，他示意教員出去，又喚進候在門外的另一個。

啊，這眼「進局須知」不看猶可，一看之後，我這興奮的心臟簡直停止了跳動！「保證金六十元。」「在上海覓覓實舖保。」「錄取後一星期

不到，隨即除名，由備取生遞補。」這是可能的嗎？一個失業的爸爸，一個糊自來火盒的媽媽，怎麼擔負得起這筆巨大的數目！擔負不起，當然是「錄取後一星期不到」，當然是「隨即除名」。這就同做了一場歡喜夢一樣，醒轉來還是看見絕望的鐵臉！

爸爸等候在書局的會客室裏，我有氣沒力地對他說：「我考上了。不過……」我遞過那張「進局須知」。

「你，你考上了！……什麼，六十塊保證金！難道練習生就得經手銀錢，要保證金幹嗎？……還要在上海覓殷實舖保！保什麼呢？難道練習生會當土匪，會做綁票？」爸爸的感情激動極了，網滿紅筋的眼睛瞪視着沒有插花的紅花瓶，彷彿那個花瓶就是書局的主持人，他對他提出了嚴重的質問。

一會兒他又變得異常頹喪，閉上眼睛說：「這是他們的章程，不依章程做，他們就把你除名，有什麼可說呢！我們白跑一趟，偷錢不着餓把

精，就是」

回家的四等車裏，我的心頭嘗着怎樣的滋味，只怕最出色的文學家也描摹不來。爸爸不但歎氣，而且學着媽媽的樣把眉心皺得緊緊。一路上彼此都不說一句話。

回家的第二天早上，爸爸忽然把「節婦絕命詩卷」取出來，對我說：「我們只有這一件祖傳的東西，依理是不該拿出去的。現在爲了你的飯碗，也顧不得了。如果有人看中牠，買了去，你的保證金就有着落。這是末了的機會，總得去碰一碰，碰得着碰不着却要着我們的運道了。」

那節婦是我的十幾代的祖母，生當清朝初年，丈夫死了，她寫下絕命詩八首，吞金自盡。她這詩卷就成爲我家世世相傳的寶貝；上邊有姓王的姓包的姓張的姓俞的二十多人的題跋，據說都是好書法好詩詞好文章。這卷子輕易不給人家看，看見的人總是嘖嘖連聲地說：「了不起！了不起！」

爸爸點起了香燭，把詩卷供在正中，就跪下來叩頭。一壁叩頭，一壁默默地禱告。想來是懇求祖宗原宥他的一些話吧。我看著他的拜伏的身軀以及連連點動的頭顱，不由得一陣心酸，淌下了眼淚。

這天下午，他從茶館裏回來，詩卷依然在他的手裏。他說茶館裏的一些法家看過了，都說題跋倒不壞，不過本身是絕命詩，總覺得不大吉利，誰願意化了錢來買牠。他又說只有一個人以為不在乎，如果五十塊錢肯脫手的話，那就立刻成交。「我說，一百塊錢吧；這上邊有二十多家的題跋，家家是好手，平均起來，五塊錢一家還不到呢。你知道他怎麼說？他說：『你得知道此刻是什麼年代！此刻是民國二十四年，民窮財盡，大家連肚子都吃不飽，誰還肯化了錢來買字呀。這些東西！五十塊錢不肯脫手嗎？好，我落得省了錢，你也保守住了你的家傳的寶貝！』我聽得生氣，就把原件帶了回來。」

媽媽低聲低氣地說：「再加十塊二十塊不行嗎？你不要生氣，你可以

好好地同他商量。錯過了這個人，再尋第二個只怕不容易了。」

「好好地同他商量嗎？」爸爸咽下一口苦藥似地按住了胸膛。「什麼商量，乾脆說懇求得了，懇求他多給一點！東西是一個錢也不值的，所有的錢全是他的施與！好，明天老着臉去懇求，老着臉去懇求！」他的氣憤似乎消散了；他顯得非常之柔弱，彷彿全身都癱換了的樣子。從這上邊，我深深體會到他爲了兒子的命運努力掙扎的苦心。

懇求的結果，那人居然答應加十塊錢。傳了十幾代的「節婦絕命詩卷」一旦換了主人。到手的正好是保證金的數目。媽媽於是停了她那機械的工作，又像歡喜又像憂愁地替我漿洗衣服，整理舖蓋。她還取出不知道什麼時候藏起來的四塊「袁世凱」交給爸爸，手索索地抖着，說：「我攏總藏着四塊錢，你們拿去做盤費用吧。」

保證金的問題固然解決了，「舖保」却還沒有着落，我們一到上海就去找張伯伯，託他想法。張伯伯是爸爸幼年的同學，在一家橡膠鞋廠當推

銷員。

張伯伯說：「公司廠家是照例不給人家作保的。我的二房東是一家鞋子店，同我還和好，託他們蓋個圖章作個保，想來不至於拒絕。」

張伯伯的謀幹果然成功了，那家鞋子店的書東圖章歪斜地印在保單上面。我們這就趕到書局。保證金，店舖的保單，一樣都不缺少，自然是合格的練習生了！在交付給管事員的當兒，爸爸臉上露出一點傲然的神色，彷彿表示這麼一種意思：「你們的題目儘管難，可是難不倒我，你看，都有在這裏了！」

那管事員把鈔票擱在桌子上，先看保單。「喔，是一家鞋子店。請你們坐一會兒，我們要派人去調查一下。」

調查就調查好了。我們並沒有作假，張伯伯向那家鞋子店說得清清楚楚的，問到他們當然承認。

誰料得到那管事員聽了調查報告之後，却搖着頭對我們說：「不行。」

一開門面。夥友都沒有，只有兩個徒弟。請你們換一家吧。『進店須知』上邊寫得明白，要殷實舖保，『殷實』兩個字必須注意！」

「我們找不到別一家，便怎樣？」爸爸憤憤地說。

「找不到也得找，總之這一家鞋子店不行！我們的章程如此，不能夠爲了遷就你們破壞章程？」

爸爸抓起桌子上的鈔票，拉住我的胳膊轉身就跑。「他們的章程破壞不得，只有另外去找了。找不到的時候，你同我一起回家去！」

仍舊煩勞張伯伯，懇求他特別幫忙，另外找一家殷實店舖給蓋個圖章。張伯伯奔走了一天工夫，才滿頭大汗地跑到客棧裏來，說找到一家棺材舖子了，是一個朋友給介紹的。張伯伯答應出一封保證信，那棺材舖子才肯蓋書柬圖章。

棺材舖子居然被認爲具有「殷實」的資格。於是重取一張保單，蓋上他們那牛角質圖章，交給書局差事員。鈔票也點過了，不錯，十二張五

元票，一共六十塊錢。我才親自填寫「練習生習業契約」。上邊「一」「二」「三」「四」的條文很多，我的眼光跑了一下馬，却沒有看清楚什麼。張伯伯還有他的任務。他作爲我在上海的管護人，姓名，籍貫，年齡，職業，通信處，都填上了表格；對於書局，他是我爸爸的代表。

手續完全辦妥，我是書局裏的正式練習生了。爸爸要趕兩點鐘的火車回去，他把我的鋪蓋衣箱送到書局之後，坐也不坐，一壁揩汗一壁喘氣地說：「你總算有個吃飯地方了，好好地在這裏吧！我沒有什麼對你說的，只有一個字，難！……唉，真是難！」

一會兒他的精疲力盡的背影在馬路的轉彎處消失了。我提着沉重的腳步跨上書局的階石，「難！真是難！」直咀嚼到那位黑鬍鬚先生給我分配工作的時候。

得到輪是這樣難，失掉却很容易，唉，簡直太容易了！

昨天是十二月二十四日，一個平平常常的日子。早上，我從雙層牀的

上層爬下來，和每天一樣，穿衣服，摺棉被。誰知道當大晚上就不容我睡在這張牀上！

我隸屬於進貨部，爲了提取一批紙張，一早跑出去。經過南京路大陸商場，忽然聽得一陣邊砲的聲音，不知從那裏來的，爽脆，緊張。同時大陸商場湧出大批的人羣，人聲脚步聲攪起了狂大的海嘯。立刻之間，我的前後左右擠滿了人體；向這邊看看，一個個激昂的臉，向那邊看看，一個個激昂的臉。白色的紙片在空中紛紛飄揚。我捉住一張來看，上面用葡萄字印着「打倒強盜樣的帝國主義」。

我明白了。半個月來，北平上海以及各地的學生都在幹這種工作，現在是上海市民來那分內的一手。

衝在人羣的波浪裏，我身不由主，只能應合着大衆的步調朝西跑。不知道怎樣，一會兒我就傳染了大衆的情緒。我的呼吸沉重起來。我聽見太陽穴的血管突突作響。如果旁邊的人回頭來看我，一定也看見位激昂的

臉。

「打倒強盜樣的帝國主義！」

無數人的聲音合併爲一個浪潮的怒吼。兩旁的建築都像震動了，電車和汽車慌張地叫喊，顯得混亂和可憐。

一疊疊的傳單向無論什麼車輛撈過去。飄散開來，掩沒了亮得發青的電車軌道，掩沒了唯一的用木塊鋪成的馬路。人羣就踏着這些白紙黑字，前進，呼號。

突然間，人羣的波浪衝着了礁石，反激地往後退了。我聽見重實的拍拍的聲音。點起腳來看，是好些個臉紅紅的外國巡捕揮動着木棍，在向人身上亂抽亂打。

五卅事件！我立刻想到教科書中所講的這個題目，現在我親身經歷當時的一幕了！

「不要退啊！不要退啊！」浪頭回衝過去，直欲推翻那擋在前面的礁

石。

拍！拍！拍！拍！木棍又是一陣放肆。有一些人倒了下去。巨大的皮鞋就在橫倒的人身上狠命地亂踢。鮮紅的血滴出來了，染上白色的紙片。又淒慘又憤怒的叫聲像一枝枝的箭，刺得人幾乎發狂。

我描摹不出我當時的憤恨。誰說帝國主義只是口頭的一個名詞，眼前這一幕就是牠活生生的表演！我們不把牠打倒，只好橫在地上淌血！

但是人羣終於退進了大陸商場的過道以及山東路。異樣的沈默經過兩三分鐘，忽然霹靂似的聲音響了起來：「先施公司門前集合去啊！」

「我們手挽着手走啊！」似乎是青年女子的聲音，在霹靂過後的嚴肅空氣中，特別顯得清明。

於是手挽着手的行列重又流動起來。

這當兒我開始想到我的任務。很抱歉地謝絕了一位青布衣服朋友伸過來的一隻手，從九江路繞着圈子到了我所要去的地方。

回到書局裏，向部長交了差，不由得把剛才所看見的告訴幾個同事。這對於我太新鮮了，太刺激了，藏在肚子裏會發脹，必須吐露一下才覺得痛快。我敘述了激昂的人羣，浪潮樣霹靂樣的呼號；我敘述了木棍和皮鞋怎樣地放肆，鮮紅的血濺在馬路上怎樣地驚心動魄；我也敘述了我當時的心情，我差不多忘記了自己，人羣若是海潮，我就是其中的一滴。

幾個同學聽得都咬住了唇皮。

下午三點鐘光景，忽然被那位黑鬍鬚先生傳到他屋子裏去。張伯伯先在那裏了，一副尷尬的臉色。我知道一定是關於我的什麼事情，不覺心跳起來。

張伯伯咳了兩聲乾嗽，給我說明：「這裏用不到你了，教你今天就出去。你好好地在這裏，爲什麼要去參加大馬路的游行呢！」

我聽見頭腦裏噦的一聲，牆壁隨即轉動起來。我定一定神，根據實際情形替自己分辯：「被擠在人羣中間是有的；特地去參加，可沒有這回事

情！」

「原來如此。」張伯伯轉過臉去，做着卑下的笑容向黑鬍鬚先生懇情說：「他既不是存心去參加，似乎情有可原。感激你的大德，請你收回了成命吧！」

「存心去不存心去都沒有關係，總之他在這裏不適宜就是了。」黑鬍鬚先生對誰都不看一眼。他從文件櫃裏取出一張印有黑字的紙張來；又獨白似地說：「這是他的『習業契約』，第七條條文寫得明白：『書局認爲不適宜時，得隨時廢約，由管護人領回。』現在我的根據就是這一條。」他拿起鋼筆，利利地在紙面畫上兩個紅字，就遞給張伯伯。「批明作廢了，你帶了去。」接着說：「這是他的保單。這是他的保證金，六十塊錢，你點一點。」說罷，他劃着火柴自去抽他的紙烟。

這不是太容易了嗎？

昨夜晚我睡在張伯伯那裏，一夜沒有睡熟，說不出的難過，可是沒有

潤眼淚。今天張伯伯給我寫了信，證明我沒有錯處。我得乘兩點鐘的火車回去。但是，想到媽媽的眉心，想到爸爸的歎氣聲音，我怎麼敢回去見他們呢！

得 失

去年暑假，陸先生失了業。同事都拿到了下學年的聘書，他可沒有，這就知道失業了；他同校長雙方都不用再說一句話。打聽原由，才知道校長有一個老同學，在北平一個中學校裏當國文教員，被辭退了。校長就讓他頂了陸先生的缺。

分頭寫信；跑來跑去找這個找那個；目標不限定在一方面，機關職員也好，公司職員也好，老同行員也好。但是都沒有希望；收到各處的回信，只是寫一些「愛莫能助」之類的抱歉話；找到的人也無非說「待有甚麼機緣，定然替老兄數勞。」

陸先生這才慌起來，兩手空空，往後的日子怎麼過呢？他的娘是一位沉默的太太，她想像到前途的種種苦難只往肚子裏嘆。但是她的一雙看着地面再也不抬起來的眼睛已經使他不敢多看。他的妻子跟她婆婆不同，她少有隱忍的能耐，遇到機會就要發洩；孩子不聽話就擗他的小屁股，以致孩子哭個不休；貓偷吃了一個魚頭就跑出跑進追趕，「死東西！賤東西！」罵得兩旁鄰居都定神細聽。這更使做丈夫的他懊惱非凡，但是一想到事出有因，他就只好假作沒有聽見。給他一點安慰的只有他的弟弟一個。他的弟弟說，「哥哥，你且寬心，有我呢！」聽到這個話，心裏自然感激；然而他的弟弟有甚麼用呢，在鄉下一個小學裏，校長是他，校工也是他，月薪才十塊錢！

直到暑假將要完畢的時候，一個希望給他抓住了；非但希望，簡直有十分之七八的把握。還是老本行教員。來信的是充當中學校長的表兄，說一個教員新近有了高就，大概可以把他補上。老太太的眼睛這才活動了，

有時候抬起來看看孫兒的汗臉，有時候抬得更高一點，看看天空中火熱的太陽。少奶奶也安靜了許多，有空的時候，還檢出丈夫的衣服來，看有沒需要修補的。那鄉村教師甚至拍拍哥哥的肩膀說，「不是嗎？我教你寬心，現在果真有希望了！」

但是表兄又來信了，先是一大堆抱歉的話，然後宛委曲折地敘明不能把他補上的原由：應裏來了條子，介紹五個人，說不妨悉憑尊裁，任擇一人，這還能回答說一個都不中意嗎？若非應裏的條子，別的都以不管，當然就把老表弟決定下來了。事情這樣不湊巧，真是誰也料不到的。

這一回比較拿不到聘書那時候跌得愈重，自然不用說了。

跌得愈重，正在唉聲歎氣，撫摩滿身的傷痛，却同時接洽成功了兩件事情，使他不免相信「天無絕人之路」竟是普遍的真理。

一件事情是給一所私立中學裏的一個肺病教員代課，三班國文，每期十八小時，作文簿一百五十多本，月薪三十五塊錢。這是太廉價太辛苦

的工作，然而他毫不遲疑地答應了下來。

另一件事情是給上海一家書局編寫一種辭典的條子，每條少到五十字，多到一百字，件工性質，每條四分錢。他覺得這很容易，無非把現成的辭部辭典翻來翻去，改頭換面，抄寫一遍罷了。而況也是一宗貼補。所以 he 承受下來，比較答應代課還要樂意。

他於是努力苦幹，預備功課，到學校上課，批改作文簿，編寫辭典的條子：除了六七點鐘的睡眠以外，完全是工作的時間。在家裏坐的是一把藤椅子，大腿的筋肉受了椅子的橫檔的壓迫，漸漸感到酸麻。夜間用的是盞二十五支光的電燈，黃黃的光照得他時時覺得一陣眼花，好像紙面浮起了一層雲霧。睡到床上，只見倦極熟睡的妻子抱着伸臂舒腿像個大字的孩子，誰也不來睬他。想起上學年，每星期十二點鐘功課，月薪七十塊錢，又輕鬆，又閒散，真同仙八一般。現在是降落到地獄裏來了！然而也只有忍受，否則就要降落到地獄更不如的不知甚麼地方去，這尤其可怕。

初冬的一天，他的弟弟忽然帶了鋪蓋回來了，合家用驚駭的眼光望着他，一時連「爲甚麼」也說不出來。原來，在先是縣裏發不出教育經費，特地給鄉村教師想個辦法，教所有學童的家庭輪流供給教師的飯食；後來田裏的收成不好，學童的家屬都說寧可不給孩子讀書，先生的飯食實在供不起了；教師沒法餓肚皮，當然只好捲了鋪蓋回家。

禍不單行，那個私立中學因爲吃了一家錢莊的倒帳，發不出薪水了。就此辭掉不幹吧，似乎說不出口，教育到底是神聖事業，並不專爲圖利的；何況發不出來未必是永久的情形，也許在最近期內，學校就會從甚麼地方弄到一筆款子。這樣想的時候，陸先生懷着七分的不情願三分的希冀，依舊每天到學校上課。這三分的希冀當然不定有把握，僅有的可靠的依傍是那辭典的條子，寫成一條筆可算到四分錢。他就更加勤奮地編寫這東西；弟弟在家沒事做，也教他參加工作。雖只是依據着現成的幾種辭典，改頭換面，抄寫一遍，然而也得加上一點剪裁的工夫；這本翻翻，那

本查查，又不免耽擱時間；兄弟兩個合作的結果，不過天每也編成三四十條罷了。

從冬天到春天，從春天到夏天，陸先生一家就靠那辭典的條子生活過來。那個私立中學在寒假裏停辦了，教職員的欠薪三折清償。陸先生接到手裏，不免打個惡心，四個月的堂上功課堂下功課只等於寫了一千條條子！

天氣漸漸熱起來，報紙上登載着學校招生的廣告以及中學會考的消息，一個暑假又到來了。暑假是許多教師競賽的季節。他們個個像跑道上 的選手，養精蓄銳，伸足擦腿，準備顯身手；他們個個希望把別人擠落在背後，讓自己搶在最先，即使搶不到最先，也總要佔到入選的前幾名。陸先生，在去年是被擠落在背後的，現在重逢競賽，當然登場參加。

他還是用去年的技術：分頭寫信；跑來跑去找這個找那個。進行的路道不嫌其多，如果幾條路道都成了功，可以揀最好的一條走去。

一天，他看報紙，忽然一條短短的消息抓住他的眼光，教他一遍兩遍直看了四五分鐘。他的表兄調任了，調到他去年教課的那一所中學校來當校長了。近水樓臺，自然容易得月；而且，被擠了出來重又擠得進去，豈不是復了大仇雪了深恥一般的光榮。這不但使陸先生高興，就是老太太也不免在乾枯的臉上透露一絲笑意，催促兒子說，「你趕快寫封快信給他吧。」

快信馬上發出，只希望恢復去年的每星期十二點鐘功課，月薪七十塊錢。又說，就是少一點也不要緊，總之比目前的生活好一點，就滿足了。

三天過後，表兄的回復來了，也是快信。信裏說，去年的事沒有弄成功，時刻疚心，現在總得給老表弟特別想法；雖說不預備把全體教員調動，但三四個人的調動是有的，只要不可推辭的方面不出過分艱難的題目，這三四個人中間，有一個一定是老表弟。

這又是十分之七八的把握。陸先生摹擬那失而復得的快感，想像那過

度勞作之後得以坐下來透一口氣一般的樂趣，更想到一班舊同事以及校丁將用甚麼態度來對待重又擠了進去的他，又打算要不要把編寫辭典的事情辭掉；他未免興奮，好像航海的人望見了遠遠的綠色的海岸。

然而，十分之七八的把握未必一定可靠，如果不可推辭的方面給表兄出了過分艱難的題目，那就要像去年一樣，結果落一個空。這樣想的時候，他又覺得自己依然在茫茫的大海裏，前途一點可靠的依傍都沒有；於是，只得繼續寫那無味的條子，放過一條，又是一條。

他更想到國文科的教授，啊，各科目裏頭頂麻煩的要算國文科了。教的一篇若是文言，每一個詞兒每一句句字都給翻成白話，講了一遍，又是一遍，弄得滿頭大汗；然而學生還是似懂非懂，教他們回講往往講不出來。教的一篇若是白話，看看看去差不多沒有幾句需要講明的；然而也得想方設法，把五十分鐘敷衍過去。這些還不是頂麻煩的事情，尤其可怕的是學生的作文簿。學生想心思造句子都不負責任，隨便亂來一陣；教師卻

要給他們改得完全合乎規範。明知這些本子回到學生手裏，就被塞進抽屜，直要待下次作文再拿出來；然而教師決不能貪一點懶，連一個別字一個破體字都得改正，因為視學員到來的時候，常常要調集作文簿看，有幾個自以為賢明的家長也歡喜翻翻子弟的作文簿。一疊作文簿堆在桌上宛如一座開鑿不完的山。頭都昏了，眼都澀了，看看那座山，還沒有低了多少；好容易辛辛苦苦把牠剷平了，立刻又有一座高高的兀立在面前。教別種科目的都沒有這種麻煩，他們踱出了教室就沒有他們的事。自己為甚麼不換幾種輕鬆的科目來教呢？

他這樣想那樣想，竟致一連三四夜失眠，他聽那熟睡的妻子同孩子的啾啾的鼻息。

表兄來接手了，在學校裏歇了一天，把一切的頭緒摸一摸清楚，就在當天晚上，跑到陸先生家裏。陸先生心裏很不安定，只怕表兄帶來一個可怕的消息，說「這一回又抱歉了」。老太太連忙遞葵扇給內姪，讓他扇那

汗透了襯衫的胖身軀。少奶奶斟出兩杯涼茶來說，「沒有別的東西，喝杯涼茶解解渴吧。」小孩子一聲不響，只是拉住母親的衣角，呆看那陌生的泛着油光的圓臉。隔壁一間房裏，一盞二十五支光的電燈底下，陸先生的弟弟在那里翻看厚厚的書本，一會兒執筆抄寫，一會兒好些個蚊蟲來叮大腿了，又放下了筆一陣的亂拍。

「學校裏的情形都有數了，」表兄一口氣喝乾了一杯涼茶，慢吞吞說。「你的功課……」

「怎麼樣？」陸先生全身的汗毛彷彿都豎了起來，專等這生死關頭的判決。

「你準可以有十二點鐘功課。」表兄好像還要說下去，但不知道爲甚麼就縮住了。

「真的嗎？」陸先生不自主地漏出了並不很得體的這一句。同時種種豫期的快慰又在心頭竊亂地通過，但是不怎麼真切，像壞了的電影片。

「那有同你開玩笑的道理？三天以內，就給你聘書。」

老太太帶笑望着內姪，覺得這個發福的人真像一尊菩薩，她喃喃地說，「只有你照顧他！只有你照顧他！」少奶奶不說甚麼，見兩杯涼茶都給客人喝乾了，又斟出兩杯茶，特別恭敬地放在桌子上。

「我有一個要求，」陸先生的新希望驀地抬頭，「我不要教國文了，想換幾種科目教教。」

「爲甚麼不要教國文了？」

「教國文太麻煩：選文章，預備注釋，要花不少的工夫；還有每星期一大堆的作文簿，尤其教人頭痛腦脹。可是沒有方法躲避，你教了國文，就得擔負這一筆永遠還不清的債！」

「這個我也知道。但是國文總得有人教。」表兄沈吟了一會，又說，「我且問你，你豫備改教甚麼科目？」

「譬方說，或是歷史，或是地理，或是公民，這些都沒有堂下功課，

走出教室就完事，我都願意教。」

表兄微笑說，「你要知道，這些科目的鐘點沒有國文那麼多；並且，這幾科的教師，我不豫備調動。」

陸先生並不把進攻的意志懈怠下來。「不調動也不要緊。請他們改教國文，不是一樣的嗎？」

「那只好待我考慮一下再說了。」

陸先生知道這種不了了之的態度是校長的應有的尊嚴，也就適可而止，不再要求當場解決。

這一夜陸先生又是失眠。他越想越覺得教國文太苦惱了，這一回如果達不到目的，至少又得受一年的重累。他更想到四分鐘一條條子的工作簡直太不成話，人家專門抄寫文件，才拿這麼少的數目；這一回如果能夠從學校方面多得到一點進益，一定寫封信給書局，把這種倒楣工作辭掉。他更從校務的規畫方面着想，看有甚麼方法可以使自己不教國文而進益卻增

加一點。方法終於給他找到了。這時候火紅的霞光照耀半天，他立即起身，跑到學校，在校長辦公室裏坐定下來，這才打昨晚到今朝第一個的呵欠。

半點鐘過後，校長出來了。陸先生綳着紅絲的眼睛燃燒着一股熱望，他說，「老表兄，昨晚上談起的事情，你考慮過了沒有？」

「還沒有，」校長的眉頭微微皺了一下。

「我又有一個要求，不知道老表兄可否容許？」

「怎麼說？」

「我還是不教國文。歷史地理公民之類，請你隨便支配給我幾點鐘就是。我希望你把訓育的事情派給我，我自己相信當得來。這個要求如果蒙你容許，我曾經算過一算，就比去年在這裏的時候寬裕了。」

「你這樣想嗎？」校長端着表弟的臉，彷彿這瘦長的臉就是一個難解的謎。

火車頭的經歷

我出身在英國的機器廠裏，到中國來替中國人服務。我有一個很大的肚子。工人剗起烏亮的煤塊教我吞下去，我的肚子從不曾謝絕過一回。煤塊在肚子裏漸漸消化，就有一股力量散布到我的全身，我只想向前奔跑，向前奔跑，奔上幾千幾百里路才覺得暢快。我有八個大輪子，這就是我的脚，又強健，又迅速，什麼動物的脚都比不上。我的大輪子只要轉這麼幾轉，就是世界上最快最精壯的馬也要落在背後了。我有一隻巨大的眼睛。到晚上，那怕沒有月亮，也沒有星光，我的眼睛總能夠看清楚伸長在我前面的道路。我的喉嚨喊起來嗚嗚嗚嗚，「嗚~~~~嗚~~~~」這樣喊着的時候

候，林木都給我震動得搖擺着身子，天空的雲更像水波一樣蕩漾起來。

我的名字叫做機關車。但是不知道爲什麼，人都不喜歡叫我這個名字，也許是嫌得太文雅太不親熱了吧。他們願意像叫他們弟妹妹一樣，叫我的小名火車頭。

我到中國來了幾年，一直在京滬路上奔跑。從南京到上海，又從上海到南京。這條路上的一切景物，我閉着眼睛都背得出來。寶蓋山的山洞，幾個城市的各式各樣的塔，產蟹著名的陽澄湖，飄起許多煙囪的無錫，那些自然不用說了。甚至什麼地方有一叢竹樹，竹樹背後的草屋裏住着怎樣的一對種田的老夫妻，什麼地方有一座小石橋，石橋旁邊有那幾條漁船常來撒網下釣，我也能夠報告得一點沒有錯兒。我走得太熟了，你想，每天要來回一趟呢。

我很高興替人服務。我有的是力量，會的是奔跑，如果把力量藏起來不用，死氣沈沈地站定在一塊地方，豈不要悶得發慌？而況我替他們服務

的那批人大多很可愛。他們是上學去的學生，做生意去的商人，隨帶了農產品去銷售的農人，還有提了一籃子禮物去探望出嫁了的女兒的老婆婆，捧了一本「旅行指南」去尋訪名勝的游歷家。他們各有正當的事情，各把熱烈的心情歡迎着我，我給他們幫一點忙正是應該。

但是我也有不高興的時候。不知道什麼人發了一道命令，說要我把他單獨帶一趟。這時候，學生，商人，農人，老婆婆，游歷家都不來了，我只是替他一個人服務。替一個人服務，這不是奴隸的行徑嗎？同時還有好些人護從着他，穿着軍服，子彈帶圍在腰間，手鎗提在手裏。他們自己並不要到什麼地方去，也只是替他一個人服務。那末他們豈非也等於奴隸嗎？這且不去管牠。後來打聽這「一個人」急急忙忙趕這一趟去幹什麼的，那真要把人氣死，原來他是去訪問一個才分別了三天的朋友，嘻嘻哈哈談了一陣閒天，順便洗了一個舒服的澡，然後去找一個漂亮的女子，一同上跳舞場去的！我爲什麼要做這樣的人的奴隸呢？以後遇到同樣的差

道，我就想回他一個不理睬。可恨我的機關執掌在別人手裏，機關一開，我雖然不願意奔跑也只得奔跑。「毀掉了自己，也毀掉了那可惡的人吧！」我再也沒有心思觀看一路的景物，只是這樣地想。同時我的喊聲就滿含着憤怒，像動物園裏獅子的吼叫一樣。

昨天早上，我站在車站上，肚子裏塞飽了煤塊，一股力量直透到八個大輪子，準備開始奔跑。忽然一大批學生擁到車站上來了，人數大約有二三千。他們有男的，有女的，都穿着制服。年紀大一點的男學生嘴唇邊已經有短短的鬍鬚。年紀大一點的女學生臉上現出青春女子特有的紅色。年紀最小的大約只有十三四歲，可是並沒有戀着爸爸媽媽再也走不開去的那一副神氣。他們有點像——像什麼？我記起來了，像那一年「一二八」戰爭時候那些士兵的派頭！又勇敢，又沉着，就是一座山坳在前面也不會眨一眨眼睛。聽他們的說話，知道他們爲着國家的急難，要託我帶他們前

去，向一些人陳述他們的意見。

這是理當效勞的呀，我想。爲着國家的急難，陳述各自的意見，這比較上學，做生意，銷售產品更加正當，更加緊要，我怎能夠不給他們幫一點忙呢？「來吧，我帶你們前去！我要比平常奔跑得更快，讓你們早一點到達目的地！」我這樣想，不由得「鳴~~~~鳴~~~~」地喊了幾聲。

這批學生大概領會了我的意思，高高興興跳上拖在我背後的客車。客車立刻塞滿了。後上去的就只得擠在門口，一隻腳點着踏板，一隻手拉住欄干，像什麼東西一樣挂在那里。他們說：「我們並不是去作安適的旅行，辛苦一點沒有關係，只要把我們帶走就是了。」

但是大隊的警察隨即趕到了。他們分散在各輛客車的旁邊，招呼普通的乘客趕快下車，說這一趟車不開了。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我正準備着一股新鮮的力量，替一班乘客服務，怎麼說這一趟車不開了！我看那些乘客提着箱子，挾着包裹，露出一副懊惱的臉色，從客車上跨下來，我心裏

真像欠了他們的債那樣地抱歉。「我每天都會情願願替你們服務的，可是今天，我對不起你們了！」

普通乘客走完之後，警察又教那批學生下車，說這一輛車不開了。我想，學生因為有非常正常非常緊要的事情，才來乘這一趟車的，他們未必肯像普通乘客一樣，就此帶了懊惱的臉色回去吧。

果然，學生喊出來了：「我們不下車！我們要到達我們的目的地！」聲音像潮水一般湧起來。

「鳴~~~~」我接應他們一聲，意思是「我有充足的力量，我願意替你們服務，把你們送到目的地！」

於是事情弄僵了。警察雖說是大隊，可是沒法把二三千學生拖下車去，只好圍守着車站，彷彿將要有戰事發生似的。這是車站上不常有的景象：乘客給趕了回去。另一批乘客等在車上，可是車不開。警察如臨大敵，像木椿一樣栽在那里，個個露着鐵青的臉色。我來了這幾年，還是頭

一回看見這景象呢。鐵柵欄外擠滿了人，給印度巡捕趕散了，一會兒又聚了攏來，他們都只爲驚異着這不常有的景象。

隨後陸續來了些人，洋服，藍袍玄褂的，花白鬍子的老頭子，戴着大圓眼鏡臉上好像塗了半瓶雪花膏的青年，他們都現出一副尷尬的臉色，跑到客車裏去，和學生談話。我不知道他們談些什麼，揣想起來，大概同警察的話一樣，無非「車是不開了，你們回去吧」這一套吧。不然，他們爲什麼現出一副尷尬的臉色呢？

學生每一回的回答我卻聽得清楚，「我們不下車！我們要到達我們的目的地！」聲音像潮水一般湧起來。

「嗚~~~~」每聽到他們喊出來，我就接應他們一聲，意思是「我同情你們，我願意替你們服務，把你們送到目的地！」

時間過去了很多，足夠供我奔跑二千里路，但是僵局還沒有打開。尷

兇臉色的，人繼續有得到來，和學生談了一陣之後退出去，他們的臉色顯得更尷尬了。風在空中奔跑，呼號，好像要同我比一比氣勢的樣子。我那里怕什麼風，只要開動我的機關，讓我出發，一會兒風就會自己認輸了。那批學生也不怕甚麼風，他們靠着車窗眺望，眼睛裏冒得出火，也有些人下車去在車輛旁邊走動，氣概昂昂，好像臨陣的戰士，他們沒有一點縮瑟的模樣。他們餓了，就啃着自己帶來的小麵包。他們渴了，就把童子軍所用那種鍋子煮起水來。車一輩子不開，他們將堅守一輩子：我看得出他們有個有這麼一顆堅韌的心。警察是站得更多了，鐵青的臉轉為蒼白，有幾個打着呵欠，有幾個嘴裏噙着什麼，大概因為好些時沒有抽一支香煙，或者是兩條腿有點酸麻了。

我看着我這清光裏有對觀者。力量是我的，又不勞你們的一個小腳趾。我願意帶着學生前去，為什麼硬要阻止他們呢！而且我是勞動慣了的，跑兩趟路，出幾身汗，那才通體暢快，閉上眼睛就睡得熟覺。像這樣站在

一塊地方一動不動，連續到十來點鐘，在我是從來不曾有過的經驗。這不是變做一條懶蟲了嗎？我不情願，我悶得慌。

我不管旁的，我要出發了！「嗚~~~~」只要我的輪子轉動起來，千軍萬馬也阻擋不住，不用說尷尬臉色的人以及大隊的警察。我要出發了！「嗚~~~~」——這時候，我才感覺到我的身體構造上那一點兒缺陷卻是頂大的缺陷。自己的行動的機關爲什麼要執掌在別人手裏呢？要是我能夠自主的話，要走走，要不走就不走，那末不必等到此刻，早上就可以給學生幫忙了，在平日也決不會帶了「一個人」去洗澡找漂亮女子了。誰來把我的機關轉動一下吧！誰來把我的機關轉動一下吧！「嗚~~~~嗚~~~~」

我的喊聲似乎給機關手聽清楚了，他忽然走過來，用他那熟練的手勢，把我的機關轉動了一下。啊，這才好了，我能夠向前奔跑了，我能夠給學生幫忙了！「嗚~~~~」我一口氣直衝出去，就是高度的快跑。

「我們到底走成功了！」學生的喊聲像潮水一般湧起來，掩沒了呼號

着的放肆的風。

這時候雪花飄飄揚揚飛下來，像拆散了無數的野鴨絨枕頭。我是向來不怕冷的，我有一個火熱的身體，就有冰塊丟過來也給我化做了水，何況野鴨絨似的雪花。學生也不怕冷，他們從車窗間伸出手去，在昏暗的空中捉住了野鴨絨似的雪花，就齊聲唱起雪中行軍的歌來。

鐵軌在我的輪子底下滑過。田野，河流，村落，樹林在昏暗中旋轉。風捲着雪花像簸揚着灰塵。我急速地奔跑，奔跑，使用了我的強大的力量，帶着那批激昂慷慨的學生，載着他們的熱烈的無畏的心，前進，前進……

突然之間，機關手把我的機關向反對方向轉動一下，就溜了開去。我不得不放慢我的奔跑，漸漸地我不得不站住了。爲了什麼呢？「噍~~~~~」我懊惱地透一口氣。抬起我的獨眼一望，只見一條寬闊的河流橫在前面。河波唱着悵鬱的曲調。哦，原來跑到這裡了，我想。春天秋天的好日子，

我常常帶着一批旅客來到這裏，他們就在河面上划小船比賽，唱歌作樂。但是現在那批學生並不是這樣的旅客，他們個個緊蹙着國家的急難，絕對沒有作樂的開心情。爲什麼要把他們停在這裏呢？

學生都詫異起來了。「爲什麼停了？開呀！開呀！開到我們的目的地去呀！」聲音像潮水一般湧起來，似乎在埋怨着我。

「親愛的學生，我是恨不得立刻把你們送到了目的地，但是我的機關給關住了。你們趕快把機關手找來，教他再開一下。我一竄，就盡我的力量奔跑，比先前還要快。」我這樣想，「噠~~~~」又懊惱地透了一口氣。

十幾個學生跑到我的身邊，考查爲什麼忽然停了。他們發見我的身邊沒有了機關手，這才明白，同時回身去報告給全體學生知道。

「把機關手找出來！把機關手找出來！在這荒野的風雪中，他逃不到那里去的！」許多學生這樣說着，就在我背後的各輛車中開始搜尋，他們知道他決不會自己尋死，躲到我的火燙的肚子裏來的。椅子底下，廁所

裏，行李間裏，車僮收藏販賣品的籃子裏，他們逐一搜尋到，竟不見機關手的蹤跡。但是最後把他找出來了。原來他躲在廚房間的一個收藏飯巾的小櫃子裏，縮做一團，用一方穿了一個小洞的飯巾蒙着頭。學生把他擁到我的身邊，吩咐他說：「立刻替我們開車！」

這時候我那老朋友的一副窘相，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嘴角挂了下來。眉頭皺得像老樹樁。眼睛裏現出悽苦的光，像送到屠宰場去的豬。他平日老是嘻嘻哈哈的，一壁執掌着我的機關，一壁唱一些關於愛情的山歌。現在卻像換了一個人了。更奇怪的是他站在我火熱的身體旁邊，還是瑟瑟地抖着，宛如這幾天靠在馬路上枯樹旁邊的叫化子。

「對不起，先生們，我再不能開車了！」大約延了一分鐘光景，他才低低地這樣回答。

「爲什麼不能開？」

「我奉有上頭的命令。」

「那末先前你爲什麼開呢？」

「也奉的上頭的命令。上頭的命令教我開到這裏爲止，我不能多開一公里半公里。」

「好，原來是這樣！可是，現在，不管命令不命令，你給我們開就是了！」學生推的推，拖的拖，有的更捉住了他的手揪在我的機關上。他一個人那裏抵抗得過許多人，兩隻手只好抖抖瑟瑟地按着我的機關，好像觸着一條毒蛇似的。

我想：「好了。老朋友，趕快把我的機關轉動一下吧！只消一轉動，我就能夠拚命前進，那班學生將要感激你不盡了。」

但是我那老朋友的兩隻手彷彿僵化了，再也不能夠把我的機關轉動一下。兩條淚水從他的眼眶裏掛了下來。他淒慘地說：「你們再要我開車向前，我非被鎗斃不可。先生們，我還有我的家呢！」

啊，太狠毒了！太殘酷了！

忽然有幾個高個子的學生慷慨地說：「放他走吧！累得他被鎗斃，累得他一家人不能活命，這樣的事我們不忍幹！我們這幾個人學的機械科，開動機關是練習過了，現在讓我們來實地應用吧。」

「好極了！我們到底又走成功了！」高興的喊聲像潮水一般湧起來。幾個高個子的學生立刻把我的機關轉動。這當兒，我那老朋友像兔子那樣一溜，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

鐵軌在我的輪子底下滑過。田野，河流，村落，樹林在昏暗中旋轉。風捲着雪花像簸揚着灰塵。我急速地奔跑，奔跑，使用了我的強大的力量，帶着那批激昂慷慨的學生，載着他們的熱烈勻照曼內心，前進，前進……

啊，不好了！我望見前面的鐵軌給攝去了一大段，再過半分鐘跑到那裏，不堪設想的禍事就要發生了。我是沒有什麼要緊，毀掉了可以從新構造。但是那批學生怎麼辦呢！他們的身體化為泥土，他們的氣概化為煙

雲，是再也恢復不來的了！我怎忍看這樣悲慘的活劇！「嗚~~~~嗚~~~~」我駭極了，連聲叫喊，可是我自己停不住腳。

說時遲，那時快，一個高個子的學生「啊！」地喊了一聲，就用極強大的力量，極敏捷的手法，把我的機關轉過去，我才得漸漸地收住我的腳步，等到站定，離開鐵軌給擄去的處所只有半丈光景，真像電影裏的險事。我雖然放了心，還不免連連地喘息。

許多學生知道了幾乎遇險，都下車去看。風雪像尖刀一般刺痛他們，廣大的黑暗密密切切地圍住他們，他們一點也不放在心上。他們憑着我的獨眼的光，看清楚給擄去的鐵軌並沒有留在路旁。藏到那里去了呢？

「把鐵軌找出來，像剛才找那機關手一樣！」不知道是誰這樣喊了一聲，許多學生就散開在路線兩旁邊，像派出去偵察的士兵似的，一會兒彎一下身子，停一停腳步，一會兒向前快跑，兩顆發亮的眼睛的溜溜地轉動。但是沒有，他們找了半點鐘光景，給擄去的鐵軌還是沒有。難道那批

拆毀鐵軌的壞東西把鐵軌吞到肚子裏去了嗎？

「在這里了！」一聲興奮的喊叫，從一條小河邊散播開來。於是許多學生一齊跑到那里去。河面結了冰，伸出來幾段烏黑的橫頭作「」字形的東西，這不是鐵軌嗎？

「在這里了，我們就有辦法！」

「我們學鐵道科的應該來實地應用了，這叫做『當仁不讓』呀！」

「那末，我們先把鐵軌拖起來！」

「好，把鐵軌拖起來！」轟然的一聲接應。

河面的冰被打碎了，幾乎淹沒了全身的幾條鐵軌陸續地被救了起來。泥漿的寒氣透過了鞋襪直刺到皮膚裏骨頭裏，可是那些學生彷彿沒有這回事似的。

是誰障礙了我們的進路，障礙重重！

是誰障礙了我們的進路，障礙重重！

大家莫歎行路難，歎息無用！無用！

我們，我們要，要引發地下埋藏的炸藥，對準了牠轟！轟！轟！轟！

看崩塌山崩，天翻地動！

炸倒了山峯，

大路好開工！

挺起了心胸，

團結不要鬆！

我們，我們是開路的先鋒！

我們，我們是開路的先鋒！

轟！轟！轟！

哈哈哈哈哈！

學生把鐵軌從小河邊扛到路綫上來，一路唱着開路先鋒的歌。陣陣的雪花，陣陣的冷風吹來，剝去了他們全身的衣服，

可是他們彷彿沒有這回事似的。

當鐵軌鋪到枕木上的時候，鐵道科的學生喘吁吁地說：「還得找螺絲釘呢！」

「螺絲釘大概也在那小河裏，我們下河去撈吧！」

許多條腿插進冰冷的河水。上身俯下去。赤露的手臂隨即向河底撈摸，浮冰刻劃着手臂關節部分的皮膚。經過好久時間，一個人報告說：「給我撈到一隻了！」又經過好久時間，另一個人報告說：「也給我撈到一隻了！」每聽到一回報告，大家就報答他一聲興奮的歡呼，同時各自的撈摸工作也做得更爲出勁。

我素性是硬心腸，不懂得流淚是怎樣一種味道。可是這一批「雪夜的漁夫」太教我感動了，我的獨眼不由得蒙着一層淚膜，看出去只覺得迷迷糊糊地。

螺絲釘撈齊之後，鐵道科的學生完成了他們的工作，我又帶着所有學

生向前奔跑了。這回幾個執掌着我的機關的學生不讓我跑得太快，他們憑着我的獨眼的目光，時時向前面眺望，防備再有什麼危險發生。他們的精細真值得稱讚，走不到半點鐘，果然發見又有一段路給擱去了鐵軌。

於是學生重又下車去找尋鐵軌，沒有。經過一回商量，他們有了個簡便的決議：拆了後面的路去修前面的路！

一羣臨時路工立刻工作起來。拆下來，扛到前面去，重又把牠鋪上：每一組的人擔任這麼一串的工作。鋼鐵盤着的聲音和「杭育杭育」的呼喚合成一片，一會兒又唱起開路先鋒的歌來。

.....
炸倒了山峯，

大路好開工！

挺起了心胸，

團結不要鬆！

我們，我們是開路的先鋒！

我們，我們是開路的先鋒！

轟！轟！轟！

哈哈哈哈哈！

天漸漸地亮了。雪也停了。在淡青色的晨光中，在耀眼的銀世界上，這批臨時路工呵欠也不打一個，只是興奮地強固地工作着。我看着他們，不禁想對他們說：

「你們能夠修路，一切障礙就等於一張枯葉。你們所認定的目的地，無論如何總會給你們到達，那怕在天涯海角。你們的目的地大概不止一處罷，隨便那一處，我都願意替你們服務，把你們帶去。你們的路修到那裏，我就帶着你們向那裏飛奔！」

一羣臨時路工好像已經聽見了我的話，用他們的歌聲給我回答：

我們，我們只開路的先鋒！

我們，我們是開路的先鋒！

轟！轟！轟！

哈哈哈哈哈！轟！

寒假的一天

我醒了。窗上才有朦朧的光，遠處的雞一聲接一聲啼着，很低沈，像在空鍋子裏。

弟弟的身軀轉動了一下。

「弟弟，你醒了嗎？」

「我醒了一會了。不知道雪還下不下。如果還在下，那雪兵要胖得不認得了。」

我聽說，一個翻身爬起來，披了件小棉襖就去開窗。

庭心裏陰沈沈地發白。

「雪已經停了，」我可惜地說。

「我們去看看那雪兵吧，」弟弟也就推開棉被，坐了起來。

草草地穿着停當，我們兩個開了後門，探出頭去。

「呀，倒了！」我們齊聲喊。

雪兵的形體毫不留存。只見一堆亂雪，凹凹凸凸，像個大饅頭，剛才經受巨獸的齒牙。

弟弟幾乎哭出來。我也很難過。

一件心愛的玩具不得到手，一處好玩的地方去不成功，都不值得傷心。惟有費了一番心思製作出來的美術品，忽然給破壞了，而且破壞得乾乾淨淨，再也認不出當時的心思和技巧；這才是世間最傷心的事情，永遠忘不了的。

「怎麼會倒了呢！誰把他推倒的呢！」弟弟恨恨地說，兩顆眼珠瞪視着那堆亂雪。

「我看出來了，」我說。「這麼寬大的皮鞋，鞋後跟一塊馬蹄鐵，除了巡警還有誰。一定是查夜的巡警把他推倒的。」

弟弟細認雪上的鞋印，一壁罵：「該死的巡警，你不向他行個禮，倒把他推倒，真是豈有此理！」

進早餐的時候，爸爸大概看出了我們兩個的懊惱臉色，關心地問我們爲了什麼。

我就把剛才發見的不快事件告訴爸爸，並且說：「這是很精神的一個雪兵。你昨天早些回來就看得見了。今天本來等你起來了請你去看看，知道誰早給查夜的巡警推倒了！」

「就只爲這件事情嗎？」爸爸的眼光好比一雙慈愛的手，撫摩了我又撫摩弟弟。「這有什麼懊惱的？雪還積在那裏，你們再去塑一個雪兵就是了。」

「不要吧，」媽媽這麼說，大概想起了昨天替我們做的烘乾洗淨等等

工作。

於是爸爸轉換口氣說：「要不然到公園去走一趟也好。前幾年沒下這樣大雪，這裏公園的雪景，你們還不曾看見過呢。」

「好的，我們到公園去。」弟弟給新的希望打動了。

我在昨天就想到公園裏去看看。公園裏有兩座土山，有曲折的小溪流，有一簇簇的樹木，有寬闊的平地，蓋上厚厚的雪，一定很好看。我同樣地說：「好的，我們到公園去！」

進罷早餐，我們兩個出門了。

踏着很少殘破的雪地，悉刺悉刺。一步一個鞋印，每一步又是一個鞋印，非常有趣。

經過了兩條胡同，來到大街上，可不同了。早起的行人把大街上的白雪踏成了烏黑的冰屑，濕漉漉地，東一堆，西一堆。人力車的輪子和人力車夫的脚衝過的時候，帶起稀爛的冰屑，向人家身上直灑。而且滑得很，

一不留心就會跌交。我和弟弟只得手挽着手走，時時在店鋪的簷下站住，相度前進的路線。

大街上比平日熱鬧一點。

農人的擔子裏裝滿了凍僵的菜和蘿蔔。漁婆的水桶裏擠滿了大大小小的魚。他們停歇的地方就有男的女的圍着。論價錢，爭斤兩，鬧成一片。肉舖的橫竿上挂着刺得很白淨的半月豬。還有豬的心，肺，大腸，小腸等等東西陪襯在旁邊，點點滴滴滴着紅水。重大而光亮的肉斧在砧檯上楞起。散亂的銅子剝郎郎地往錢桶撒去。

糕餅舖把黃白年糕特別堆疊在櫃臺上，像書局裏減折發賣的廉價書。南貨舖站着十來個主顧。一斤白糖。三斤筍乾。兩包栗子。四百文香菌。……三四個夥友應接不暇，不知道對付了那一個好。

綢緞布疋舖特別清靜。大廉價的彩旗退了色，懶懶地飄着，似乎要睡去。幾個夥友儘有工夫打呵欠，抽香烟，或者一個字一個字誦讀不知道是

當天還是隔天的報紙。

行人手裏大都提一隻籃子，盛着他們所需要的東西。籃子盛滿了，另外一隻手就捉一隻雞，提一條魚，或者請一副香燭。

也有一點東西不帶的人，皺着眉頭，急急忙忙走着，腳下也沒有心思看顧，一步步都踏着泥漿。另外一些人把整個頭顱藏在皮帽子和大衣的高領子裏，光露出兩隻眼睛，骨溜溜地，觀賞朝市的景色。這邊看一看，那邊站一站，好像什麼都引得起他們的興趣。待走到茶館門首，身子往裏一閃，不見了。

零零落落傳來一些聲音：萋萋地響了一陣，突然來一聲噠，，，，一會兒又聽得吉剗吉剗，彷彿燃放邊炮。

「這是什麼？」弟弟拉動我的手。

我想了一想，說：「他們打年鑼鼓呢。按照陰曆，今天是小年夜。」
「我們看去，」弟弟感到了興趣。

可是走到發聲的地方，打鑼鼓的幾個孩子恰正放手，他們一溜煙跑到裏面去了。那是一家酒店，大銅鑼，小銅鑼，大鈸兒，小鈸兒，都給擱在酒樓頭上。

我們兩個不禁對着這些從未入手的鑼鼓傢伙出神。我想，如果拿在手裏，噹噹啞啞婆婆地敲打起來，那多少有趣呢。

忽然街上行人用驚奇的口氣互相談論起來，

「看，這一批什麼人！」

「看他們的打扮，大概是學生。」

「手裏拿着小旗子呢。」

「寫的什麼呀？」

「喔，宣傳什麼的。」

我回頭看，只見一二十個穿着藏青呢衣服的人急匆匆跑過來。泥漿沾滿了他們的褲管。他們的臉色顯出疲勞，眼睛大都有一點發紅，似乎好幾

夜沒有睡好了。

「他們作救國運動的，」弟弟看了尖角的小白旗子就明白了。

我們學校裏每天早上有時事報告，先生把報紙上看來的收音機裏聽來的說給我們聽。爸爸每天吃過晚飯，也常常說到這一些。大學生成羣結隊到南京去呀，鐵路給拆斷了，許多旅客和貨物擁擠在各處車站上行動不得呀，大學生自己修鐵路，自己開火車，到了兒還是被解回去呀，他們預備散到各地去，把萬萬千千的心團結成一顆心呀：關於這些，我們記得很清楚，彷彿還是昨天的事情。

這當兒宣傳隊停步了，一字兒排開，開始他們的宣傳工作。

小白旗子揮動了一陣，一個高個兒站到酒店對面一家飯館子的階石上，激昂地喊着「親愛的同胞」，就此演說下去。

這高個兒濃眉毛，寬闊的前額。一會兒仰起了臉，像在那裏祈禱，一會兒停了言語，悲憤地望着當街的聽衆。他的兩隻手常常舉起，作種種姿

勢，幫助言語的力量。

「弟弟，」我高興地拍着弟弟的肩膀，「你認得嗎？這是何家的表哥！」

「就是他嗎？」

我想了一想，我們搬到這裏之後，還不會見過表哥的面呢。他比從前高了许多，臉孔也改了一點兒樣。莫怪弟弟認不真了。

弟弟又說：「我們去招呼他，好不好？」

「等他說完了，」我拉住弟弟的手，「我們再去招呼他。現在我們聽他的演說。」

演說延長了十五分鐘的樣子。他說到國勢的危險，敵人的野心和陰謀，堅決抵抗的可能和必需，大家一致起來的力強無比。

聽衆起初還是噤噤嘈嘈地，隨後越來越靜默，只有表哥的聲音在空中流蕩，顯得很響亮。時時有停步的人。人圈子漸漸擴大起來，擠住了通過

的人力車。店舖裏的人點起了腳，側轉了頭，眼光集中到表哥的身上。

當演說完了的時候，我們想擠前去招呼表哥。可是表哥依然直立在飯館子的階石上，兩手支在腰間，熱切地望着聽衆，似乎還有話說的樣子。

聽衆遇到這個空隙，就你一句我一聲地開口了。

「他們真熱心！這樣冷的雪天，又是大年小夜，不坐在家裏樂一會兒，倒跑出來宣傳。」

「他的話是不錯的！照現在的樣子總不成，人家進一步，我們退十步，退到了着牆碰壁，再往那裏退！」

「不過救國的事情太大了，我們怎麼擔當得起！」

「你聽聽他說嗎？大家拿出力量來，比什麼東西都強，任他來的是什麼，都不用害怕！」

「誰不肯拿出力量來！孫子才不肯拿出力量來！要是真的那個的話，不說別的，連性命都可以奉送！」

「你要吃年夜飯呢，不要性命不性命地亂說！舌頭是毒的，隨口說說有時真會說着。」

「沒關係。我不開玩笑，是規規矩矩的話！」

「親愛的同胞！」表哥又開口了。「我們能夠到這裏來和各位談話，並不是容易的事情！」

「我們不坐輪船，火車。我們用自己的兩條腿，沿着公路跑。爲的是要到各個鄉鎮去，和鄉鎮裏的同胞見面，談話。風雪，寒冷，還有飢餓，這幾天受得夠了。可是我們非常興奮，快活。因爲遇見的同胞都贊成我們的話，像親兄弟一樣歡迎我們，讓我們休息，喝茶，吃東西，並且給我們一顆又熱烈又坦白的心！」

「今天早上，我們五點鐘起身。在寒冷的黑暗中，在積雪的道路上，一口氣跑了二十里，來到這裏的城外。却遇到阻障了！逼到阻障原在我們意料之中，但是沒有想到竟會用頑乎拆斷鐵路的辦法——關城門！」

「開城門？」聽衆詫異地說：這中間有我的一聲。

「我們望見城樓聳起在空中，我們望見城樓底下的城門明明開了的。不知道誰報了信，不知道誰下了命令，待我們跑到離城門五六十步的地位，城門突然關上了！把我們看做盜匪！把我們看做敵寇！

「我們遏制了心頭的憤怒，高聲說明我們的來意，教把城門開了。但是沒有人答話，死板板的兩扇城門給我們個不理睬！

• 「我們不由得向擠在我們後面的同胞訴說：『這裏是中國的地方。中國還沒有亡，爲什麼不許中國人進中國的城！爲什麼不許中國人教自己的國！』

「許多同胞有呼喊的，有流淚的。大家說：『我們一同來把牠撞開！』

「城門外不是有兩條石頭嗎？我們和許多同胞就抬起石頭，『一，二，三，撞！』『一，二，三，撞！』可是只把城門撞得震天價響，還是

不能把牠弄開。

「這當兒，我們有五個勇敢的同學却去想別的法子。他們憑着平日的鍛鍊，一個肩膀上站一個，爬進了城牆，拔去了門門。我們這才能歡呼一聲，跑進中國人的城，來到這里，和各位談話。親愛的同胞！請想想，不是很容易的嗎？」

「有這樣的事情！」

「我們倒不知道！」

「豈有此理！」

「開城門！——烏纜縮頭的辦法！」

聽衆都對這批大學生表同情。就說我吧，也彷彿覺得被關在城外的就是我自己。

表哥回到隊伍裏去了。換上一個非常清秀的人，也用「親愛的同胞」開場，繼續演說。

這是招呼表哥的機會了。我們推動人家的胳膊，擠開人家的背心。可是前後左右都在壓迫過來，幾乎使我們透不過氣。腳下瀉着泥水也顧不得了，只好硬着頭皮直踏下去。

我們兩個擠，擠，擠，離開表哥不過十來步了，若是清靜的時候，早就可以面對面招呼起來。忽然聽衆間起了一陣騷動，那清秀的人的聲音立刻顯得低沉下去。只聽得『保安隊！保安隊！』這樣紛紛地嚷着。

我點起腳來看。

保安隊二十多人，由一個隊長帶領着。束着子彈帶。盒子砲挂在腰間。達，達，達，泥濘直濺。他們趕走了擁塞在那里的人力車，立定，向左轉，少息，和大學生的隊伍正相對面。

保安隊帶來了不少的新聽衆。人圈子圍得更緊。這使我們再不能推擠人家，移動一步。

聽衆見保安隊沒有什麼動靜，也就靜了下來。殘雨似的人聲漸漸收

歇。清瘦的人的聲音重又管領了這個鬧市，他從拿出力量來這一點發揮。他漸漸說到軍人方面。那一種仗毫無道理，不必去打。那一種仗才有價值，非打不可。

從保安隊那邊傳來了激動的聲音：「你們的話，我們愛聽！我們弟兄中間有好些個，四年前的一二八，在上海打過仗呢！」

啊，我永忘不了這回一二八！……我們離開了家，住在旅館裏。……早上，轟隆隆，晚上，轟隆隆，天天聽炮聲。……飛機像一羣蜻蜓，飛來飛去。……媽媽做了棉背心，給打仗的兵士穿。……爸爸忙得很，天天跑出跑進。……仗打完了，我們回家去看，只見燒了個精光。……爸爸在上海沒有事情做了，我們才搬到這里來。……我永忘不了這回一二八！……這隊伍裏就有當時打過仗的兵士……

我的腦子裏正閃過這些想頭，只聽第二個保安隊開口了：「我們中間還有東北人，我就是一個。東北人聽你們的話，最能夠知道斤兩。你們的

話不錯呀，要不然，我們一輩子回不得老家！」

我又點起腳來看。

東北人和別地人沒有什麼兩樣，只他的臉色更激昂一點。

第三個却氣憤地說：「回老家！我是不作這個夢了！人家不過熱心，愛國，就被關起城門來拒絕，派了隊伍來監視。你若是要動手奪回老家，該受什麼樣的處罰！」

「立正！向右轉！開步走！」

不知道爲什麼，隊長忽然喊着口令，把保安隊帶走了。

一片呼聲沸騰起來。手臂的林子在空中搖動。小白旗子轟得更高，拂拂地順着冷風直飄。

「你怎麼了？」我看見弟弟眼睛裏有着水光，亮晶晶地。

「沒有什麼，」弟弟說，低下了頭。「不知道什麼緣故，我覺得心裏酸溜溜地。」

我也覺得心裏酸溜溜地，但決不是哀傷的酸。

這當兒，人羣中起了一種呼叱似的喊聲：「讓開點！讓開點！」

我回轉頭，從人頭和人頭之間望過去，只見在保安隊走去的反對方面排着一隊巡警，不知道幾時來的，人數比保安隊多上一倍的样子。幾個巡警離開了隊伍，揚起了藤條，在人羣中間推搡，呼叱，替一個掛斜皮帶的開道。

斜皮帶通過了才開又合的人羣，來到大學生的隊伍前，自己說明是公安局長。於是聽衆紛紛移動，把他作爲中心，團團圍住。

公安局長臉孔漲得通紅，言語不很自然。他問大學生誰是領袖，誰是負責的人，爲什麼幹搗亂行爲，爲什麼說搗亂的話。

一個大學生嚴肅地回答他：「我們沒有領袖！我們個個都是負責的人！我們撞城門，爬城牆，是有的，可是要問爲什麼把城門關起來！我們說的話，這里許多同胞都聽在耳朵裏，你可以問他們，有沒有一句甚至一個字是搗亂的話！」

聽衆一個都不響，大家把眼光注射到公安局長的身上。

公安局長大概覺得窘了，一隻手撥弄着制服的鈕扣，他喃喃地說：

「誰關城門！……沒有關城門！」

「沒有關？此刻滿城都知道這事情了，你會不知道？太把我們當做小孩子了！而且，也損害你局長的尊嚴！」

「哈哈哈哈哈……」聽衆齊聲笑起來。

「總而言之，」公安局長動怒了，「我不准你們在城裏宣傳，你們得立刻出城去！」

「抱歉得很，我們不能依你的話。我們有我們的計劃，預備在這里就

攔兩天。只要有人聽我們的，我們還是要宣傳。因為我們至少有救國的自由！

「我們要聽你們的！」聽衆中間迸出爽脆的一聲。

「這裡有好幾處鬧市地方，」另一個聲音繼續着喊，「你們一處一處去宣傳啊！」

「你們到城隍廟去啊！」弟弟也提高了小喉嚨喊出來，身軀跳了幾跳。「城隍廟地方大，人多！」

弟弟從清早起就對巡警抱着反感，這樣喊了出來，報了深仇似地，顯出痛快的神色。

「不錯，你們到城隍廟去啊！」許許多多的喉嚨湧出同一的喊聲。

公安局長回轉身，嘴裏嘟囔着什麼，態度十分狼狽。開道的幾個巡警也不揚起藤條來了，只把公安局長圍在中間，一同擠出了人羣。

一些人樂意做嚮導。大學生的隊伍跟着他們，向城隍廟湧去。公安局

長不知道那里去了。巡警的隊伍可並不撤退。見大學生走了，他們也就跟了上去。

我頓了一頓，立即牽着弟弟的手，三腳兩步往前趕。趕過了大皮鞋鐵塌鐵場的巡警的隊伍，趕過了興致勃勃的長袍短服的市民，趕過了沉默前進的藏青呢衣服的人物，我才仰起了頭熱情地喊：「表哥！表哥！」

表哥沈吟了一下，這才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說：「明華，想不到是你！呀，你弟弟也在這里！」

弟弟叫了一聲「表哥」，彷彿有點兒生分，也就不說什麼，只是努力地移動他的兩條腿，以免落後。

「我們聽了你的演說，」我說。「完完全全，從開頭聽起。也聽了那位同學的演說。」

「你覺得怎樣？」

「同剛才許多人說的一樣，覺得你們的話不錯。還有一層。平日聽先

生同爸爸講一些時事，說救國運動怎樣怎樣遇到阻礙，我總有點兒不相信。今天可親眼看見了。那個公安局長，聽他的言語，看他的臉色，好像救國運動就是他的讎敵！」

「但是你也親眼看見了許多聽衆激昂慷慨的情形。這幾天裏，我們遇見的聽衆差不多都是這樣。因此知道，雖然有種種的阻礙，救國運動是撲滅不了的！」

「我想城門一定是那公安局長關的，」弟弟自言自語。

「也不必去推測是誰關的，」表哥接上說。「總之有人要拒絕我們就是了。」

我看過一些外國影片：軍隊出發的當兒，軍人的親屬伴着隊伍前進。絮絮叨叨地談着話，旁若無人地表現各自的感情。現在我跟着表哥他們的隊伍在大街上走，步子急促而有節拍，同樣地談着話。我覺得自己就是影片中的人物了，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快感。

我問：「表哥，你什麼時候到我們家裏去？」

「這一回不能去了，」表哥抱歉地說。「我們出來時候約定的，共同過團體生活，誰也不能離開了隊伍幹自己的私事。」

我感覺很失望。心頭模糊地想，這個能言舌辯多見多聞的表哥如果來到家裏，就可以問他種種的事情，那多少快樂呢！

「你們今晚住在那裏？」我又問。

「現在還不知道，要等我們的交際員去想法。」表哥笑了一笑，又說：「說不定住在公安局！」

我對於這種泰然的態度非常地佩服。

在城隍廟又聽了兩位大學生的演說。沒有出什麼事。巡警的隊伍只做了另一個隊伍的陪客。

義務嚮導又要把宣傳隊領到紫陽街去。我們不去了，和表哥握着手，彼此說了許多聲的「再見」。

公園當然不去了。到得家裏，我們兩個爭着告訴媽媽，說表哥到這裏來了。

但是媽媽說她已經知道了。

「媽媽，你怎麼會知道的？」弟弟驚異地問。

「啊，舅舅上城裏來了？」我看見衣架上掛着一根手杖，很粗的藤莖，累累地突出一些節癥，用熟了，發出烏亮的光，這是舅舅的東西。

「舅舅就為找你們表哥來的。」

於是媽媽告訴我們：舅舅接了表哥的信，說寒假不回家了，為的要去做宣傳工作。舅舅認為這事情不妥當，有危險，馬上打快信去，教表兄務必回家。等了幾天，不見人到，也沒有回音。舅舅才親自動身，找到學校裏。但是人已經出發了。他一路打聽過來，知道表哥來在這裏，也就追到這裏。聽說今天早上這裏關了城門，不讓宣傳隊進城，他非常着急，來了之後只轉了一轉，坐也沒坐定，就慌忙地跑去了。

「你們想，」媽媽到了兒說，「做父母的對於兒子的愛護，真是什麼都不怕犧牲的！舅舅這樣的年紀，手頭又有許多的事務忙不過來，但是爲了兒子，就能不顧一切，冒着冷風凍雪，到各處去奔跑！」

「現在表哥在紫陽街，」弟弟感動地說。「舅舅如果跑得巧，也到紫陽街，就會遇見他了。」

「不過我知道，」我揣度地說，「就是遇見了，表哥也不肯跟了舅舅回去的。」我把表哥說的團體生活的話說給媽媽聽，接着把剛才所看見所聽見的一切說了個詳細。

下午兩點鐘的時候，舅舅跑來了。醬色的臉上滴着汗，眼珠子突得特別出，我和弟弟叫他也沒聽見，只是喘吁吁地說：「他，他們這批學生，給憲兵看守起來了！」

「在那裏？」我們娘三個差不多齊聲喊出來。

「在崇德中學！」

舅舅頓了一頓，於是敘述他剛才的經歷。

「我坐了一輛人力車，各處地跑。好容易遇見一隊宣傳的學生。一個一個細認，可沒有阿良在裏頭。問了才知道，他們共有四隊呢。跑了一陣又遇見一隊，也沒有阿良。這當兒憲兵來了，趕散了閒人，兩個對付一個，拉着學生就跑。學生不肯服從，還要宣傳，並且喊，罵。這就不客氣了，鎗柄重重地落在他們的肩膀上，腿膀上。你們想，我看着多少難過了，阿良一定在受同樣的災難啊！」

「他們竟敢打！」我說了這一聲，上顎的牙齒不由得咬住了下唇皮。

「後來我打聽明白，」舅舅繼續說，「憲兵押着學生往崇德中學去的。我就趕到崇德。憲兵守着門。大批的人在那里看望。他們說押了進去四批了。我知道阿良在裏頭了，急於要看一看他，他給打得怎樣了呢？可是憲兵攔住了我，不讓我進去！」

「我說茂育兒子在裏頭。唉，他們太不客氣了，出口就罵：『你生得

好兒子，專會搗亂，還有臉孔在這裏嘖嘖咕咕纏個不休！」我只得忍住了氣，告訴他們我預備把兒子領回去，切切實實教訓他一頓，教他往後再不搗亂。他們不聽我說完就是搖頭，說：「沒有上頭的命令，誰也不能放你進去，誰也見不着這批搗亂的傢伙！」

「我再想向他們情商，他們的錯柄舉起來了，他們把我當做學生看待！我這副老骨頭也去吃鎗柄嗎？太冤枉了，這才轉身就走。你們想，我心裏多少難過？明明找到了，只隔着幾道牆，他在裏邊，我在外邊，竟不容我見他的面……！」

舅舅再不能說下去了。他在室中繞了一個圈子，就像直栽下去似地坐到一把椅子裏，兩手扶着椅子的靠手，胸部一起一伏非常急促，宛如肺病的患者。他的眼睛瞪視着牆壁，彷彿牆壁上正開映一幕可怕的電影：捆綁，毆打，掙扎，抖動，乃至流血，昏倒……他終於閉上了眼睛，似乎這些景象太可怕了，他不願而且不敢再看下去。

「事情弄到怎樣才了局呢！」媽媽垂下了眼皮，悽然歎息。

「誰知道怎樣了局！」舅舅幽幽地說，閉上的眼睛僅僅開了一線。
「我早知道這事情不妥當，有危險。他偏不聽我的話，一心要去幹。誰真個願意當亡國奴？誰不想烈烈轟轟幹救國？可是也得看看風色。國沒有救成，先去吃鎗柄，受拘禁，這是什麼樣的算盤！」

椅子上有什麼東西刺痛他似地，他忽然站了起來，重又在室中繞圈子，同時喃喃地說：「你要宣傳，回家來對我宣傳好了。有什麼說的儘說個暢，我總之豎起耳朵聽你的。這樣，既不會鬧事，也過了你的宣傳癮。你爲什麼不這樣做，定要跑到各處去宣傳呢？」如果有人隔壁聽着，必然以爲表哥就站在舅舅面前。

唉，舅舅太誤會表哥他們了！他們那裏爲了什麼宣傳癮？我就替他們辯護：「照舅舅的說法，就等於沒有宣傳呀。宣傳是巴望大家真心真意地聽，並且吃辛吃苦地幹的，所以非各處去跑不可。」

「怎麼，」舅舅站定在我面前，睜大了眼睛，「你倒同阿良是一路！」

「今天早上，我和弟弟遇見了表哥。」

「你們遇見了他！」舅舅的臉色顯得又妬忌又惶惑，他焦躁地問：「你們看見他怎麼一副形相？」

「他說來很有精神，很有道理。聽的人滿街，他們的心都給他說動了。舅舅，要是你也在場，一定會像許多人一樣，不只是聽了他的就完事。」

「壞就壞在這種地方呀！」舅舅頓着腳說。

「爲什麼？」弟弟仰望着舅舅的鼓着腮幫的醬色臉。

舅舅不回答，卻轉個身，走到媽媽面前關切地說：「我看兩個外甥也不用進什麼學校讀什麼書了。進了學校讀了書，彷彿吃了教，自然會有那麼一套。你不聽見嗎，明華的口氣已經同阿良是一路了！」

我不知道舅舅什麼心腸。同表哥一路不好嗎？難道該同公安局長他們一路？他又說我們不用進學校讀書了，真是奇怪的言語！我不禁有點恨他。

舅舅繼續說：「這一回我若把阿良弄回去，再也不讓他上學了。大學畢業雖然好聽，有生發，冒了生命危險去掙牠可犯不着，犯不着。我寧可前功盡棄，讓他在家裏幫我管管事情，做一個鄉下平民。名譽上固然差一點兒，但兒子總是兒子，做爺娘的也不必提心弔膽了。」

「啊，我老昏了！」舅舅突然喊起來，一隻手按住太陽穴。「爲什麼不找馮老先生想法子呢？現在我就去，找馮老先生去！」

電燈亮了，爸爸已經回來，這時候舅舅重又來了。滿臉的頹唐神色，上氣不接下氣地說：「又撲個空！撲個空！……拿了馮老先生的信趕到崇德，……去了！……給憲兵押上火車，遞解回校去了！……還得趕到學校去找他！……這只得過了年再說了。……我的事務還沒有料理清楚。……」

明天就是大年夜。……末班輪船早已開了，……此刻只得僱船回去！」

爸爸勸他不必着急，遞解回棧，這就不妨事了。又說表哥這樣的歷練，對於他自己也是有益的事情。

媽媽請他吃了晚飯再走。

「不吃了。我餓得很——急飽了！跑飽了！此刻馬上開船，到家也得十二點了。」

舅舅說罷，提起那根藤手杖，轉身就走。我們送他到門首。一會兒，他的背影在街燈的黃光的那邊消失了。

簷頭滴滴搭搭挂下融雪的水來。

一篇宣言

校長先生接到了一個電報。依習慣先看末尾，寫着「教廳哥」三字。是教育廳來的，眼光像閃電一般射到電文的開頭，又像螞蟻那麼爬，爬過這些藍色複寫的文字。原來並不是什麼嚴重的事情，這才定了心。

電文的意思不過是你們一地方有一班教職員最近發布一篇宣言，這篇宣言是誰的手筆，望調查清楚，立即電覆。

「宣言確曾在報紙上看見過，誰的手筆可不知道，」校長先生想。「他們幹這件事情彷彿只瞞着我一個人，各校教職員簽名的有五六十個，我校的二十幾個同事，除掉一個公民教員，都在裏頭了。直到報紙把這篇

宣言登了出來，他們還是若無其事，不對我提起一聲。我說，「今天你們發表了一篇宣言？」張先生正在我的對面，他眼睛看着牆壁，說，「不錯，我們發表了一篇宣言。這樣烏烟瘴氣，喉嚨口忍不住了，說了這一番話，才覺得爽快一點。」其餘幾個人好像沒有聽見我的話，顧自看他們的教本，批他們的筆記，還有一兩個裝作忽然想起了什麼事情的模樣，匆匆走了開來。總之，他們不願意同我談到這篇宣言，我不是瞎子，我看得明白，我爲什麼定要同他們多談呢！」

但是，教廳的電報執在手裏，那邊在等着電覆，現在是不得不再同他們談一談了。私下打聽也未嘗不可，可是所費的時間多。去問別的學校參加簽名的教職員，又當然不及問自己的同事來得直捷痛快。自己的同事有二十幾個，問誰呢？那幾個假作沒有聽見的有點討厭，不去問他們。還是張先生，他雖然眼睛看着牆壁，對於人家的詢問總算給了個理睬。只要他說一聲，這篇宣言是誰寫的，把那人的姓名回復教廳，一件公務就辦了

了。

於是美術教員張先生被請到校長辦公室。校長先生讓他坐下，就提出簡單的問話：「你們的宣言由誰起草的？我要知道這個，請你告訴我。」

「王詠沂王先生起草的，」張先生毫不遲疑地說。

「王先生起草的？我可沒有料到！」校長先生立刻感到這件公務並不像樣輕鬆，彷彿有一條拖泥帶水的長鞭子抽過來，繞着他的身軀，一時未必容易把牠解脫。

「雖然由王先生起草，意思却是公同決定的，」張先生說着，用手指梳理他的留得很長的頭髮。「那一天大家聚在一起商量，一個說，這一層應得提一提，另一個說，那一層也得說一說。大家斟酌過後，湊齊了一串的意思。記不清是誰提議道，「就請王詠沂先生把這一串意思寫下來吧，他是國文教師，筆下來得。」王先生當仁不讓，回來就起草了這篇宣言。」

校長先生一個手指敲着桌面，搭，搭，搭，搭，眼睛直望着章炳麟的一副篆字對子，他自言自語說，「事情只怕有點不妙。」說了這句隨即縮住，臉上現出後悔的神色。但是經過了半分鐘光景的躊躇，眼光終於移到張先生臉上，他輕輕地說，「教育廳剛才來了電報，叫我調查起草人呢。」

「調查起草人，這是什麼意思？」

「誰知道什麼意思！總之不會因為這篇宣言寫得太好，要請起草人去當總秘書，這是一定的。王先生當時不擔任起草也能了，旁的學校也有國文教師，何必他老先生出手。」

「擔任起草並沒有錯兒呀。」

校長先生對這個離開學生生活不久的美術家看了一眼，歎息說，「張先生，你的想頭太坦白了。你多擔任幾年教師，想頭就會和此刻不同。你說沒有錯兒，依我想，他們在調查，保證有錯兒，只不知是重是輕。即使

很輕，偏偏落在我們校裏，你想，豈不是麻煩的事情？」

「這樣嗎？」美術教師感覺悵悵，又有點憤憤，一時說不出什麼。

「既然是王先生起的草，我不能不據實回覆，不過總得告訴他一聲，」校長先生重又自言自語。隨即按電鈴招來一個校工，教他去請王先生。

王先生來了。坐定下來，依習慣摘着鬚鬚根，油亮的袖底幾乎塗滿了紅墨水跡。聽罷了校長先生的敘述，他有點激動，兩頰發紅，可是沈靜地說，「這確是我起草的，請校長回覆教廳就是了。我想，這裏頭並沒有什麼大逆不道的話。要維護領土的完整，要保持主權的獨立，無非這一點意思。只要是中國人，只要有心肝的中國人，醒裏夢裏誰不想着這一點意思？」

張先生接上說，「前幾天北平二十多個大學教授發表一篇簡單明瞭的宣言，意思也是如此。用一句老話，可以說人同此心。」

「大學教授可以說的話，在中學教員口裏也許就不配說了，所以最好還是……」校長先生覺得這樣說下去未免多事，就換個頭緒說，「這篇宣言既然是王先生起的草，對於教廳方面，我不能不據實回覆。你王先生也諒解這一層，自然再好沒有。不過爲減輕責任起見，不妨說明意思是公同的，只由個人執筆而已。」校長先生的聲調顯得非常關切，憐憫的眼光透過大圓眼鏡落在王先生的不很自在的臉上，好像面對着一個洵氣而不見得可厭的孩子。

「這樣也好，」王先生接着說，就同張先生退出了校長辦公室。

校長先生把覆電打出以後，當天晚上，又接到教廳的電報，教把王詠沂所教兩班學生的作文本子快郵寄去。「果然不出所料，」這樣的一念閃過校長先生的心頭，纏在身上的無形的鞭子彷彿更緊了許多。這不比平常的抽查成績，顯然是禍事臨頭的預兆。如果禍事像一羣的隕石，不只打着一個人，却落在多數人的頭上，那真不堪設想。天氣本已寒冷，這當兒尤

其覺得凜冽，好像換穿了單薄的似的。

作文本子由王先生收集了來，校長先生就留住王先生，請他陪同做一夜的夜工。

王先生泰然說，「校長的意思是把這些本子覆看一遍嗎？我想不用了。對於批改的工作，我自己有數，不至於馬虎的。」

「不是這麼說。王先生，你想，如果這些本子裏有着什麼不妥當的話語，事情不是很糟嗎，尤其對於你？」

「不妥當的話語？」王先生笑了，「我自問是個最妥當的人，我們的學生也給管教得妥當不過，不妥當的話語怎麼會像蛀蟲一樣鑽進這些本子裏去呢？」

「什麼事情總得謹慎，謹慎是不嫌多餘的。」校長先生有點兒窘，但是越想越覺得他的主張非貫徹不可，於是說，「我以校長的名義，要你為學校着想，幫同我覆看一遍吧。」

這就沒有什麼說的了。王先生和校長先生直看了一夜的作文本子，天剛發亮，早起的麻雀在簷頭唧唧叫着的時候，他們才把這辛苦的工作做完。眼睛雖然離開了本子，還只見歪歪斜斜的字跡，像垃圾箱上面的蒼蠅，像傍晚天空的烏鴉，飛舞着，迴旋着。王先生擔任的是初讀，讀過一本，遞給校長先生去重讀。校長先生讀得尤其當心，一個詞兒，一句句子，都得細細咀嚼，辨出牠含在骨子裏的滋味。那滋味確是妥當的，王道的，才放過了，再辨另外的詞兒和句子。可是辨了一夜的結果，只發見在「秋天的郊野」這個題目之下，有七個學生提起農人割稻，用着「鎌刀」字樣，校長先生認爲不很妥當，把七個「鎌」字都塗去了。

「大概沒有什麼毛病了吧？」校長先生打着呵欠說，同時捻滅了懸空的電燈。

王先生非常疲倦，又生氣，早知道僅僅塗去七個「鎌」字，一分鐘工夫就足夠了，何必消磨整個的寒夜。他似理不理地說，「校長親自看過，

大概沒有什麼毛病了。」

校長先生於是把書記員從熱被窩裏叫起來，教他把兩級學生的作文本子分包封固，立刻派人去等候郵局開門，快郵寄出。

教廳來了兩個電報的消息在全校教職員間傳播着，各人心頭彷彿沾着了溼泥，很討厭，可是黏黏地刷不去。教員預備室裏的談話，就集中在這上邊。

「起草了一篇宣言，就要看他批改的作文本子，傻子也揣得透，這篇宣言有問題了。」

「有什麼問題呢？裏頭說的只是頂起碼的話，報紙在那里說，別地方的教育界在那里說，北平的學生也在那里說，難道我們就不能說？」

「不看見昨天的報紙嗎？上海的學生也在那裏發表意見，和我們的宣言差不了多少。」

「問題大概就在這裏。學生鬧的事情，教職員怎麼可以附和在一起

呢？北平的學生該打該抓，我們發表宣言就該受偵察了。」

「這樣說起來，教職員要和學生對立才是呢。」

「哈哈，這原是現在的真理。如果不和學生對立，也就做不好教職員。我們能夠在這裏吃一碗飯，多少總站在和學生對立的陣線上——並不是拆自己的衙門，真理是這樣，不說也還是這樣。」

「那末，我們根本就不應該發表宣言？」

「這個得分開來說。我們有雙重的人格，一個中國人，又是一個教職員。在中國人的立場上，人家聽不聽且不問，這一番話非說不可。至於教職員，好比編配在隊伍裏的兵士，惟有絕對地服從，不能夠自由說一句話。誰會看見第幾連第幾排的兵士發表過什麼宣言？」

「我們各自署上姓名，並沒有寫什麼學校的教職員，正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

「人家把我們移到了教職員的立場上去呢？」

「那只有受處分的份兒了。」

談話中止了，牆上時計的的搭聲突然顯得響亮起來。種種微妙的思想像蚯蚓一般在各人心裏鑽動，鑽動，畫成種種模糊的總之不見可愛的圖畫。

「如果處分落在王先生一個人身上呢？」美術教員張先生環視着各人的臉，熱切地問。

「我們替他辯白，他沒有錯兒。」

「況且是大家的公意，他不過動手寫了下來罷了，即使有錯兒，也該大家有份。」

「爲什麼要自己承認有錯兒呢？」

「我們可以聯合所有簽名的人，一同去見廳長，對他說，我們無非愛國的意思，難道現在已經到了不准愛國的時候嗎？……」

這當兒，校長先生的身影鑲嵌到印在地板上的斜方門框裏，於是時計

的的搭聲重又顯得響亮起來。

過了兩天，教廳的第三個電報又來了。校長先生慌張地拆開來看。看罷之後，纏在身上的無形的鞭子似乎抽回去了，他長長地吐了一口舒暢的氣。

電報的內容是這樣：查閱王詠沂批改的作文本子，尙沒有什麼不妥當，除立即解除教職外，不再給他旁的處分。

校長先生省得口說麻煩，就把這電報送給王先生看。王先生只覺身子往下一沈，模模糊糊之中，他看見東北無家可歸的同胞，他看見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飢寒交迫的災民，他看見大都市中成羣結隊的失業大眾，而他自己的臉相就隱隱約約在這些活動圖畫中出現，這一幅中有，那一幅中也。等到清醒過來的時候，他悄悄地帶了行李，頭也不回走出校門，坐上一輛人力車，直奔火車站。火車站上擠滿了好幾趟車的旅客，大家在那里說，上海學生鬧事，只怕火車不會開來了。雖然這麼說，大家還是等着，

時時走到月臺沿邊去，冒着刮面的冷風，望那平指的揚旗。王先生加入這批旅客中間，一手摘着鬚鬚根，也就悵悵地等着。

學校的教員預備室裏傳到王先生走了的消息的時候，大家有一種反胃似的感覺，同時朦朦朧朧浮起這麼一個想頭：「如果這篇宣言由我起的草呢？」

鄰 居

那一天傍晚時分，我和弟弟在門前玩兒。他向前走，兩隻手伸到後面來牽住我的兩隻手，算是拉黃包車。我一搖一擺跟着他。他嘴裏喊：「黃包車來了，黃包車來了。」

忽然一輛腳踏車從里門口閃進來。我並不特意去看，可是知道騎在車上的準是住在我們西首的那個日本孩子。不過一眨眼的工夫，腳踏車已經來到我們的身邊。爲要讓開我們這一輛「黃包車」，那日本孩子把車柄向左旋轉。不知道怎麼，他旋轉得不得法，車身却向右翻轉來。他趕忙跳下車來，這就撞到了我們的「小黃包車夫」。

「哇~~~~」弟弟哭了。他的胸脯貼在地上，兩隻手支撐着，兩隻脚一上一下地亂動。

我有點動怒。用兩隻手托着弟弟的臂膀，把他扶起來。啊，刺眼的鮮紅！他的張開的嘴唇塗着一腔的血。

「對不起，對不起，」日本孩子用中國話表示歉意，一壁把腳踏車靠在他自己門前的牆上。回轉身來，看見鮮紅的血，他也慌了，滿臉漲紅，直到頸根。他想了一想，說：「我去拿冷開水，冷開水，」就達達達跑進他的家裏去。

一會兒冷開水拿來了，還有消毒棉花。他蹲身下來，用棉花蘸了冷開水，給弟弟的嘴唇輕輕揩抹。弟弟還是「哇~~~~」地哭，豆粒大的淚珠兒一顆顆滾下來。我這時候好像醫生的一個助手，把弟弟的後腦托住，使他的面部仰起一點，同時安慰他：「不要哭了，一點點的痛算得什麼呢！」

「還好，還好，」日本孩子把弟弟嘴唇上的血揩去之後，放心地說。

的確還好，只上唇和下唇的黏膜各有三四分寬的一處破碎，鮮紅的血還在滲出來。

媽媽聽見了聲音跑出來了。她問明白了原因，又知道弟弟並沒有受到旁的損傷，就拍着弟弟的身軀說：「你再張大了嘴哭，血要出不止哩。不要哭吧，我們進去看圖畫書去。圖畫書上有高背心的駱駝，長項頸的鹿，很好玩的。」

弟弟聽見圖畫書，漸漸停止了哭，一隻手揩着眼睛，一隻手牽着媽媽往家裏走。

日本孩子挺直了身軀，又誠懇地說：「對不起，對不起。」

這時候我的怒氣已經消散了。我回答他說：「你不必放在心上。你也並不是有意的。」

「當然並不是有意，不過你的弟弟吃這個小苦頭，總是我累他的。」他說着不純熟的中國話，態度像一個在先生面前悔過的學生。

第二天傍晚時分，他到我們家裏來看我的弟弟。帶來四個嫩綠色的餅，算是送給我們的禮物。

弟弟的嘴唇已經結好了，留着兩個殷紅的癢，他看嫩綠色的餅很可愛，就取一個在手裏。

日本孩子說：「這是日本的東西，皮子和餡子都是豆做的。味道還清美。你們嘗嘗看。」

我請他自己也吃一個。味道的確不錯，比起我們的月餅來，沒有那樣甜，也沒有那樣膩，真覺得上清美兩個字。

從此之後，我和他遇見了常常隨便談話。我才知道他是生在上海的，在一家日本書店裏當學徒。他的父親在一家日本的什麼舖子裏做夥計，到上海來將近二十年了。

他告訴我日本的種種風俗：門首放着斜劈的青竹竿是什麼意思。屋頂上轟起魚形的布袋子是什麼意思。他告訴我住在日本的他們的親友的苦

況：做夥計的找不到職業。種出的喫不到自己種出來的東西。

我也把我家的情形告訴他。因而說起「一二八」那一回打仗把我家什麼都毀了，光顧幾個人沒有死。像小鳥做窠一樣，今天衝一根柴，明天衝一棵草，我們把家從新建立起來。可是到現在還沒有弄像一個家，有了箱子沒有櫃子，有了棉的沒有夾的。

「我們也一樣！」他激動地說。「那時候我家住在寶山路旁邊，砲彈把我家什麼都毀了。比起你們來，我們這場災禍尤其沒有名目。你們算是爲國犧牲，我們算什麼呢！」

「你們當然也是爲國犧牲囉，」我順口這樣說。

「這是你挖苦我了。他們胡鬧，他們歡喜幹強盜行爲，我們爲什麼要給他們犧牲呢！」他的聲音有點發抖，他的眼睛裏含着憤怒。

我抱歉地說：「請你原諒吧，我不應該這樣說的。總之，你們的犧牲和我們的犧牲，都得上在這批歡喜幹強盜行爲的人的賬上。」

「這樣說才對了，」他點點頭。接着他又恨恨地說：「日本人中間有這批人，是日本人的羞恥！我是一個日本人，在這一點上，我真實地覺得對不起你。」他說着，緊緊握着我的手。

我心裏着實有點感動，可是我回答他說：「你覺得對不起我也沒有什麼用處呵。我們總得鍛鍊自己的力量，用力量對付這批人，使你再不用覺得對不起我。」

他把我的手握得更緊一點，歇了一會兒才說：「我們也得鍛鍊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力量！」

我們東首那家人家搬走了。過了三天，就有新搬來的。搬來的東西有矮矮的紫檀几，鋪地用的厚蓆，一望而知是日本人家。隨即看見我們的新鄰居只有夫妻兩個，沒有小孩子。男的濃眉毛，高顴骨，連鬚短髭鬚。女的很瘦弱，塗了滿臉的粉，一副可憐的樣子。

臉，濃眉毛，高額骨，正是我們東首的新鄰居。他的脚步有點站不穩，敲了一陣，身軀搖了幾搖，就向前直撞，不得不伸起兩條臂膀來支撐住。

「半夜三更，你來敲人家的門，做什麼？」爸爸提高了喉嚨喊，完全改變了平時的聲調。

又是一陣「砰！砰！砰！」大概他的手覺得痛了，換了腳踢。門框震動，波及到亭子間的牆，好像要坍下去似地。他的嘴裏沸水壺一般滾着日本話，我們聽不懂。

這時候里裏的人聽見聲音出來看了，男男女女聚了二十幾個，中間有幾個日本人，西鄰那孩子的父親也在裏頭。他走過來同濃眉毛搭話。濃眉毛這才攤手攤脚地回答他，「會兒指指我們，一會兒向空中舉起他的拳頭。」

西鄰那孩子的父親聽明白之後，他用中國話告訴我們。說那人來敲門，爲的是我們家裏有一個孩子罵了他家「烏龜」，特地來找大人論

理的。

這個話真把我氣得要死。孩子，我們家裏只有兩個。弟弟年紀小，獨個兒不會出門。那末罵他家的就是我了。我爲什麼要罵他家呢？討一點嘴上便宜，學那種屏頭的行徑，我是向來不幹的。我就對爸爸說，我決不說謊，我沒有罵過他家。

爸爸託西鄰那孩子的父親告訴那人，憑正正的中國人的名義答復他，我們沒有罵過他家。

那人表示不相信的態度，臉紅紅地說了許多話，接着又回身敲我家的後門。幾個日本人商量了一會，走近來把他扶住，大概向他說一些勸慰的話，同時推推挽挽地送他進他家的後門。

人散了。各家的門啞呀地關上。只聽隔牆的樓梯蹬得騰騰地響，打着罵人調子的日本話滔滔不絕。

我們受了這一場誣賴，心裏都感覺不痛快，重行睡到牀上，一時睡不

熟。忽聽「拍！拍！」兩下，是手掌打着皮肉的聲音，隨即有嗚嗚咽咽的女子的哭聲。「拍！拍！」又是更重的兩下，哭聲突然尖銳起來，拖下去轉作震盪的調子，可以想見那個滿臉白粉的人正在打滾呢。

我聽，聽，聽，哭聲漸漸模糊了。

第二天早上，我到學校去，西鄰那孩子正騎着腳踏車出門，看見我就下車來和我一同走。他告訴我，父親方才對他講昨夜的事，原來那人喝醉了酒，先前不知道交的什麼氣，酒下肚就找人家生事。他又說裏面的幾個日本人都派那人不是，沒憑沒據，怎麼能隨便誣賴，半夜裏亂敲人家的門。

我聽說那人喝醉了酒，心裏倒寬了不少，胡作胡爲都不由他的意思，我們又何必怪他。我接着說：「他的醉很可以了，昨夜回到家裏，還打他的妻子呢。」

「他氣到這樣地步，想來真有人罵了他了。你是不幹這種沒意思的事

的，我相信你。可是有些人卻在那里幹。我在路上經過，耳朵邊也常常聽到『日本小鬼』的罵聲。」

「這不能怪他們，中國人和日本人中間的感情太壞了。」

「我也知道這一點，所以每聽到一回罵聲，我不恨那罵我的人，卻另有種說不出的難過。」

談到這里，我們已經走到里口。他就跨上腳踏車到他的店。我自到我的學校。

這一天下午，我從學校回家，看見有一個巡官三個警察坐在客堂裏。

那麻臉的巡官看見了我，把頭歪一歪，問說：「罵人的就是你嗎？」

「罵什麼人？」我不明白。

巡官努着嘴向東牆示意，說：「隔壁的日本人。」

媽媽替我回答說：「我們沒有罵過他家，剛才已經對你說過了。」

「不行呵。你們沒有罵過他家，他到領事館去可說你們罵過他家，領

事館就向我們說話來了。」

我聽說，把寬恕那人的心情完全打消了，他硬要咬定我們，真是無賴的行逕。我恨恨地說：「他自己喝醉了酒，誣賴人家，半夜三更亂敲人家的門，他應該受搗亂公安的處分！」

「他應該受處分？他要求我們處分你們呢！告訴你，小弟弟，現在是什麼日子，你要弄弄清楚。對日本人應該客客氣氣，上頭有命令，我們要同他們和睦。總不要嘴裏不乾不淨，也不要暗裏丟一塊小磚頭，射一根細竹片。鬧出事情來就是交涉，交涉！你這小身體擔當得起嗎？」

巡官的態度倒並不兇，他像學校裏的先生，我是在他面前受訓誡的學生。可是這訓誡我實在受不了，彷彿有許多尖刺，從後腦沿着背脊一直刺下去似地。我避開了那個麻臉，我自解開我的書包。

這當兒，爸爸回來了。巡官把那一套話重說了一遍，又說現在沒有別的，無非警告我們的意思，以後可千萬要當心。

爸爸的臉色很不好看，斬釘截鐵地回答說：「以前我們沒有罵過他家，以後也決不會無事無端罵他家的，請你放心好了！」

於是他們四個去了。可是我們喫過了晚飯的時候，又有兩個警察被派了來。先在我家客堂裏坐坐，據說要在這裏看守個通夜，一個前門，一個後門。爸爸說：「我們這裏並沒有事，做什麼要看守呢？」

「只怕你們闖事呀，」一個太監臉的警察說。

「我們沒有闖過事，做什麼要防我們闖事呢？」爸爸的聲音又像昨夜對那敲門人說話時候一樣了。

另一個警察按一按他的紅鼻子，向東牆努着嘴說：「你要知道，他們不好纏的呢。你們沒有闖過事，我們也清楚。有我們在這裏看守，你們也省得受冤枉。我們原是來保護你們的。」

「這樣說起來，我應該感謝你們呢。——對不起，我家要關門了，請你們到外頭去吧。」爸爸作着冷笑送客。

太監臉的警察從前門出去。紅鼻子的警察從後門出去。他們都顯出一副不高興的臉色。是爸爸的話使他們難受呢，還是不情願擔任一夜的露天看守，我可不知道了。

我們睡到牀上，只聽皮鞋底的鐵釘一步一步打着水門汀地發響。

第二天早上，派來兩個警察調班。到了下午，太監臉和紅鼻子又來上班了，他們把我家的客堂作為休息所，坐下來抽一支香煙，討一杯茶喝，還雜七夾八講一些關於他們私生活的事情。我們問他們：「這看守的差使什麼時候才完了呢？」他們扮一個鬼臉，說：「不知道呀。」

第三天早上，我又遇見西鄰那孩子。他告訴我說：「東首那傢伙經人家派他不是，臉上下不過去，他就堅持他的醉話，報告了領事館。真是活見鬼，你看，警察守了兩夜了。而且，他去領事館不止一趟，聽說昨天又去了。」

「那末今天或許又有什麼新花樣發生了，」我豫感地說。

我的豫感果然應驗了。下午放學回家，看見一個什麼員帶着四個警察坐在那里等我爸爸。媽媽對我說，他們一家一家都去關照過了，因為我家情形特殊，非等爸爸回來當面關照不可。

媽媽又說：「有些人家在怨我們呢。他們不問事情的底細，只說我們鬧事，累他們住得不平安。」

我聽了感到異樣的不舒服，只好對媽媽苦笑。

爸爸回來之後，那什麼員像訓斥他的屬員一樣滿不在乎地說：「據說昨天又有有人在罵你家隔壁那位鄰居了。」

「他說是我嗎？我的女人嗎？我的孩子嗎？」

「倒沒有說，總之又有有人在罵他就是了。」

「那我可不知道。也用不着教我知道。」

「我對你說，對待日本人總要有禮貌，客客氣氣，和和睦睦，才是道理。你是讀書人，應該看見了上頭的命令。在你們這地方，尤其要當心，

因爲日本人住得多。一家不安分，鬧出事情來，弄得大家都吃虧，不是麼的。」

「請教你，這個話爲什麼要向我說呢？」

「不只向你說。一家一家都說過了。因爲事情是由你們家裏起的，所以特地當面對你說。」

「由我們家裏起的？」爸爸的臉色發青了。

「嚇，他昨天還在說呢，先是你家的孩子罵了他家。」那什麼員轉過他的肥臉對着我，點點頭說：「恐怕就是這個孩子吧。」

我正在想，把這個肥臉重重地打牠幾下倒是痛快的事情，爸爸忽然頓一頓腳，用力地說：「他還在說，好，我同他決鬪去！」

那什麼員一把拉住爸爸的衣袖，肥臉上現出慌張的神色，說：「你可以輕輕一點說？決鬪，那里可以瞎來來的？萬一傷了人家一個指頭，弄得與兵動衆，你就是十惡不赦的罪魁禍首！」

「不然，我只有讓他。」爸爸堅決地說：「你們放心吧，明天我一準搬家！」

那什麼真的臉色果然像放心了的樣子，可是他拍拍爸爸的背心說：「搬家，那又何必呢？你若是搬了，倒見得怕了他似地，我們中國人太沒有用了。」

「明天一準搬家！」爸爸頭也不回，好像對他自己說的。「免得做了十惡不赦的罪魁禍首，寫在歷史上遺臭萬年！」

媽媽順着說：「我也贊成明天搬家。這樣囉囉囔囔不清，教人麻煩死了！」

睡了一夜，爸爸一清早就跑出去。我不去學校，幫助媽媽理東西。一會兒爸爸回來了，說租定了朋友人家一間樓面，同時把搬運夫也僱了來。下午，前門那個太監臉的警察調班來了，看見搬運夫正把末了一車的東西拉走，他做一個很難看的笑臉對爸爸說：「到底你們讀書人，懂道

理，識相。讓了他們就是了，何必同他們爭什麼意氣。我們也好鬆一鬆肩膀，我想，明天該不用來上班了。」

爸爸沒有理睬他。

我走出那所住了將近四年的屋子，特地走到西鄰的門首去站一歇。黑漆的兩扇門關着。那孩子還沒回來呢。我竟不能夠向他道一聲分別。

逃
難

李先生從皮包裏掏出鑰匙，插進後門上的「司配合」，手勢很熟練。後門開了，李先生偏身走進，就把後門關上，差不多沒有一點聲息。

樓下人家睡了，只樓梯上頭漏下一道燈光來。李先生右手扶着樓梯的欄杆，輕鬆地一步一步點上去。二千五，一千八，再加三百，三百，六千的整數只差得一百了；他作加減法的心算。他有一種習慣，跟修行人有點相像：修行人空閒下來就默念阿彌陀佛，他空閒下來就作加減法的心算。

李太太正在那里上零用帳。帳簿是李先生在大學裏用賸的學生點名冊，已經有了出席缺席的符號，再寫上淡鉛筆的字，由老花眼睛看去，不

免糊塗。雖然糊塗，李太太可不怕麻煩，總要耐着性兒一遍一遍計算，求得一個準確的總數。但是李先生回來了，她不得不暫時把手裏的鉛筆頭放下。

李太太看見出現在門口的李先生滿臉的喜氣，笑意藏在眼下的幾條皺紋裏，尖尖的滿生着短鬚的下頷也透出一團高興。三十年將近的夫妻還有甚麼看不透，她知道他一定遇到天大的幸運了。這樣的臉色是難得的，只在得到大學裏的位置的時候，曾經像黃梅天的太陽一樣現過幾回。最近幾個月來，只見他皺眉頭罷了。

李先生把皮包珍重地放進五斗櫃的抽斗裏，鎖上了，袋好鑰匙，然後在李太太的對面坐下。他說：「今天又是教務會議，無非一些老套頭，竟消磨了兩三點鐘。」他的眼光在學生點名冊上停了一下，又說：「我忘了，你把那瓶紅玫瑰燒拿來，我是買了鱸魚在這里。」他站起來開抽斗的鎖，從皮包裏取出了一個草紙包，重又把抽斗重重地鎖好，才回到他的椅

子上。

李太太在衣櫥腳邊拿起那瓶玫瑰燒，瓶肩上一層的灰塵。她用抹布揩了一周，拔去瓶塞，替李先生斟酒。殷紅的液體在玻璃杯裏漲起來，不到一寸光景，李先生連忙喊住說：「有了，有了，這點儘夠了。」她就住了手。

李先生解開草紙包，數一數，是六塊，自言自語說：「還不算少。」他檢起一塊「肚當」遞給重又坐到對面來的李太太，說：「你也喫一塊。」第一口酒沾着嘴唇，經過口腔咽下去，全身感到一種異樣的鬆快，好在像理髮舖裏受那電氣傢伙的按摩。同時他的嘴裏發出「呃」的一聲。

李太太眯着眼睛，用兩個指頭拔那塊「肚當」的胸骨。

室內安靜得像太平盛世一樣。

弄口傳來賣夜報的沙啞的聲音：「……銀行關哉……看夜報……老太太婆……銀行……夜報……」

「甚麼？聽！」李先生心裏突然感到一陣空虛，睜大眼睛直望着李太太，他的右手不自主地把玻璃杯握得加緊，彷彿這玻璃杯是眼前僅有的把握得住的東西。

李太太莫名其妙，也睜大眼睛直望着李先生，說：「那是賣夜報的，每天晚上都來的。」

「我知道賣夜報的，聽他說甚麼！」

賣夜報的走近來了。「喂，阿要看夜報？貨殖銀行關哉！喂，阿要看夜報？鐵門關得緊屯屯，門前男男女女擁仔七八百，『三道頭』打也打弗開！喂，阿要看夜報？一個老太婆存仔一百塊洋鈔，要拿老性命搭鐵門去拚！喂，阿要看夜報？貨殖銀行關哉！……」

李先生這才透一口氣，心裏重又充實起來。一個躊躇不決的難題決定下來了，他呷了一口酒說：「明天一準去辦！」

「明天去辦甚麼？」

李先生側耳聽一聽，樓下人家並沒有聲息，才輕輕地說：「去拿回食貨銀行的存款。這一筆也是定期，八月十六才到期。可是等不及了，我情願不要他們的利息，我只要拿回本錢。」

「爲甚麼不要他們的利息呢？」李太太問，隨即撕一點鱸魚送到嘴裏。

「你不知道，最近幾個月來，我非常煩惱。只因對你說也沒有用，所以一直悶在肚裏。到今天，總算好了，我的最大的一筆存款拿回來了！」李先生說到這里，回轉頭去，用撫愛的眼光看那五斗櫃的抽斗。

「是這樣嗎？」李太太還是不甚了了。

「你不看報，又不到外頭去，你不知道外頭的市面。外頭市面很不好呢，金融窘迫，銀行錢莊家家都危險。陰曆年底，銀行錢莊關門的有好幾家，記得告訴過你了。接着是『三底』，又有好幾家關了門。不久端節就到了，不知道又該輪到那幾家倒楣。剛才不是聽見的嗎？貨殖銀行今天

關門了！銀行錢莊一關門，存錢的人就好比跌落在井裏頭，傷重傷輕，有命沒有命，都得看你的運道。你想，我積起一點錢來不是容易的事，如果銀行倒了，豈不白費了一輩子的錢？而且我的錢又都存的定期。你想，教我怎麼不要煩惱得好像腦筋上一直束着一條案子？

「我看你常常皺眉頭，原來爲了這個。」

李先生又呷了一口酒，嚼着燻魚，臉上做出一副愜爽神色，繼續說：「我走到大學裏，一班同事聚在一塊，談論的無非是甚麼銀行靠不住了，到端節有二三十家銀行錢莊要倒閉了，現在是金錢都要逃難的時代了，這一套話。我不去接他們的嘴，好像這些事情同我全不相干一般，但是我的心裏正在想我的錢能不能逃脫了這災難。我走到街道上，看見這一家是特別大減價，那一家是關店大拍賣，鬧市的轉角處，店舖大多廢了空屋，有幾條街上，竟接連有十幾個店面貼着召租。我不敢看這種景象，把眼睛直望前面，且是我心裏好像有誰在告訴我，錢要逃難是很少希望了。」

「哦，」李太太聽得出了神，只連連點頭。

「我熬到今天總算好了！」李先生這才把剛才藏在腿下的幾條皺紋裏的笑意施展到額頰部分。「那家銀行幸而沒有關，我的最大的一筆存款連本帶利都拿回來了！」他尖着嘴指那五斗櫃的抽斗，他聲音轉得更輕一點說：「三千五百塊，就在我的皮包裏。」同時三千五，一千八，再加三百，三百，六千的整數只差得一百了；他又電掣一般溫習了一回加減法的心算。

「這的確是可喜的事情，」李太太也回報他一個笑臉。

「明天去拿回了食貨的那一筆，就更放心了。在這個時期，誰捱得過去誰捱不過去全沒有準兒，況且前幾天食貨已經有謠言，今天不關，說不定明天後天就關。我明天一早去提，只要拿回本錢，不要他們的利息。算利息也有百來塊錢呢，就爲這一層，我一直躊躇。現在是決定犧牲了，我知道貧小就要失大。我只希望他們要關在明天下午關。」

「你拿回了這許多錢放到那里去呢？」李太太看着那五斗櫃，想這里決不是安全之所，時常有得聽見，幾個強盜擠進人家，伸出手鎗教主人自己開抽斗開箱子，拿了東西就走，還說若要報捕房就得吃手鎗。

李先生喝了紅玫瑰，帶紫的臉皮顯出光彩，他用兩個指頭摘那下頷的短鬚，得意地說：「自然還是存到銀行裏去。已經想停當了，明天去看樂山，一股腦兒託他存在他的銀行裏。」

「託樂山？」李太太不禁有點疑懼，她覺得這個辦法跟李先生平日的脾氣很不相應。

李先生立刻明白了李太太話裏的意思，笑一笑說：「我會對他說：『這筆錢是一個知己朋友託我的。老表姪在這里當會計主任，請看我的面子給照顧一下。萬一銀行有甚麼風險，就託老表姪儘先提一提。』這樣對他說，不是一點痕跡都沒有嗎？這回當然存活期了，存摺就託他藏在保險箱裏。」

李太太很佩服李先生的周妥，熱誠地說：「這樣是再好沒有了。」

「然而也不過眼前之計罷了。」暫時忘記了的憂慮重又兜上李先生的心頭，他的聲調就不免帶一點淒楚。「你不知道，通貨膨脹，總有一天要來的——這就是說，市面上只許用鈔票，鈔票不兌現洋錢——聽他們說，來的時期不遠了，不是今年就是明年。你想，到那時候，樣樣東西都飛漲起來，一雙鞋子要五十塊錢，一件衣服要兩百三百塊錢，我的錢存在樂山的銀行裏，就算一毛一分都不被倒掉，又買得成幾雙鞋子幾件衣服？」

「要這樣嗎？」李太太悵然望着攤在草紙上的四塊鱸魚，心裏糊里糊塗在想，到那時候，一包鱸魚該要十塊錢吧。她記起李先生講給她聽的故事來了。「不是從前外國大打仗以後，德國有一個有趣的故事嗎？哥哥成人，把父親的遺產存在銀行裏，結果鈔票不值錢，弄得完全沒有辦法。弟弟不成人，把父親的遺產都變了酒喝到肚裏，贖下半屋子的空酒瓶，結果酒瓶有用，還可以換好些時的飯吃。依我想，時世既然這樣子，你的錢也

不用存到銀行裏去了，還是買點真憑實據的東西來得好。到那時候，我們就像那個弟弟，還有半屋子的空酒瓶。」

「買點真憑實據的東西！」李先生把玻璃杯一推，表示他對於李太太的計議的蔑視。「你說說是很容易的。你要知道，究竟是說少也不算少的一筆錢呢！」同時他又來一回加減法的心算：三千五，一千八，再加三百，三百，六千的整數只差得一百了。「去買甚麼東西好？買米嗎，要蛀的。買紗嗎，要爛的。而且那里來棧房？」

李太太又只有點頭的份兒，她相信米跟紗雖是真憑實據的東西，可是都不能買。

「回到家鄉去買十間八間房子嗎……」

「這個想頭對了！」李太太本就討厭在上海住家，十五塊錢租一間前樓，甚麼事情都限定在這里幹，對面是人家的晒臺，不拉攏窗紗，就同住在路旁一樣，晾衣裳上晒臺，要走那伶伶仃仃的扶梯，取水要去湊樓下

的自來水龍頭，又是十幾級扶梯……住家在上海的不安舒，不便當，她說起來至少有一個鐘頭好說。如果有十間八間房子，在家鄉地方，又是自己的，安安舒舒住在裏頭，她想，那才真個叫做享福了。

「你說這個想頭對嗎？嚇，房子還沒有買成功，家鄉的小報早就給你登出來了，那些傳消息的人早就給你在茶館裏傳揚了，說李某人在上海發了財，現在回鄉買房產來了。於是姓張的跑來看你，沒有辦法，幫上點忙，姓王的趕來尋你，過不下去，借幾塊錢。那還算安逸的日子嗎？而且房產也不是頂牢靠的東西。土匪鬧事，打家劫舍，是常常有的。又逢去年這樣的年成，種田人沒有米吃，只好吃草根樹皮。倘若鬧起事來，十間八間房子那里禁得起一燒。還不是一場空？」

李先生把可能的生路都指出來，但是立刻自己批駁，說明這並不是生路。這就陷落在四面碰壁的境界裏頭，除了一聲絕望的嘆息，再不能作甚麼努力。藏在眼下一幾條皺紋裏的笑意完全消失了，眉頭覺得緊緊，皺紋構成

怪蟲似的圖案。但是忽然又倏變得非常達觀，他苦笑地說：「這點點錢算得了甚麼！丟了就丟了！人家幾十萬幾百萬，還不是一樣地靠不住！」

室內靜默。窗外傳來小孩的啼哭聲。

李太太意興闌珊地把眼光回到學生點名冊上，覺得自己寫的淡鉛筆字一片模糊，就想起了最近萌生的一種微薄的欲望。她露出希冀的臉色對李先生說：「今天我到隔壁王家去聽無線電話，有一家眼鏡公司在那里報告，說無論平光的近視的老花的眼鏡只要一塊多錢，而且是德國貨。我想去買一副來戴，近來上帳越來越看不清了。」

「那只要改在白天上好了。你又不看旁的書報，針線也難得做，何必買眼鏡。」李先生一手支着多鬍的下頷，爽脆地給她一個駁覆。照他的神態，好像說，眼睛老花算得了甚麼，看不清就看不清好了。

「你說不用買就不買。」三十年將近的順從，使李太太聽了這駁覆絕不發生一點反感。她明白李先生的脾氣：買一件東西總得經過多方的考

慮，爲的是只怕浪費了錢。她明白李先生的興味就在積錢的數字上；前幾年他還沒有整數的存款，抽斗裏藏着幾個大紅的墨綠的小摺子，每一回帶了一個出去又帶了回來，看看那末一格裏記着的阿刺伯數字，至少有兩三個鏡頭的高興。她也曾近乎撒嬌地問過他，膝下既沒有兒子，所生一個女兒已經出嫁；手頭有錢落得享用，何必儘積在這些大紅的墨綠的小摺子上。他的回答很妙，他說：「何必積在小摺子上，你的話說得好輕易！我自然有我的道理，你不會懂得的。」她就相信他有他的道理，這個道理非常深奧，她也不再希望去懂得牠。現在他不贊成她買眼鏡，她想，跟那非常深奧的道理至少總有點兒關係。

第二天早上，李先生醒得很早。睜開眼來，立刻警到五斗櫃的那隻抽斗。抽斗好好地關在那里，同昨天晚上他臨睡的時候一樣。他匆忙地起身，拉開轉成了灰色的白洋紗窗簾，窗外正下着濃濛的細雨。

李太太隨即起身，料理李先生盥洗穿衣的事。兩個人把昨晚積下的燼

魚作爲小菜，相對吃了早粥。李先生就匆匆地挾着皮包撐着雨傘出門。

他搭了三等電車到大學門口，號房正在刷牙齒，白膩的漿汁塗滿了嘴的周圍。

「你給我到教務課去說一聲，我今天有事，上午的課不能上了。」

號房沒有輛出牙刷來，只對李先生點了點頭。

李先生重又跳上電車，過了幾站換乘另一路的車。直到將近食貨銀行的一站，他懷着「不要剛剛碰到厄運」的恐懼心情跨下車來。

五層的建築兀立在他面前，粗大的石柱淌着汗，鐵閘沈默地關着。他的心突然一沈。但是他立即覺察，鐵門上並沒有甚麼佈告，那只是還不到開門的時刻罷了。幾個報販急忙地跑過，嘴裏喊着各種報紙的名稱。他瞥見專把引人的消息用特別紅色大字印出的那份報紙，是「貨殖銀行倒閉」六個紅字，並沒見「食貨」的字樣，這更使他放了心。「到底不至於剛剛碰到了厄運，」這樣自慰着，他站定在食貨銀行的石階上。雨絲來得粗而

密了，細水滴通過了布傘的孔隙飛到他的臉上。

三千五，一千八，再加三百，三百，六千的整數只差得一百了；跟修行人空閒下來就念阿彌陀佛一樣，他用這加減法的心算來消解等待的無聊。忽然有一條水淋到他的面頰上來，他的心算才被打斷。回頭看時，原來是一個矮矮的翦髮女子，她的黑綢小傘的一根傘骨正指着他的面頰。他懶得回她說話，只移動身子讓過一點。這當兒，他發覺石階上不再像剛才那樣清靜了，上上下下差不多站滿了撐傘的穿雨衣的男女，估計起來該有五六十個。

鐵門由佩帶手鎗的巡捕開開了。石階上的一夥男女一擁而進，傘尖流下來的雨水在柚木地板上畫着符籙似的條紋。李先生腳裏有釘，加緊幾步，就佔到了檣檯上矮銅欄杆的一個洞口，扇子形的欄額上，刻着個陰文的十字。他的手勢很敏捷，一下子就把皮包裹的一張存單檢了出來，送進那洞口去。他做得很泰然，說：「對不起，要提一筆款子。」

洞口裏一個梳得油光光的頭從新聞報上抬起來，一手接了李先生的存單，眼光懶懶地移上去。「甚麼，要提這一筆款子？」

「是的，要提這一筆款子。」

「是定期存款呢！」

「是的，我知道是定期存款。」

「要到八月十六才到期！」

「因為有急用，今天想提一提，我情願不計利息。」

「就是貼我們利息也不能提！」油光光的頭有點動氣了，把存單塞出

洞口來。「你看，背面的章程第六條！」

旁邊一個大胖子把李先生一擠，就用兩隻厚厚的手抓住矮銅欄杆，獨個兒佔據了半個的洞口。他在同那油光光的頭辦交涉以前，向李先生努一努嘴，彷彿說，「第六條章程都沒有看清楚，倒要在這里鬼纏，耽擱別人的工夫！」

李先生拿着存單，像戰敗的兵士一樣糊里糊塗退下來，才看見一排矮銅欄杆的戰線上，每個洞口有好些個英勇的戰士在那里進攻。獨有他失敗了，最壞的是再沒有攻上前去的資格，怎麼辦呢？他無意識地旋了一轉，然後冒冒失失向外走，走到石階上豫備撐起傘來，才把存單塞進皮包裏。他不再坐電車了，在人行道上低着頭走，可是並不注意積水，往往在積水最多的地方踏下去。他心裏充塞着不可描狀的懊喪，昨天打算得好好的，現在是完全不對了！看食貨銀行的那種形勢，說不定就會在今天下午關上鐵門，從此再也不開。用甚麼方法拿回這一千八百塊錢呢，而且必須在眼前一兩點鐘以內？

走走走走，忽然發見了一線的光明，他硬着頭皮下個決斷，對自己說：「除了這樣辦，再沒有旁的希望了！」他立即雇黃包車，價也不論，坐了上去，只教車夫快跑。不到十分鐘，他已坐在樂山做事的那家銀行的會客室裏。

市面不景氣呀，地產抵不來款項呀，銀行錢莊家家都是今天不知道明天呀，樂山敘述這一番，代替那「今天天氣好呀，哈哈！」之類的寒暄。李先生不便阻止他，只得「是呀，是呀」地聽下去，每聽一句心上就像給刺了一針。好容易捉到了一個空隙，他就露着笑臉對樂山說：「老表姪，今天有一件小事麻煩你。有一筆款子，要存在這裏，是我的一個知己朋友的，他姓呂，疊口呂，戶名就寫『權記』好了，存是存活期。他的意思，近來風聲不好，要給錢找一個安穩的處所。他知道我有一位老表姪在這里，特地託我跑來轉託老表姪，務必給他照顧一下。存摺就放在這里好了。」李先生說到這里，他的頭在茶几上方斜湊過去，把聲音抑得很低，說：「萬一那個的話，——請老表姪不要見氣，現在的事情是說不定的，——你們自己人，總可以預先想法子。老表姪，看我的面子，就算幫我的忙，答應了他的請求吧！」

樂山對表伯斜睨了一下，彷彿嫌他的話太那個一點，但是立即滿口應

承，表現出活潑明快的青年商人風度。「可以的。照應一下，可以的。數目不多吧？」

「不多，才三千五百塊錢。」李先生的心定了大半，他吐一口氣，把身軀正正在沙發裏，欣幸自己的謀算的成功。一句話在他心頭這麼一閃，「這回真個給我逃脫這個難了！」

「還有一點小事情，」李先生的頭重又在茶几上方斜湊過去。「我有一筆小款子，在食貨裏存的定期。最近食貨有了謠言。陌陌生生的，去提不到期的存款，他們當然是不付。不知道老表姪有沒有法子替我想想？」李先生兩隻眼睛看定樂山紅潤的面頰，全身似乎停止了血行完全僵化了一般。

「多少呢？」

樂山對於表伯在銀行裏有了存款並不覺得驚異，這使李先生未免感到失望。但是這個當兒也無心計較失望不失望，李先生立即用敏捷的手勢把

存單掏了出來，授給樂山說：「少得很，只有千八的小數目。」

樂山把存單看了一眼，站起來說：「表伯請坐一歇，我去打個電話，食貨裏有幾個熟朋友。」

「好極了！好極了！」李先生望着樂山走出會客室去的背影，感激得幾乎掉下眼淚來。早知如此，剛才何必去撞甚麼木鐘！再一轉想，只要樂山打電話成功，撞木鐘的事情只當沒有做好了。於是李先生心裏充滿了祈禱的心情。然而並不完全忘記了加減法的心算，祈禱一陣之後，就來一回練習：三千五，一千八，再加三百，三百，六千的整數只差得一百了。

「弄妥當了，」樂山回進會客室來，聲音裏毫沒有誇耀功德的意思。「這存單由我這里馬上送去，取本不計息，原手帶錢回來。」

「好極了！好極了！」李先生再也找不到別樣的話，接着訥訥地說：「錢拿來之後，還得費老表姪的心，同呂君的那一筆一樣辦理。」隨即鄭重地點交所謂呂君的那一筆錢。

「萬一那個的話……」李先生推住樂山的身子，意思是教他不要送。
「不勞表伯叮囑，總之我特別照顧就是了。……表伯難得來，應當送到門口。」

雨停止了。馬路旁法國梧桐的嫩葉在微風中招展。十幾層的大廈的頭頂上現出幾抹淡紅的雲。印度巡捕執管着的紅綠燈擋住了無數的車輛，同時放走了無數的車輛。一簇一簇的人急急忙忙向前進行，像夏天的螞蟻。李先生對着這天時人事都有復興之兆的景象，不禁想大喊一聲「我也安全了！」笑意藏在眼下的幾條皺紋裏，尖尖的滿生着短鬚的下頷透出一團高興。

過了三天，李先生起身之後正在洗臉，只聽得一陣扶梯響，闖進門來的是樂山。「表伯，我們的銀行完了！對不起得很，你的囑咐沒有給你辦到。實在來得太快，事前沒有一點消息。昨天晚上十一點才接到兩個電報，說分行站不住了。我們一算，虧折到一百多萬，只得宣告清理。」

「竟逃不脫這個難嗎！」李先生無力地說。他只覺得牆壁，牀，對面人家的晒臺，樂山，李太太，簞子，門，粗織成一條無盡的帶子，在他的周圍旋轉。

一個小浪花

吳先生忽地站起來，把收音機的開關旋轉，室內就顯得異樣靜寂，只從後進的屋子送來輕微的骨牌聲。

「阿二，」吳先生把電燈開關也關上，不耐煩地跑出書室，「快去點燈，我立刻要出去。」

「噢，是啦。」

吳夫人在後進聽見了，嬌聲嬌氣地問：「誰又請你吃酒？吃了酒早點回來。這幾天天氣不好，露水重，回來晚了恐防傷風。」

「誰吃什麼酒！」吳先生咕嚕了一聲，急忙趕到門前。阿二正在那里

點車燈，吳先生就跨過阿二的肩膀坐上包車。

「先生，到那裏？」阿二把自來火盒塞進衣袋，隨即把車柄提起。

「不到那裏，你拉着跑就是了。」

「膠皮輪在碎石路上一高一低地轉動。晚風吹亂吳先生的頭髮，使他不自主地抬起手來梳掠，這才省悟忘記戴了呢帽子。」

「這裏停一停，」吳先生伸出右手，手裏拿着一張鈔票。「兌五塊錢銅板。」

阿二放下車柄，接了鈔票，向煙紙店兌銅板。洋價三千四，五塊錢兌換整整的十七包。兩手捧着，放上包車的脚步，阿二重又拔腳奔跑。

「再兌五塊錢銅板，」吳先生手裏又是一張鈔票。他瞅見那塊排瓷牌，不禁咕嚕說：「這一家只有三千三百九，要吃虧五個銅板呢。」可是他並不把執着鈔票的手縮回來。

阿二有點摸不清頭腦，向主人家看了一眼，又去捧來一堆銅板壓在脚

踏上。

就像這樣子，遇見烟紙店就免錢，免了錢再跑。跑過幾條大街，吳先生的下半截身軀差不多給銅板圍困住了：腳踏上是銅板，齊到膝蓋，坐墊下是銅板，把坐墊頂了起來，屁股兩旁是銅板，嵌得坐骨部分很不舒服，大腿上面也是銅板，只覺得行一步加重一步。

「好了，」吳先生喘吁吁地說，「回去吧。」

阿二口也不開，嚙了口氣就跑回頭路。他的臉上掛着曲折的小河流。

到家裏的時候，吳夫人的馬將局已經散場，客人去了，吳夫人陪着老太太在那裏剝蓮心。

阿二跟着吳先生把第一捧的銅板進送來，放在板壁腳下，吳夫人就問了：「你沒有去吃酒嗎？免了這些銅板做什麼？」

「何止這些？我出去一趟，免了一百另五塊錢的銅板呢。實在車子裏放不下了，不然還得多兌。」

「你發什麼癡？」吳夫人有點驚訝。

阿二用衣袖揩着臉上的汗，暫時立定不動，一雙眼睛看定主人家，肚皮裏也含着一句：「你發什麼癡？」

「發癡？」吳先生兩手執着拳頭捶着兩條大腿。「你看，明天洋價準保大貶，或是三千或是二千，都說不定。今天我兌一百另五塊錢，至少可以便宜一二十塊錢。」說到這裏，他吩咐阿二說：「外面的銅板再去拿進來呀。」

待阿二走了，吳先生湊近吳夫人和老太太的座頭，輕輕地說：「我們好久好久擔心着的那件事情，明天要來了！」

「真的嗎？」吳夫人和老太太立刻會意，差不多齊聲喊出來。

「怎麼不真？我聽見無線電的報告，說那件事情來了，就在明天！」

「你這個……」吳夫人霍地站起來，頓了一頓，轉換話頭說：「你怎麼不早點對我說？倒去兌銅板！你以為一二十塊錢便宜得要命了，不想想

吃虧的地方何止十個一二十塊錢。二十個三十個一二十塊錢！」

「便宜一二十塊錢總是的，」老太太下不來判斷，只是依照老習慣迴護她的兒子。

「現在什麼時候了？」吳夫人看手錶，「七點三十八分。夜市還沒有收。我要出去買東西。」

「你去買什麼？」老太太問。

「我去兌幾副錫子。雖然鄉氣騷騰不要戴，擺在那裏究竟是硬貨。」

「不錯，究竟是硬貨。」老太太表示極端信服。

吳先生搔搔頭皮，頹喪地說：「銀行要明天上午九點才開門呀。」

「你不用管。阿二，你的銅板不要搬進來了，就放在門房裏。我立刻要出去。」

「噢，是啦。」阿二放下第二棒的銅板，轉身向外跑。

吳夫人匆匆洗了手，衣服也不換，拿起小皮包趕到門前。坐墊底下的

銅板還沒有拿出來，這使她生氣了，「討厭！快點！快點！」

阿二急急忙忙來回兩趟，才把坐墊底下的銅板出清，他自己就像預備去攫取烏獸的獵狗一樣，伏在兩條車柄中間。

吳夫人坐上包車，簡捷地說：「到紫陽街天寶。」

天寶裏的幾個夥計正在那裏打呵欠。電燈光照着玻璃櫥裏的那些銀傢伙，店堂裏好像月光下的空場那樣淒清。待吳夫人走進來，幾個夥計才領一領神，伸一伸腰同臂膀。既而聽說要兌錫子，接生意的矮胖子臉上更露出了笑意，把吳夫人讓到店堂背後的客室裏去。另外幾個夥計也有點興奮，大家用欣羨的眼光送那矮胖子的背影。

「大概要摩登式樣吧？」

「請你拿出來讓我挑，」吳夫人在一把紅木交椅上坐下。「要實心的。」

矮胖子捧出一隻紅木盤，取一個白紙包解開來說：「這是西洋圖案，

頂摩登的。」接着又取一個白紙包解開來說：「這一副只有這麼一點小花樣，戴起來也簡便。一也一連解了六七個紙包，紅木盤裏就排滿了黃澄澄的傢伙。

可是吳夫人並不留心什麼花樣，只挑比較大的三副，說：「請你稱一稱吧。」

「三副共計九兩六錢七，」矮胖子稱了之後回來報告。

「今天是一百十五塊，」吳夫人抬頭看金邊鏡框子裏烏金紙上寫着的粉字。

「不錯，一百十五塊。」矮胖子迷齊着眼睛說：「今天已經便宜了，前幾天漲到一百十八塊呢。」

「算一算該多少錢。」

矮胖子取來了算盤，短短的幾個粗手指一陣的歷搭刺，他顛頭簸腦說：「一千一百十二塊零五分。加上打工，三塊錢一副，三三得九。兩共

一千一百二十一塊零五分。」他又撥動算盤上的兩顆子，說：「一塊零五分不要算了，整數是一千一百二十塊錢。」他說着，眼光就溜到吳夫人那個藍色小皮包上。

吳夫人解開小皮包。取出一疊鈔票，像丟一團字紙那樣丟在桌子上，說：「先付一百塊定洋，明天帶錢來取東西。」

矮胖子伸兩個指頭在嘴裏蘸了點唾液，連聲說「好的，好的，」就用熟練的手法把一疊鈔票數起來。「一百塊，不錯。請教貴姓？」

「吳，口天。——明天來取，依照今天的……」說到這里，就縮住了。

「當然，當然，依照今天的行情。既然收了您的定洋，即使明天搬到一百二十塊，也不能多算您一毛錢。」

「照規矩這樣的，」吳夫人不脫老口的身分。一會兒接了收據，走出天寶，跨上包車。忽然想到了什麼，她自言自語說：「一車子的銅板，真

是死東西！」

「回家去嗎？」阿二提起軍柄回轉頭問。

「到葉盛興，我要買醬雞。」

第二天早上，當地的報紙送來了，吳先生搶在手裏看第一版。吳夫人把頭顱擠到吳先生的耳朵邊。老太太張大眼睛等他們讀出什麼來。

「六項緊急法令。從今天起，把中央中交三家銀行的鈔票定爲法幣。」

「一切收付都用法幣，不得行使現金。誰有銀洋，就得去兌換法幣。」

「怎麼說？」老太太聽不明白了。

「就是不用現洋，有現洋快去換鈔票，」吳先生高聲回答。

「誰肯這樣做呢？」老太太實在想不透。

「報紙上說的，如果故意收藏現洋，就得按照法律治罪。」

「那末我箱子裏的三百塊現洋也得拿出去換鈔票！」老太太憤憤

地說。

「當然囉，」吳夫人悠然說。她正想到什麼快意的事情。

「不去換也用不出去呀，」吳先生接上一句。

「我寧可用不出去，」老太太固執地說。「雪白的現洋，究竟是真價實貨，放在那里總有用處的。箱子裏不穩當，我會在地板底下掘一個坑，把現洋藏在裏頭。誰又有神仙的眼睛，知道我地板底下藏着現洋？」

「地板底下恐怕也不穩當，」吳先生想了一想說。「媽媽，你不是說過的麼？從前長毛時候，人家把銀子裝進罇子，埋在泥土裏。後來長毛平了，他們在原地方掘開來，只見滿罇子的髒水。」

「噓，我不相信有這樣的事情！」吳夫人用鄙夷不屑的眼光瞥着吳先生，同時她的頭顱離開了吳先生的耳朵邊。

「事情是有的。不過那人家正在倒運，銀子才會變髒水。像我們，阿彌陀佛……」老太太說到這里就噤住了，因為阿二正在與沖沖跑進來。

「先生昨天兌銅板正兌得着，」阿二總是那麼大聲大氣。「今天燧紙店都不掛牌子，人家去兌銅板，他們回說沒有銅板！」

「如何？」吳先生不免得意，看着吳夫人微笑。

吳夫人把頭偏轉一點，給他個不睬。

「東西都漲價了！娘的，光麵一漲漲了兩個銅板！」

「如何？」吳夫人這才向吳先生努一努嘴，「你以為兌了一百零五塊錢便宜得要命了！」

「大家在那里說，洋錢不用了，只准用鈔票，用洋錢就犯法！對門李家的張媽積有三十隻羊，聽見了這個信息，拍着胸脯大哭。大家勸她勸不醒，直哭到此刻還不會停哩。」

「作孽，」老太太對於那個張媽大表同情。

「我說笑話，」阿二一副嘻嘻哈哈的神氣，「我身邊也沒有洋錢，也沒有鈔票。」「月十幾日，不用十幾日，都打覺不來我的夜夢。我只要氣力換

得來飯吃。不用洋錢，好，不用鈔票，也好，省得吃壞洋錢和假鈔票。先生，我的話中聽嗎？」

「唔，」吳先生隨隨便便應了一聲。接着問：「書房裏收拾了沒有？」不等阿二回答，他的眼光又射到報紙上面去了。

丁祭

「明年是丁丑，菊翁，輪到你老先生重游泮宮了。」

菊翁聽到這個話，右手三個指頭抖抖地撚起下巴底下一撮花白鬚，眼光垂下來看了看，同時兩條鼻涕在鼻管口露出一露臉就縮了進去，他似笑非笑地說：「不錯，明年是丁丑了，只是我身體不好，知道活不活得到明年！」

坐在這明倫堂上的人都有鬚鬚，白的，黑的，或是花白的，看見菊翁撚鬚鬚，大家好像感受了催眠術，各自把右手伸到嘴邊；有的效學菊翁的手法，有的專捻上唇的兩邊，保持「大學眼藥」的派頭，有的只因鬚鬚短

到無可燃，就用兩個指頭摘那鬚鬚根。

「那裏，那裏，」大家給菊翁安慰。

一個乾而瘦的黑鬚鬚接着說：「明年菊翁重游泮宮，我們要敬他一杯酒。我看，就在這明倫堂擺酒最好。」

於是大家看明倫堂，把眼睛的溜溜旋轉來。白墜的屏門轉了色，像給煤煙過熏了似的。懸空的幾根柱子寂寞地站在那裏，黑漆剝落了大部分。挨着橫樑挂着「狀元」「進士」「舉人」等等的匾額，有好幾塊歪斜了，說不定就要掉下來。牆上新近刷過一層粉，但粉底下仍舊露出潦潦草草用黑筆寫的「打倒」「革命」那些字的痕跡。前面沒有窗子，風捲着棉絮似的雪花直吹到老人們坐着的地方。庭中的柏樹上，雪漸漸地積起來。一隻烏鴉冒失地飛來，歇在一棵柏樹上叫了幾聲，又一溜烟飛去了。隨即來了六七隻麻雀，縮緊了項頸啾啾地叫。

大家看得好像很滿意，一窩蜂地說：「觀翁的話不錯，當然明倫堂最

好，當然明倫堂最好。」

乾而瘦的黑鬍鬚起勁起來，尖着喉嚨說：「這裏新修理呢。若不是東洋領事提出意見，恐怕到今朝還是破敗不堪，那幾家窮人家的鍋灶同鋪蓋還是擺在我們旁邊呢。」

「那東洋領事怎麼說？」一個圓臉發紅的白鬍鬚問，發音含含糊糊地。

「有一天，東洋領事到這裏玩兒，說這裏是聖人的地方，太破敗了，應該修理修理，窮人家應該趕出去，怎麼好讓他們在這裏住下。這個話不錯呀，我們這方面就一一照辦了。」

「在這件事情上，硯翁也費了不少的心呢。」

硯翁沒聽清楚這個話是誰說的，也就並不對着誰，只是說：「那裏，那裏。」

圓臉發紅的白鬍鬚想了一想，又含含糊糊地說：「東洋人倒也知道敬

重孔夫子。」

「他們講王道，當然敬重孔夫子。聽說他們國度裏像我們中國一樣，各處都有聖廟呢。」

「各位看過今天的地方日報嗎？」一個生着幾根黃黃的鼠鬚的向大家看了一周，不等回答，就接下去說：「報上載着，北京的宋哲元宋委員長，今天也要親自去祭聖廟呢。他是個武官，能夠敬重孔夫子，難得之至。」

「也並不難得，現在的武官頗有敬重孔夫子的，像……」

另一個搶出來說：「那末我們也算不得背時了，哈哈。當初革命軍來了，以為全是洪水猛獸一般的傢伙，原來倒不少我輩中人。」

「革命，革命，最要緊的革心。革心是什麼？就是孔門的正心誠意的工夫。現在的人這顆心太壞了，壞得缺了一隻角，壞得歪到了胛肢窩去。要是不講革心，真是不堪設想，不堪設想。」

戴着緞帽子，皮帽子，烏絨帽子的許多頭顱顫動起來，一窩蜂地說：

「不錯，不錯。」

「所以，」菊翁得意地說，「我在教兩個小孫讀大學。既然進了學堂，教科書不能不讀，但是教科書什麼東西！貓開口了，羊說話了，好好的人不做，倒去效學畜生！我的小輩總巴望他們像一個人，所以要他們讀大學，讓他們懂得一點正心誠意的工夫。」

又是一陣「不錯」之後，鼠鬚故意咳一聲嗽，說：「說起人心壞，現在的人心的確壞。各位可知道，昨天西鄉種田人鬧事爲的什麼？唉，豈有此理！有一批種田人弄到了幾個錢，預備先還幾成租。另一批人可沒有錢，就聚衆強制他們，教他們不要還。這才鬧起來的。而且這班鬧事的並不是無賴的小夥子，都是做婆婆做奶奶的老太婆。她們非但不還租，還問鄉長要飯吃。人心壞到……」他彷彿不能說下去了。

硯翁兩顆眼珠突了出來，在瘦臉上顯得特別大，他憤激地說：「這簡直適用維持治安緊急辦法就是了！現在中央不是頒布了維持治安緊急辦法

嗎？一句老話：「賦從租出，租由佃完。」種田人抗拒還租，國家的賦稅那裏來？我們的吃用那裏來？豈不是擾亂治安？」

鼠鬚端起茶碗呷了一口，茶冰冷了，激痛了蛀牙齒，他就把茶吐還茶碗裏。但是嘴裏經這麼一潤，他的氣憤似乎鬆了一點，他又報告說：「昨天下午四點鐘，有一隊弟兄們下鄉去了。但願把這班老太婆像湖蟹一樣一串串地牽回來。」

「這幾天，北京的學生子正像湖蟹一樣一串串地牽連在那裏呢。你想，一逮逮了一百多。」

「他們實在非有應得。無端起來胡鬧，東喊一陣，西跑一陣，弄得人心惶惶，不是擾亂治安是什麼？他們開口救國，閉口救國，噁，國家是你們學生子的嗎？我前幾天看報，看見中央頒布了維持治安緊急辦法，我就知道，他們倒楣的日子快要到了。」

「詠翁，聽說令坦在北平不肯回來，有這個話嗎？」

詠翁梳理着他的灰白色的絡腮鬚，點點頭說：「有的。親翁寫了好幾封信去，教他不要讀什麼書了，回家來還有口飯吃。可是他回信總說不願意回來。還說到鄉下去宣傳，吃了許多的苦，可是很樂意，很有長進。又據小女說，他還寫了什麼文章登在報上呢。這樣的一個人，說不定逮住的一百多個裏頭就有他。我替小女打算，恐怕還是同律師商量商量，提出離婚的好。」

「離婚？」菊翁對詠翁的絡腮鬚看了一眼，臉上現出一副尷尬的神色，但一會兒也就變得若無其事，話也不說下去了。

「呵，洛翁來了。」

大家向庭中看，一個青布長衫的用人扶着面孔皺得像乾棗子可是不生鬚鬚的洛翁在走過來。黑布陽傘上幾乎鋪滿了雪。

「洛翁來了，我們可以祭了。」

大家站起來，嘴裏施施地作響。

「洛翁，」一陣招呼之後，大家擠在一起，連同洛翁和青布長衫的用人，緩緩地沿着迴廊，向大成殿而去。

「翁，走好。」

「坐了一會，腳都凍僵了。」

「這樣大雪，怎麼好祭呢？」

「就是下鐵片，也得要祭呵。」

「翁，當心脚下，水。」

「翁，把皮袍子拉一把吧。」

「……………」

大成殿裏蝙蝠蠅的臭氣使諸翁都用手掩着鼻子，但一會兒手又放下了下來，很恭敬地垂着。大家在「正位」以及「四配」「十哲」的供桌上檢閱。

「怎麼三牲都這樣小？」

「小豬在廣東算是名品，小牛又是最滋補的東西，現在孔夫子也講時髦，講衛生了，哈哈。」

「實在經費不夠，」硯翁轉一個身，當衆說明。「只好買得小一點。現在什麼東西都貴。」

「豆腐也漲價了，本來兩個銅板一塊，現在漲到三個。」

「都是那輔幣害人。一分以下只有半分，半分是十五文。豆腐要漲價，呆子也會想，漲到了一分吧。其實一分的輔幣還沒有一個銅板那麼大。」

「別的不用說，今天我們分『胙肉』要吃虧了，」鼠鬚望着插在燭台上的蠟燭，上了心事似的。

「你老先生沒有關係，因為你是念佛吃素的了。」

「我的兒子媳婦並沒有念佛吃素呀。」鼠鬚說了之後，忽然發見了補償的辦法，他自言自語說：「等會兒我要拿這支頂大的蠟燭頭。」

「蠟燭頭嗎？我也準備拿一支。」

「我們從小到老，一直要拿祭過聖人的蠟燭頭。到底有沒有靈驗，可不知道。」

「怎麼沒有靈驗呢？簡直靈驗極了。那一年我的內姨的弟媳婦做產，三天三夜生不出，新法收生婆也束手。他們知道舍間有祭過聖人的蠟燭頭，討去點了起來，不到一個時辰，就生出來了，而且是個男。你說靈驗不靈驗？」

「當然靈驗，當然靈驗，」大家一窩蜂地給他批准。

這時候所有蠟燭由硯翁的用人點了起來，黃黃的小火簇這裏那裏跳動着。諸翁硬硬頭皮走出大成殿，各就其位，讓棉花團似的雪停歇在他們的帽子上，圍巾上，大衣上，馬褂上。洛翁就了正位，雪打着他的面孔，面孔上的皺紋似乎更多了。青布長衫的用人暫時退到東廡的簷下，他倒得以此乘此避雪。

諸翁於是表演年年做慣的一套：上香，讀祝文，三獻爵，進退拜跪，好像道士打醮。老臉上經受了風雪，大都顯得通紅。

有十幾個小學生在西廡下觀看，嘻嘻哈哈地說：「一個老頭子跪了下來，幾乎站不起來了，一個老頭子的棉鞋浸在泥漿裏都沒有知道……」

從庭中望到開直筒子的大成殿，裏面是空洞洞的一片黑。

大約延續了一個鐘頭不到一點，焚帛，送神，祭事才算完畢。諸翁一壁拍去身上的雪，一壁喘吁吁地趕緊往殿裏跑。大家看見蠟燭頭就拔下來，「噠，」吹熄了，珍重地執在左手裏。

鼠鬚果然拿到了孔子面前頂大的一支，可是拔得沒有留心，蠟燭油滴下來，把他的手心燙得火辣辣地痛。

兒童節

「爸爸媽媽許下我了，明天帶我去看國色天香。這是一張歌舞片子。我頂歡喜看歌舞片子。」王大春的肩膀貼着李誠的肩膀，歪左歪右地走着，他說能，從印着紅字的紙袋子裏摸出一片蛋黃餅干，往嘴裏一塞。

李誠也有紙袋子，可是他並不摸出餅干來吃，只用兩手捧在當胸，像請了一件寶貝。他搖搖頭說，「歌舞片子沒有什麼好看，我看過科學怪人，那真好看。死屍經科學家使了科學方法，活起來了，直僵僵地走着。不過胆小的人看了就會害怕。」

「你說你胆大嗎？你敢不敢獨個兒睡在一間屋子裏？」嚼着餅干，發

音不很清楚。

「我爲什麼不敢？」

「等會兒鬼出現了，你怎麼辦？」

「你說鬼到底有沒有的？」李誠用胳膊推擠王大春的身子。

「怎麼沒有？我奶奶十幾歲的時候親眼看見過兩回鬼。她告訴我，小脚，拖着很長的袖子，身子長呀長的，原來是個女鬼。」王大春表演長呀長的姿勢，可是身子左右搖擺，兩條腿向外弓着，活像卓別麟。

「這樣嗎？」李誠聽得出了神。「我媽媽告訴過我兩句話，叫做『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她說，有些人真會看見鬼，我們怎麼能不信？可是一味鬧鬼，那就是迷信了，所以又不可全信。」

王大春對於信不信的話不很感得興趣，又摸出一片餅干塞到嘴裏。忽然看見距離十來家鋪面，有一個相熟的背影一步一頓地前進，他就喊，「張蓉生，等我們一同走！」

張蓉生立定了，回轉頭看。待後面兩個趕上的時候，就並着王大春的前胸，重又開步。

「今天晚上提燈會，你加入嗎？」王大春拉動張蓉生的衣袖。

「我不加入。晚上天氣冷，在路上提燈要傷風的。並且提燈會也沒有什麼好玩。」

「你不要瞞扯瞞我了，」王大春的手往上移，抓住了張蓉生的長衫的前胸。「我知道你爲的交不出兩毛錢的燈費。」

張蓉生的臉立刻漲得通紅，他喃喃地說，「你瞎說，你冤枉人家！兩毛錢的燈費，什麼稀奇！我自己就積有兩塊錢，一百五十個銅子，藏在媽媽的箱子裏。」

「那末你到底爲什麼不加入提燈會呢？」李誠向左旋轉了頭。

「我爸爸教我不要加入，他說提燈會沒有什麼意思，」張蓉生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好像提燈會真個沒有什麼意思似的。

「你爲什麼不聽先生的話？」李誠不肯放鬆，再要問個明白。「先生不是說的嗎？」兒童要快快活活過這兒童節，加入提燈會可以得到最大的快活！」

「先生的話同爸爸的話比，自然應該服從爸爸的話，」張蓉生眼睛看着鼻子，態度很嚴正。

「爸爸的話錯了呢？」李誠再進逼一句。

「爸爸的話沒有錯的，」張蓉生直捷地回答。頓了一頓，又說，「就是錯了，還是應該服從。」

「爲什麼？」

「我們要想，我們的身體是爸爸養出來的，所以我們應該孝順他，應該服從他的話。就是爸爸要我們死，我們應該立刻去死！」張蓉生說得很激昂，拳頭舉過了頭頂心。

「這樣嗎？」

「還有，我們應該服從爸爸的命令，我們的爸爸應該服從皇帝的命令。爸爸的話決沒有錯的，皇帝的話也決沒有錯的。」

「你這小賣國奴！」王大春聽得生氣來，破口就罵。「你可知道，現在是民國時代，沒有皇帝了？」

「我爸爸說的，早晚總得有一個皇帝，國家才弄得好，」張蓉生的眼睛望着空中，好像教徒在祈禱天國的來臨。

「我打你這小賣國奴！」王大春一拳落在張蓉生的右臂上。

「哈哈，」李誠拍着張蓉生的胸脯，「你們父子兩個倒是皇帝的忠臣！」

張蓉生覺察自己勢孤，拔腿就跑，右手裏的餅干袋子向後一揚一揚。跑了二十多家門面，左轉彎進一條小巷去了。

王大春和李誠也不去追他。趕走了賣國奴，不免有一點勝利的驕傲，兩個人大模大樣地走着。

忽然李誠的注意給一個討飯的孩子吸引住了。那孩子大約八九歲。從頭髮到腳背，從衣領到鞋子，沒有一處地方不髒。可是一對眼珠烏亮亮的，好似兩顆雲石的棋子。而且非常之熟悉。想了一想，李誠才省悟這一對眼珠竟同弟弟的一模一樣。他不覺撕開手裏的紙袋子，取兩片餅干給那孩子，同時咕嚕着：「今天兒童節，給你吃兩片兒童節的餅干。」

討飯的孩子接了兩片餅干，莫名其妙地看了一下，一同送到嘴裏。隨即回轉身子，向他的媽媽奔去。他的媽媽坐在地上，背靠着電線桿。蓬頭皺臉。破棉襖完全不扣，只用一條草繩在腰間圍了兩道。懷中裹着一個衝住奶頭的嬰孩，精赤的小肩膀都露出在外面。她看見孩子的背後有一個中年紳士走着，像是摸得出一個銅子的，就努一努嘴，向孩子示意。孩子於是伸着手，回轉着頭，「先生，做做……先生，做做……」這樣隨口唱着。他走過他媽媽的身邊，眼光也不溜過去看他媽媽一下，好像並沒有人坐在那裏似的。

王大春和李誠跟在中年紳士的背後，看那孩子幹他的行業。中年紳士起初是把頭轉向另一方，給那孩子個不理睬。後來却面對着孩子，彷彿還點了點頭。那孩子以為有希望了，「先生，做做……先生，做做……」聲調變得熱切起來。但是中年紳士的兩手還是反翳在背後，並不摸出一個銅子來。

王大春說，「那小叫化倒有恆心，跟了這麼些路，還是不肯休歇。」李誠輕輕說，「那個人的恆心也不錯，給跟了這麼些路，還是不肯摸出一個銅子來。」

「他們兩個在比賽呢，誰先歇手誰就是輸。」

「你看，」李誠指着前方，「不知是什麼事情！」

前方簇聚着二三十個人，中心轟起一堆紅紅綠綠的東西，在那裏搖動。

王大春和李誠不由得放棄了小叫化和中年紳士的比賽，跑到許多人簇

聚的地方，從人家脚窩窩下往裏擠，這才看清楚被圍在中間的是兩輛人力車。一個小車夫拖住一個矮胖的車夫，咬牙切齒地說，「是我先接應，你怎麼搶我的生意！」

「我不要坐你的車，」人力車的主顧頓着足，手裏轟起的一些綵燈霍霍地發響。「這麼小的年紀，你跑不快！」

矮胖的車夫得意了，他對小車夫冷笑一聲，說，「阿弟，你聽見嗎？人家不要坐你的車，再不要怪我搶你的生意了。」說着，灑脫了小車夫的手，就去蹲在車柄中間，準備拔腳飛奔。

小車夫向周圍看了看，彷彿找尋援助似的，然後一把拉着主顧的衣襟，尖聲說，「年紀小，不關事，保你跑得快。先生，坐吧！」他仰起了瘦臉，一副懇求的神氣。

「巡警來了，」看熱鬧的人嚷着。

巡警從暫時分開的人體間擠進來。「什麼事？」白邊帽子得勁地一

側。

兩造同時訴說自己的不錯，對方的豈有此理，又加上旁人的唧唧喳喳，使巡警只好皺起眉頭啞嘴。他隨即把警棍這麼一揮，馬馬虎虎說，「去！」

執着綵燈的那人立刻轉身，坐上矮胖車夫的車。車夫提起車柄，得意地衝出重圍而去。綵燈有鐘形的，有地球形的，有飛機形的，有軍艦形的，搖搖擺擺過去，不由人不用眼光相送。至於小車夫帶着一肚皮的氣，拖着車向反對方向走去，大家好像都沒有注意到。

「這些燈做啥用的？」

「今天是什麼節，不是清明節，是一個新花樣的節，晚上有提燈會。」

「今天叫做兒童節，」王大春給那人說明。

「不錯，叫做兒童節，是你們這班小弟弟的節日。現在的節日太多

了，聽說還有媽媽節先生節呢。」

「兒童節啥意思？」

「兒童節是我們尋快活的日子，」這回李誠開口了。「我們在學校裏開會，唱歌，演戲，吃茶點，」把手裏的紙袋一揚，「晚上還有提燈會。」

「那末提燈會裏都是你們這班小弟弟了？」

不等李誠回答，另一個的問題又來了，「你們可知道，提燈會過不過青龍坊？」

一個沙喉喘的搶着說，「縣政府在那裏，縣黨部也在那裏，那有不過青龍坊的！」

「今晚上我們早點吃了晚飯，到青龍坊看提燈會去。」

「小學生提燈會，」一個乾嘉的老人用拖長的低音說，隨即搖搖頭，「沒有什麼好看。張大帝出會才好看呢，黃亭子抬着的玉如意，金絲線繡

的高名傘，還有四四十六名劊子手，紅衣服一齊敞開，凸出了巴斗一般的大肚皮。提燈會有什麼好看！」

「我要看提燈會，」一個挂着鼻涕的女孩子似乎偏不相信老人的話，牽着她媽媽的手就要去看。

這當兒簇聚着的人漸漸走散了，王大春和李誠也就想着動脚。走不到幾步，只聽得清脆的一聲，不知那婦人的手打在女孩子的什麼部分。同時女孩子「哇」地哭了。那婦人跟着罵，「小鬼頭，也要看提燈會！誰有工夫帶你去看！這是他們學生子的事，要你乾起勁做什麼！你這小鬼頭！」

罵聲和哭聲湊得像煙霧的時候，王大春說，「我不打算吃晚飯。吃了晚飯到學校，只怕嫌得遲。我要媽媽給我買十個奶油麵包，帶在身邊吃。」

「我媽媽昨天許過我，給我帶八個暹羅蜜橘，」李誠抿着嘴，聳着頭

頰，表示得意。

「那末你也不要吃晚飯吧。我們交換來吃，我給你吃奶油麵包，你給我吃暹羅蜜橘。」

「好的，好的。」頓了一頓，李誠又說，「你一到家，就去買麵包。買了來看我，我們一同到學校。我們要趕在第一個到！我們要幫同先生把那些燈燭點起來！」

彷彿已經看見了燈燭輝煌的美景，他們兩個肩膀貼着肩膀，齊着步調，嘴裏哼着先生教給他們的口號，「增——進——全——國——兒——童——的——幸——福！」

老沈的兒子

這一天是星期日，老沈乘了早車跑來看我，沒有什麼事情，只爲舒散舒散他那給事務壓榨得皺緊了的心情。

我們有兩年光景沒有見面了，見了面彼此都很高興，傾筐倒篋地談着話，猶如同在一處作事的時候。

飯後，我們出去，穿街過巷，到了公園。

高樹上透出新蟬的鳴聲。各色的蜀葵花在竹籬旁邊搖擺。噴水池中，金魚浮到水面，試吞那永遠吞不到的水泡。

我們揀一張涼椅坐下，面對着噴水池。一棵老楓樹伸出一條胳膊，替

我們遮住了當頂的陽光。

煤屑路上，往來的游人很不少。可是紳士風的奶奶小姐型的男女並不多見，多數是穿着黃色軍服的青年。皮膚像晒老了的醬，軍帽下面露出半個修剪得光光的後腦，綁膠布以上的褲管大都汗透了一截。他們遇見服裝相同可是挂着斜皮帶的人物，立正，舉手，行着軍禮，動作迅速而齊一，宛如機械。

「這一批是軍訓學生。」老沈似乎很有興味地說。

「告訴你，」他又說，聲音中間透露出一段歡喜，「我家阿長，去年受過軍訓了。」

「那末，今年是高中二年級了？」阿長兩三歲的時候，我曾經抱過他，是個白白胖胖可愛的孩子。老沈的夫人看我抱得不合式，只怕小身體感覺不舒服，一會兒就說着「伯伯抱他很吃力的」的話，接了回去。現在想起來，彷彿還是昨天的事情。

「不錯，高中二年級了。告訴你，別的且不說，軍訓這件事情，我可贊成。」

「不受軍訓，不得升班，不得畢業，你不贊成也不成呀。」

「我是真心贊成。並不是事實如此，不贊成也不成，只好聊以解嘲，口頭說一聲贊成。」

「我們遇到一個『非戰』而同時又需要戰爭的時代。大約半年以前，美國的學生聯合會有一個決議，大意是對於任何戰爭概不援助，但是我致擁護中國和阿比西尼亞抵抗外侮。你看見這條新聞嗎？」

我點點頭。

「這就是我這句話很好的註腳。你說他們慷他人之慨嗎？不然。他們是美國人，對於帝國主義間的戰爭，當然非反對不可。我們是中國人，對於敵人的侵略，當然非抵抗不可。」

「抵抗，最好是個個人能夠來一手。我以為軍訓的意義就在這上

頭。

「有一些人却顧慮了：學生去受軍訓，會給灌輸些不相干的思想進去嗎？會給利用，去幹不相干的勾當嗎？」

「那是不會的。」

「我也說不會的。一個有頭腦的青年決不會。」

「我看見這樣顧慮着的父兄總覺得討厭。他們當孩子要進幼稚園的時候，就說某一所幼稚園不很講究衛生，只怕弄壞了身體，某一所幼稚園野孩子多，只怕沾染了惡習慣；推廣他們的意思，惟有把孩子『罐裝』起來，才是最妥當的辦法。『罐裝』既然做不到，無論你放到那裏，總之要同空氣接觸。但是不一定出毛病，這全靠孩子自己的抵抗力。我討厭這班父兄，就在他們忘記了孩子自己有抵抗力，以為孩子的身體和心靈好比這幾天的飯菜，保藏得疏忽一點，一會兒就會發餒。」

「哈哈，我說到教育見地上邊去了。現在說回頭來。」

「我以為一個中等學生如果連相干不相干都辨別不清楚，那只好算是廢料。即使放在最理想的教育環境中間，也毫無益處。只要不是廢料，無論走到那裏，他一定懂得什麼是相干的，願意接受，願意去幹，什麼是不相干的，不願意接受，不願意去幹。」

「你的意見也是這樣嗎？」

「差不多，」我簡單地回答，可是我的聲調表示出很深的同情。

「在這樣意見之下，我歡送阿長出發，和許多家長在一起，直送到火車站。我希望他這三個月的生活過得極有意義，在各方面讓自己更見充實起來。我可沒有對他說當心什麼呀，謹防什麼呀這一套，真的，一個字也沒有說。」

「他進了營常常來信。五點鐘起身。很粗的飯菜。每天上好幾個鐘頭的操。又要跑步。鎗有七斤多重。熱辣辣的太陽晒着，衣褲汗得通溼。掘壕溝，掘到站得直身體那麼深。帶着全副武裝行軍，專門揀山多的去處。」

跑，翻過了一座山嶺又是一座山嶺，從一清早出去，直到天黑才回來。對於這些，他都受得慣，吃得消。

「他不滿意少數的同學。說他們天天叫苦，時時叫苦，只想借一個什麼名目，請了假逃回去，這太難了，這樣的生活已經要叫苦，將來怎麼能在社會上做人。」

「我看了他的信當然高興。誰不巴望自己的兒子顯得強，顯得有能耐呢？」

我不禁凝視着這位得意父親的臉。

「然而有一回，他的信給我們帶來了小小的紛擾。」

「爲了什麼？」我心裏想：大概不是遇了什麼危險吧？」

「那是快要滿三個月的時候了。他來信說，他們營裏傳說着一個消息：某國人將要乘他們全體在歸途之中，在鐵路上行使陰謀，給他們一種可怕的危害。」

「『某國人』的陰謀，誰不知道是天下獨一，世間無雙？栽贓誣陷，託故敲詐哩，任何不近情理的事情，他們都來。照消息所傳的來一手，他們也未必覺得難爲情吧。」

「然而從另一方面想，這個消息太離奇了。『某國人』準備着陰謀，誰知道呢？他們毀了我們幾千個軍訓學生，又有什麼處呢？這樣想着，我在放下信箋的當兒，下了『沒有的事情』的按語。」

「我們老太太可急壞了。她要我連夜趕去，把阿長領回來。她說：『既然有了這麼個消息，不管牠是真是假，總之要把他領回來了才得安心。不然，萬一遇到了什麼，我們怎麼對得起他！』」

「我的內人知道一個軍訓學生是不能夠隨便領回來的。她主張打個電報去，教阿長隨機應變。既而嫌電報簡短，說不明白，又主張寫快信。但是，怎樣隨機應變呢？她自己也完全糶糊。最後她說：『到學校裏去和教師商量商量吧。學校有一班學生在那邊，應該計劃一個十二分周妥』」

的方法，讓他們安安穩穩地回來。」

「於是我去拜訪阿長的級任先生。他也接到了學生的信，知道有這麼個消息。他說：『這種事情說不定會發生的呢！』然而過了一會兒又說：『大概不至於吧。』我問他：『學校方面打算怎樣？』他說：『明天大概有一個同事要到那邊去，和營裏的官長見面，探聽他們對於歸途的安全作什麼準備。』依我想，也不過如此了，就認為滿意而歸。」

「我的內人看見了我，也不問商量的結果怎樣，她發見了金鑽似地告訴我，她和老太太編造了兩個有效的謊。一個是學生的母親患病很重，盼望他立即回來。又一個是學生的家不久就要搬到那邊去住了，退營之後，他在親戚家中默幾天就是，不用跟着大隊回來。應用那一個，看情形而定。比大隊先回來好，應用前一個。讓大隊先回來好，應用後一個。情形由阿長去看。待他回信來了，就用家長的名義，給營裏去電報。」

「她說：『這樣，消息是真是不用問了。和大隊兩起走，總之不

會有錯失。」

「老太太說：『穩當是穩當的了。不過前一個謊不大好，最好應用後一個。』」

「婆媳兩個一同催迫着我，教我照她們的計謀給阿長寫信。我不就動手，總覺得這樣計謀不很得當，寫不下去。我只能效學了幽默派的調頭說：『這樣，彷彿有點那個。』」

「內人不要我寫了。她拿起她那女用自來水筆，一鼓作氣，細針密線地寫滿了五張信箋。第二天一早寄出，當然是『快遞』。」

「兩個多月中間等候阿長來信，從沒有這幾天那樣焦心的。教他來信也用『快遞』，依預算，第三天傍晚應該到了。可是第四天也不到，第五天還是杳然。不要說內人和老太太坐立不安，就是我也像一個牙齒作痛似的，雖然不算大毛病，但老是挂在心上，一刻都不得寧帖。『難道他們的陰謀……』我不敢想下去，當然不更敢說出來。」

「直到第六天，居然來了，是一封不要不緊的平信。你知道他怎麼說？」老沈拍着我的肩膀問。

「怎麼說呢？」

「他說上一回提起那個謠言，不過是隨便告訴一聲罷了，他原來處之泰然。說謊的電報千萬不要發。即使官長並不留難，准如所請，他也不願意離開了大隊獨個兒回來。他說：『萬一謠言不假，幾千個同學遭了劫，獨有我一個，事前取巧溜開了，那時候聽到那慘酷的新聞，將感覺到怎樣的慙愧和痛苦！我和大隊在一起，無論歡樂，苦惱，甚至劫難，都要和大隊共享！我不能離開了大隊獨個兒回去！』」

「我於是安慰老太太和內人，請她們再不要爲着無稽的謠言擔心。我說：『三個月的訓練，阿長有了進步了。應該爲他高興是真的。他本來有一種自願自的脾氣，算不得好。現在，他融和在大羣之中了，無論什麼都要和大羣共享。這是他的顯著的進步。』」

「你說我的話不錯嗎？告訴你，照阿長的想頭，至少不會去當漢奸！」

「你的話不錯。」我望着煤屑路上來往的軍裝青年回答老沈，同時起了見一見阿長的欲望，我有四五年沒見他了。

多收了三五斗

萬盛米行的河埠頭，橫七豎八停泊着鄉村裏出來的敞口船。船裏裝載的是新米，把船身壓得很低。齊着船舷的菜葉和垃圾給白膩的泡沫包圍着，一漂一漂地，填沒了這船和那船間的空隙。

河埠上去是只容兩三個人並排走的街道。萬盛米行就在街道的那一邊。早晨的太陽光從破了的明瓦天棚斜射下來，光柱子落在櫃臺外面撲動着的幾頂舊氈帽上。

那些戴舊氈帽的大清早搖船出來，到了埠頭，氣也不透一口，便來到櫃臺前面占卜他們的命運。

「糙米五塊，穀三塊，」米行裏的先生有氣沒力地回答他們。

「什麼！」舊帽朋友幾乎不相信他們的耳朵。美滿的希望突地一沈，一會兒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裏，你們不是賣十三塊麼？」

「十五塊也賣過，不要說十三塊。」

「那裏有跌得這樣利害的！」

「現在是什麼時候，你們不知道麼？各處的米像潮水一般湧出來，隔幾天還要跌呢！」

剛才出力搖船猶如賽龍船似的一股勁兒，現在在每個人的身體裏鬆懈下來了。今年天照應，雨水調勻，小蟲子也不來作梗，一畝田多收這麼三五斗，誰都以爲該得透一透氣了。那里知道臨到最後的占卜，却得了比往年更壞的課兆！

「還是不要糶的好，我們搖回去放在家裏吧！」從簡單的心裏噴出了

這樣的憤激的話。

「嗤，」先生冷笑着，「你們不糶，人家就餓死了麼？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麵，頭幾批還沒有吃完，外洋大輪船又有幾批運來了。」

洋米，洋麵，外洋大輪船，那是遙遠的事情，彷彿可以不管。而不糶那已經送到了河埠頭的米，却只能作爲一句憤激的話說說罷了。怎麼能夠不糶呢？田主那方面的租是要繳的，爲着僱短工，買肥料，喫飽肚皮，借下的債是要還的。

「我們搖到范墓去糶吧，」在范墓，或許有比較好一點的命運等候着他們，有人這麼想。

但是，先生又來了一個「嗤」，捻着稀微的短髭說道：「不要說范墓，就是搖到城裏去也一樣，我們同行公議，這兩天的價錢是糶米五塊，穀三塊。」

「到范墓去糶沒有好處的，」同伴間也提出了駁議。「這里到范墓要

過兩個局子，知道他們捐我們多少錢。就說依他們的捐，那里來的現洋錢？」

「先生，能不能抬高一點？」差不多是哀求的聲氣。

「抬高一點，說說倒是很容易的一句話。我們這米行是將本錢來開的，你們要知道。抬高一點，就是說替你們白當差，這樣的傻事情誰肯幹？」

「這個價錢實在太低了，我們做夢也想不到。去年的糶價是七塊半，今年的米價又賣到十三塊，不，你先生說的，十五塊也賣過；我們想，今年總要比七塊半多一點吧。那里知道只有五塊！」

「先生，就是去年的老價錢，七塊半吧。」

「先生，種田人可憐，你們行一點好心，少賺一點吧。」

另一位先生聽得厭煩，把嘴裏的香烟屁股擲到街心，睜大了眼睛說：「你們嫌價錢低，不要糶好了。是你們自己來的，並沒有請你們來。只管

多嚙嚙做什麼！我們有的是洋錢，不買你們的，有別人的好買。你們看，船埠頭又有兩隻船停在那里了。」

三四頂舊顏帽從右級下上升上來，舊顏帽下面是浮現着希望的醬赤的顏面。他們隨即加入先到的一羣。斜伸下來的光柱子落在他們的破布襖的背上。

「聽聽看，今年什麼價錢。」

「比去年都不如，只有五塊錢！」伴着一副懷喪到無可奈何的嘴臉。

「什麼！」希望猶如肥皂泡，一會兒又迸裂了三四個。

希望的肥皂泡雖然迸裂了，載在敞口船裏的米却總得糶出；而且命中注定，只有賣給這一家萬盛米行。米行裏有的是洋錢。而破布襖的空口袋裏正需要着洋錢。

在米質好和壞的辯論之中，在斛子淺和滿的爭持之下，結果船埠頭的敞口船真個敞口朝天了；船身浮起了好些，填沒了這船那船間的空隙的柴

業和垃圾不復可見。舊顏帽朋友把自己種出來的米送進了萬盛米行的廠間，換到手的是或多或少的一疊鈔票。

「先生，給現洋錢，袁世凱，不行麼？」白白的米換不到白白的現洋錢，好像又被他們打了摺折扣，怪不舒服。

「鄉下曲辮子！」夾着一枝水筆的手按在算盤珠上，鄙夷不屑的眼光從眼鏡上邊投射出來，「一塊錢鈔票就作一塊錢用，誰好少作你們一個銅板。我們這里沒有現洋，只有鈔票。」

「那末，換中國銀行的吧。」從花紋上辨認，知道手裏的鈔票不是中國銀行的。

「嚇！」聲音很嚴厲，左手的食指堅強地指着，「這是中央銀行的，你們不要，可是要想喫官司？」

不要這鈔票就得喫官司，這個道理不明白。但是誰也不想問個明白；大家看了看鈔票上的人像，又彼此交換了將信將疑的一眼，便把鈔票塞進

破布襖的空口袋或者纏着褲腰的空裕襖。

一批人咕嚕着睡開了萬盛米行，另一批人又從船埠頭跨上來。同樣地，在櫃臺前迸裂了希望的肥皂泡，趕走了入秋以來望着沈重的稻穗所感到的快樂。同樣地，把萬分捨不得的白白的米送進萬盛的廩間，換了並非白白的現洋錢的鈔票。

街道上見得熱鬧起來了。

舊氈帽朋友今天上鎮來，原來有很多的計畫的。洋肥皂用完了，須得買十塊八塊回去。洋火也要帶幾匣。洋油向挑着担子到村裏去的小販買，十個銅板只有這麼一小瓢，太喫虧了；如果幾家人家合買一聽分來用，就便宜得多。陳列在櫥窗裏的花花綠綠的洋布聽說只消八分半一尺，女人早已眼紅了許久，今天糶米就嚷着要一同出來，自己幾尺，阿大幾尺，阿二幾尺，都有了預算。有些女人的預算裏還有一面蛋圓的洋鏡，一方雪白的毛巾，或者一頂結得很好看的絨繩的小圓帽。難得今年天照應，一畝田多

收這麼三五斗，把一向捏得緊緊的手稍微放寬一點，誰說不應該？繳租，還債，解會錢，大概能夠對付過去吧；對付過去之外，大概還有得多餘吧。在這樣的心境之下，有些人甚至想買一個熱水瓶。這東西實在怪，不用生火，熱水沖下去，等一會倒出來照舊是燙的；比起稻柴做成的茶壺竄來，真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

他們咕嚕着離開萬盛米行的時候，猶如走出一個一向於己不利的賭場——這回又輸了！輸多少呢？他們不知道。總之，袋裏的一疊鈔票沒有半張或者一角是自己的了。還要添補上不知在那里的多少張鈔票給人家，人家才會滿意，還要等人家說了方知道。

輸是輸定了，馬上開船回去未必就會好多少；鎮上走一轉，買點東西回去，也不過在輸賬上加增了一筆，況且有些東西實在等着要用。於是街道上見得熱鬧起來了。

他們三個一羣，五個一簇，拖着短短的身影，在狹窄的街道上走。嘴

裏還是咕嚕着，復算剛才得到的代價，譴罵那黑良心的米行。女人臂彎裏鉤着籃子，或者一手牽着小孩，眼光只是向兩岸的店家直溜。小孩給賽璐珞的洋囡囡，老虎，狗，以及紅紅綠綠的洋鐵銅鼓，洋鐵喇叭勾引住了，賴在那里不肯走開。

「小弟弟，好玩呢，洋銅鼓，洋喇叭，買一個去，」引誘的聲調。接着是：——琴，琴，琴，——叭，叭，叭。

噓，噓，噓，——「洋磁面盆刮刮叫，四角一隻真公道，鄉親，帶一隻去吧。」

「喂，鄉親，這里有各色花洋布，特別大減價，八分五一尺，足尺加三，要不要翹點回去？」

萬源祥大利老福興幾家的店夥特別賣力，不惜工本叫着「鄉親」，同時拉拉扯扯地牽住「鄉親」的布襖；他們知道惟有今天，「鄉親」的口袋是充實的，這是不容放過的好機會。

在節縮預算的躊躇之後，「鄉親」把剛到手的鈔票一張兩張地交到店夥手裏了。洋火，洋肥皂之類必需用，不能不買，只好少買一點。整聽的洋油價錢太「咬手」，不買吧，還是十個銅板一小瓢向小販零沽。衣料呢，預備剪兩件的就剪了一件，預備娘兒子倆一同剪的就單剪了兒子的。蛋間的洋鏡拿到了手裏又放進了櫥窗。絨繩的帽子套在小孩的頭上試戴，剛剛合式，給爺老子一句「不要買吧」，便又脫了下來。想買熱水瓶的簡直不敢問一聲價。說不定要一塊塊半吧。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買了回去，別的不說，幾個白頭髮的老太公老太婆就要一頓頓地罵：「這樣的年時，你們貪安逸，化了一塊塊半買這些東西來用。永世不得翻身是應該的！你們看，我們這一把年紀，誰用過這些東西來！」這嘈囂也就夠受了。有幾個女人拗不過孩子的慾望，便給他們買了最便宜的小洋囹囿，小洋囹囿的腰臂可以轉動，要他坐就坐，要他立就立，要他舉手就舉手；這不但使拿不到手的別的孩子眼睛裏幾乎冒火，就是大人看了也覺得怪有興趣。

「鄉親」還沾了一點酒，向熟肉店裏買了一點肉；回到停泊在萬盛米行船埠頭的自家的船上，又從船梢頭拿出鹹菜和豆腐湯之類的碗碟來，便坐在船頭開始喝酒。女人在船梢頭燒飯。一會兒，這隻船也冒烟，那隻船也冒烟，個個人流着眼淚。小孩在敞口朝天的空艙裏跌交打滾，又撈起浮在河面的髒東西來玩，惟有他們有說不出的快樂。

酒到了肚裏，話就多起來。相識的，不相識的，落在同一的命運裏，又會飲在同一的河上，你端起酒碗來說幾句，我放下筷子來接幾聲，中聽的，喊聲「對」，不中聽，罵一頓：大家覺得正需要這樣的發洩。

「五塊錢一担，真是碰見下鬼！」

「去年是水災，收成不好，虧本。今年算是好年時，收成好，還是虧本！」

「今年虧本比去年都利害；去年還糶七塊半呢。」

「又得把自己喫的米糶出了。唉，種田人喫不到自己種出來的米！」

「爲什麼要糶出呢，你這死鬼！我一定要留在家裏，給老婆喫，給兒子喫。我不繳租，寧可跑去喫官司，讓他們鬧起來！」

「也只得不繳租呀。繳租立刻借新債。借了四分錢五分錢的債來繳租，貪圖些什麼，難道貪圖明年背着更重的債！」

「田真個種不得了！」

「退了租逃荒去吧。我看逃荒的倒是滿寫意的。」

「逃荒去，債也賴了，會錢也不用解了，好計策，我們一起去！」

「誰出來當頭腦？他們逃荒的有幾個頭腦，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聽頭腦的話。」

「我看，到上海去做工也不壞。我們村裏的小王，不是麼？在上海什麼廠裏做工，聽說一個月工錢有十五塊。十五塊，照今天的價錢，就是三担米呢！」

「你翻什麼隔年舊曆本——上海東洋人打仗，好多的廠關了門，小王在

那里做叫化子了，你還不知道？」

路路斷絕。一時大家沈默了。醬赤的臉受着太陽光又加上酒力，個個難看不過，像就會有殷紅的血從皮膚裏迸出來似的。

「我們年年種田，到底替誰種的？」一個人呷了一口酒，幽幽地提出他的疑問。

就有另一個人指着萬盛的半新不舊的金字招牌說：「近在眼前，就是替他們種的。我們吃辛吃苦，賠重利錢借債，種了出來，他們嘴唇皮一動，說『五塊錢一担！』就把我們的油水一古腦兒吞了去！」

「要是讓我們自己定價錢，那就好了。憑良心說，八塊錢一擔，我也不想要多。」

「你這囚犯，在那里做什麼夢！你不聽見麼？他們米行是將本錢來開的，不肯替我們白當差。」

「那末，我們的田也是將本錢來種的，爲什麼要替他們白當差！爲什

麼要替田主白當差！」

「我剛才在廠間裏這麼想：現在讓你們沾便宜，米放在這裏；往後沒得吃，就來喫你們的！」故意把聲音抑得低低，網着紅絲的眼睛向岸上斜溜。

「真個沒得喫的時候，什麼地方有米，拿點來喫是不犯王法的。」理直氣壯的聲口。

「今年春天，豐橋地方不是鬧過搶米的事情麼？」

「保衛團開了槍，打死兩個人。」

「今天在這裏的說不定也會喫槍，誰知道！」

散亂的談話當然沒有什麼議決案。酒喝乾了，飯喫過了，大家開船回自己的鄉村。船埠頭便冷清清地盪漾着暗綠色的髒水。

第二天又有一批敞口船來到這裏停泊。鎮上便表演着同樣的故事。這種故事也正在各處市鎮上表演着，真是平常而又平常的。

「穀賤傷農」的古語成爲都市間報紙上的時行標題。

地主感覺到收租的棘手，便開會，發通電，大意說：今年收成特豐，糧食過賤，糧價低落，農民不堪其苦，應請共籌救濟的方案。

金融界本在那里要做買賣，便提出了救濟的方案：——（一）由各大銀行發莊籌集資本，向各地收買糧米，指定適當地點屯積，到來年青黃不接的當兒，陸續售出，使米價保持平衡的狀態；（二）提倡糧米抵押，使米商不至羣相採購，造成無期的屯積；（三）由金融界負責募款，購屯糧米，到出售後結算，依盈虧的比例分別發還。

工業界是不聲不響。米價低落，工人的「米貼」之類可以免除，在他們是有利的。

社會科學家在各種雜誌上發表論文：從統計，從學理，指出糧食過賤之說簡直是笑話；「穀賤傷農」也未必然，穀即使不賤，在帝國主義和封

建勢力雙重壓迫之下，農也得傷。

這些都是都市裏的事情，在「鄉親」是一點也不知道。他們有的糶了自己喫的米，賣了可憐的耕牛，或者借了四分錢五分錢的債繳租；有的挺身而出，被關在拘押所裏，兩角三角地，忍痛繳納自己的飯錢；有的沈溺在賭博裏，希望骨牌骰子有靈，一場贏他十塊八塊；有的求人去說好話，向田主那里退租，準備做一個乾乾淨淨的窮光蛋；有的溜之大吉，悄悄地爬上了開往上海的四等車。

一 桶 水

兩個小學生大家挾着一卷紙，在一家棚戶的門旁邊站住。背後跟着六七個比他們大一點的男女，男的赤膊，女的破褲管齊到膝蓋，臉上都露出一副等着看戲文的神氣。

「裏頭有人嗎？」

「誰？」走出來的是比小學生大一點的兩個男孩子：青布衫敞着胸，頭髮長到兩寸光景。

「你們一家有幾個人？」一個小學生看定黑暗的門框問。

「我們一家三個人，」長大一點的豎起右手的三個指頭。「我們兄弟

兩個，還有一個媽媽。」

「你們念過書嗎？」

「沒有念過，」兄弟兩個齊聲回答，大家搖一搖頭。

「你們識字嗎？」

「我們沒有工夫識字。」

「你們的媽媽識字嗎？」

「識字？」一個中年婦人在黑暗的門框里出現了，左手挽着頭髮，右

手拿着個木梳。「你們問我做什麼？」

「現在不識字的人都得識字。本地有一百二十四個識字學校馬上就要

開起來。教你們識字，一個錢也不要。我們是來給你們記下個名字。」

「我也得識字嗎？哈哈！」中年婦人隨手梳她的頭髮。

「除非你滿了五十歲。」小學生留神看那中年婦人，估量她的年紀。

「你同你的兩個兒子都得識字。」

「小弟弟，」中年婦人帶着譏笑的意思說，「我們不比你們。你們一個指頭都不用動，家里有現成飯吃，念念書，識識字，滿寫字的。我們吃口飯，全靠兩隻手，不做就不得吃，那里來的閒工夫去念書識字？」

「這不要緊。」小學生親切地解釋給她聽：「識字學校是整天開着的。夜里開到九點鐘。你們去識字，隨你們的便，什麼時候有工夫就什麼時候去。」

「小弟弟，我還要問你們一句：識了字就有飯吃嗎？」

「這個……這個……」兩個小學生都漲紅了臉。

「哈哈，他們又回答不出了！」圍在小學生背後的六七個男女好像佔了便宜似的。

「你們姓什麼？叫什麼？」一個小學生把挾着的紙展開來，又從衣袋里取出一枝鉛筆，等着書寫，借此遮掩自己的窘態。

「告訴他們好了，」長大一點的兒子看見娘有點疑惑的樣子，就搶出

來說。

「告訴他們好了，」六七個男女和着說。「我們的名字都寫上去了，不見得就會給他們攝了魂去。」

「我們姓孫，我叫孫阿掌，弟弟叫孫阿秋，媽媽沒有名字。」

「年紀呢？」小學生一壁書寫，一壁問。

「我十六歲，弟弟十五歲，媽媽四十一歲。」

「又不對什麼親，連年紀都要問明白的！」中年婦人這樣自言自語，同時把絞好的頭髮挽成個髮髻。

*

*

*

就是這一天傍晚，娘兒子三個敲了整天的石子回來，正在圍着一盞美孚燈吃泡飯，醜頭張老大收太平公醮的份錢來了。

孫大娘放下飯碗，從枕頭底下檢出一個藍布小包來，解開了，取了兩個雙毫小銀洋，翻覆看上幾眼，就鄭重地交到張老手里。

阿掌阿秋兩個的眼光給小銀洋吸引住，直到張老大把小銀洋放到衣袋里去，還是捨不得離開他那個衣袋。

「我走了，這是收條，」張老大把一張黃紙條放在桌子上，轉身走出，隨即消失在門外頭的黑暗里。

「嗤，四毛錢換這麼一張黃紙條！」阿掌把黃紙條抓在手里，發出憤憤之聲。

孫大娘把藍布小包仍舊藏到枕頭底下，同時說：「你不要把牠弄皺了，明天好好兒貼在門戶上，也算是我們孝敬神道的一點意思。」

「他一拿就是四毛錢，教我們三個白做了一天的生活！」阿秋順着哥哥的口氣。

「你不要說這種罪過話，」孫大娘眼望着阿秋，輕輕地說，好像怕給誰聽見似的。「我們應該孝敬神道，說什麼白做不自做！我們但求常常有生活做。我們但求神道保佑，不要把我們的破棚燒得精光。出幾毛錢，我

是不心痛的。」

「太平公醮每一年要打兩回，可是火燒每個月里就至少有兩回，神道的保佑在那里呢？」阿掌放下手里的黃紙條，一口氣把臍下的泡飯吃完，隨即跑到鍋灶旁邊洗他的碗筷。

「而且燒起來總是大燒，」阿秋也吃完了泡飯，帶着碗筷走到哥哥身邊去。「不是四五十家，就是」二十家。神道簡直把我們當做他的玩意兒，他愛聽我們的啼哭，他愛看我們坐在灰炭堆上！」

「難道你們兩個發癡了？神道的事情也好隨口嚼蛆的！」孫大娘念了幾聲阿彌陀佛，才匆匆吃完她的夜頓。

但是阿掌並不就此住口，他看着阿秋說：「每一家人家四毛錢，你算算看，三百家人家一共多少錢？」

「三四一千二百毛錢，換起大洋來，就是一百塊錢不到一點。」

「每一年兩回就是兩百來塊錢。這筆錢省下來，很可以派用場。白白

送給道士真是傻。」

「你說不用打醮嗎？」孫大娘洗罷鍋灶，正揩着手，睜大了眼睛說。

「一年打兩回醮，還是常常要火燒。若說不打醮，只怕天天要火燒哩。」

「防火燒該有旁的法子，」阿掌伸張兩條臂膀，挺一挺胸腔。「我們要把那法子想出來，再不要年年化冤枉錢。」

「冤枉錢！」孫大娘一屁股坐在床上。「大家情情願願出錢，誰也不喊一聲冤枉，自然有不冤枉的道理在裡頭。難道大家都是傻子，獨有你是個聰明人嗎？你沒有進學堂去念洋書，就有這麼些昏想頭。等到你依了今天來的兩個小學生的話，真個去念起洋書來，昏想頭一定還要多呢。哼，我們實在用不着念什麼洋書！」

「媽媽，我也不愛念什麼書，念了書還不是去敲石子。」阿掌站到孫大娘的面前。「不過，打醮的事情，我已經想了好幾天了，你不相信，只要問阿秋。那天張老大來關照，說又得出份錢了，我就不快活。我們的錢

是氣力換來的，又不是偷來搶來的，爲什麼要化到這種事情上去？我總是這麼想，防火燒該有旁的法子。」

阿秋接上說：「這一回的錢，張老大已經拿走，不必再說。下一回再打醮，媽媽，我們不要出錢了吧。我們……」

阿秋的話沒有說完，忽然外面揚起一片喊聲。「火呀！」「火呀！」「媽媽呀！」「爸爸呀！」「奶奶呀！」「救命呀！」「救命呀！」這些聲音攪和在一起，尖銳，哀酸。

「又火燒了！」娘兒子三個急忙向門外跑。只見東面約摸離開五六十家的人家正冒着濃烟。狹窄的小弄兩旁邊，人影子一會兒閃進草棚里去，一會兒又閃出來，抱着孩子，背着東西，嘴里噙噓地嚷些什麼。有幾個人提着水桶跑過。幾條草狗趕來趕去亂叫。

「張老大的家離得不遠了，」阿秋說了一聲，就牽着阿掌的手向東跑去。

三四個火舌頭吐出來了，照見那草棚近旁擠着許多的人。燒紅的蘆柴骨飄飄揚揚飛到天空。作爲柱子的毛竹發出畢畢剝剝的爆裂聲。一陣風來，火舌頭就舐到靠西一家的棚頂。

「阿~~~~」擠着的人一陣呼喊，像受驚的蜂羣一般騷動起來。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孫大娘突然醒悟似地，回進她自己的草棚。

半個月以後，阿掌阿秋進識字學校了，因爲白天要做生活，他們吃過了晚飯去。同在起的是鄰近的年紀相仿的男女，「鸚兒去，一夥兒回，有說有笑，倒也沒有什麼不慣。可是字實在難認。那先生教一個字要翻來覆去說上一套的話，聽聽也不免有點厭煩。孫大娘是沒有去，她說：「有工夫識字，還不如乘乘風涼，早點兒睡覺。」警察到過她家裏一趟，告訴她不去識字就得受罰。她含糊答應了，等警察轉了背，努着嘴說：「什麼

都用得着你們管！不識字又不犯法，看你們怎樣來罰我！」

在到校和回家的路上，阿掌阿秋和同學的男女常常談起最近一回的火燒。一連燒去了三十幾個草棚。一個老太婆兩個小孩兒喪了性命。救火車開不進狹窄的弄里。水桶拿不出許多。往來取水只是雜亂無章的一陣胡鬧。問到起火的緣因，只爲捉臭蟲燒着了蘆柴牆。太平公醮就在火燒的第三天開場，接連打了三天，醮頭張老大就是燒得精光的一個。真個有神道的話，那神道簡直是專門同人家開玩笑的壞蛋。談到末了，阿掌就來這麼一句：「防火燒該有旁的法子。」

一羣少年男女幾次商量的結果，大家認爲草棚本來是容易着火的東西，又加燒飯點燈都不和零亂的傢具隔開，「不當心，自然就鬧出禍事來了。最要緊的還在把零亂的傢具收拾得清楚一點，鍋灶不要貼着牆壁，點燈的桌子或者凳子上不要擺旁的東西，臭蟲要在白天捉，每晚上要仔細看過，有沒有火種留下，才好睡覺。」

「我們一共有三百家人家，要家家這樣做，只怕不容易吧。」

「我們這里有三十多人，用了我們的嘴，一家一家去勸，每人勸十家，事情就成了。」

「單只是勸，還是不行。我們應該在自己家里先做起來，給人家做一個樣子。」

「我們還要替人家收拾，」阿掌興奮地說。「人家怕事，懶得勸，我們可不怕事，歡喜勸！」

「我們幾時開頭呢？」

阿掌說：「就是今晚開頭好了。天氣熱，早睡也睡不着。我們有的是嘴，要好言好語勸人家，等人家聽信了才能休。」

這時候，他們已經走進了棚戶的區域。昏暗的小弄里，兩旁排列着乘風涼的人，扇子劈拍地亂響，唱山歌聲和小孩兒啼哭聲攪在一起。那些人看見這些識字學生，不由得帶笑帶諷地說：「讀書官人回來了，讀書

官人回來了。」

識字學生散了開來，各就自家鄰近的人進行勸說，板凳有空地位，把屁股點在板凳角上，不然就蹲了下來，以便和聽話的人齊肩。大家一聽提起火燒的事，言語好像開了水閘，滔滔汨汨瀉個不歇。到後來聽說防止火燒可以從收拾傢具入手，有些人就不免笑了起來。說事情只怕沒有這樣便當。燒不燒到底在天意，天意不要你燒，你去放火也燒不着的。並且，要收拾得清清楚楚須得有空地地方，草棚只有這麼一點點大，什麼東西都擠在一塊兒，你要收拾除非把東西丟掉。

識字學生於是作第二套的勸說。收拾總比不收拾好一點，就不是爲防火燒，東西有了一定地方，使用起來便當得多。並且，東西也不用丟掉，收拾之後，屋裏自然會見得寬大起來。又說，這個事情並不難，不妨試一試，只要少乘兩個晚上的風涼，就成了。以後只要永遠記着，什麼東西在什麼地方，再沒有旁的事情了。如果人手不夠，或者嫌得麻煩，願意給他

幫忙。

聽話的人這才帶一點勉強答應下來，說：「你們這批孩子念了洋書就有新花樣。譬如白做一工生活，依從你們收拾收拾吧。」

識字學生見目的已經達到，不再同人家多辯，就站起來去勸說第二家。

不到三天工夫，收拾東西的勸說傳遍了棚戶的區域，動手收拾了的也有百來家。就說孫大娘家裏，已經改變了面目。躲在裏角的鍋灶搬到了門旁邊。小小的一隻破板箱專盛木柴，和鍋灶隔開一尊水缸。板箱上面掛着小竹櫥，裏面放着鹽瓶油罐飯碗那些東西。一橫一豎兩張板牀貼着裏角。娘兒子三個所有的衣服打成兩個包裹，放在板牀的腳橫頭。除了便桶以外，一切盆桶瓶罐都藏在牀底下。原來掛着的撕破了半邊的天官像收下來充了柴火，就在那地方掛着娘兒子三個做生活用的幾柄小鐵椎。一張板桌站在屋中心，桌子上只有一把泥茶壺一隻灰藍色茶碗陪著那盞美孚燈。桌

子旁邊是一條長凳，一把壞了靠背的椅子。

鄰舍跑來看，說：「孫大娘，你們的東西好像少了許多，你們的屋子好像大了許多了。」

孫大娘用並不嚴重的埋怨口氣回答：「他們兄弟兩個起勁，把屋裏縫了個身。現在好像新搬場，樣樣東西都不湊手了。」

「我們也是這樣。不過收拾過後，眼睛看去覺得清爽，坐坐躺躺也舒服一點。真不明白，我們從前爲什麼只管亂擺亂塞，把家裏弄得像狗窩？」

沒有動手的兩百家聽到這樣的話也就興奮起來。久已不經拂拭的爐柴竈揮去了灰塵。壺蒸氣的破籃破箱被提到門外頭浴着太陽光。躲在各處的臭蟲遭了劫運，不等出來吸血就被屠殺。衣服棉被重新經過摺疊。瓶罐之類搭的搭，洗的洗，都顯出一副新面目。他們有的看人家的樣，有的自出心裁，給一切東西找個新的適當的位置，他們好像參加一種遊戲的競

賽，不愛惜自己的氣力，同時忘記了爲什麼要這樣做的目的。只有十來家是孤老頭子或者年邁的老太太帶着她的小孫子，他們頹唐得利害，鼓不起中年男女少年男女那樣的興致。阿掌阿秋一批人就給他們代勞，實踐了自己的約言。

「我們也得收拾收拾道路呀，」不知是誰這樣喊了出來。

「好的！」許多掃帚就在各家門前掃動，把成羣的蒼蠅嚇得一陣亂飛。

一羣識字學生從學校回家，一路踏着象牙色的月亮光，談談說說，又講到各家收拾東西的事情。

「喂，」一個推場車的少年工人提高喉嚨說，「你們有沒有留心？有許多人家又把東西亂擺亂塞，木柴木花堆在灶門口，火油燈擺在眠床旁邊了！」

「怎麼沒有留心？」一個紗廠女童工接上說。「不過我們家裏還是像前天一樣，沒有改變。」

「單單我們家裏整齊是不行的，」阿秋立刻給她個回駁。「三百家人家擠得緊緊的，一家鬧出禍事來，就有許多家陪着受累。故而非家家整齊不可。」

阿掌說：「我看，我們得再來一次勸說。只有一句話，教大家像念佛一樣，念在心裏，記在心裏。就是說：『要防火燒，第一要把家裏收拾清楚。』他們當初只是一窩蜂，聽了我們的勸說就收拾一下，並沒有留心到這一層。現在須教大家特地留心。」

「倘若大家識了字，就可以把這句話大大地寫起來，貼在各家的牆上了，」對於識字並不感到興趣的一個香烟廠童工忽然發見了文字的用途。

「今天警察又來過了，」一個翻砂廠的少年工人接上說，「說十天以

內誰不去上學校，就得拉到局子裏去。」

「大家想不透識字有什麼用處，字又那麼難識，硬做拉夫也是白費心思。」阿擊停頓了一下，又說：「像我們媽媽，她就說有工夫識字，還不如早點兒睡覺，讓身子多歇息一會。——這且不要管牠。我想，我們還得勸說一樁事情，就是每家預備一桶水。救火車開不進我們的弄裏。火起了，慌慌忙忙到河裏去取水，取起一桶來至少灑掉半桶。故而要在平時預備一桶水。」

「你這法子好，」推場車的少年工人拍手說。「每家一桶，三百家就是三百桶。」

「我想，」香烟廠童工抬起頭來望着月亮，「這一桶水還得放在一定的地方，用得着的時候，拿起來就一點不費事。」

「照這樣說，」翻砂廠的少年工人想得更進一步，「我們應該時常練習救火。怎樣提水桶，怎樣向火起的地方跑，怎樣回轉身來再去取第二桶

水，這些都要練習得很熟很熟，到那時候才可以不慌不怕把火救熄。你們看，救火會裏不是時常在那里練習的嗎？」

一羣識字學生聽到這里一齊拍着手說：「什麼事情都要商量，越商量越會有好主意出來。現在我們可以同火神抵一抵了！」

他們懷着熱烈的心情，一跑進棚戶的區域，就分頭向各家勸說。

「讀書官人，你們又有什麼新鮮花樣吩咐我們了？」影子斜拖在地上和牆上的男女亂紛紛地問。

「要防火燒，第一要把家裏收拾清楚！」

「要防火燒，每家必須預備一桶水！」

他們說家裏要永久收拾清楚，不可今天弄清楚，明天就弄亂了。又說一桶水要永久放在一定的地方，並且要大家一同來練習救火。

阿掌勸說的是張老大。張老大的新草棚又搭起來了，毛竹蘆蓆和稻草都是賒來的。他正牽掛着新債務在那里歎氣，聽了阿掌的話，恨恨地說：

「讓牠再燒吧！把我人都燒死頂好！防火燒，我不高興！誰保得定防了就不燒？」

「張伯伯，你當醜頭，很起勁的，吃了自家的飯，幹的大家的事。現在說的也是大家的事，爲什麼就不高興了？難道你只相信神道，不相信自己嗎？」

「相信自己又怎樣呢？」張老大眼瞠瞠地望着稻草，還沒有剪齊的屋簷。「一會兒燒起來了，沒一個人，兩條臂膀，也奈何牠不得。」

阿掌舉起兩隻手，說：「我們有三百桶水，我們有燒得熟透了的救火本領，怎麼說奈何牠不得？從前吃虧的在我們沒有合起夥來幹，現在我們合起夥來，力量就大了。張伯伯，你要相信我們自己的大力量！」

「你說合夥合得成嗎？」張老大幽幽地說。

「怎麼合不成？打太平公醮，大家情情願願出錢，這就是合得成的憑據。現在說的比打醮更有把握，大家爲着自己，自然會高高興興合起夥

來。」

「這件事情我總不來領頭，」張老大還是有點不信服。

「張伯伯，我們不要你領頭。你只要依我們的話，平常預備一桶水，到練習的時候，你也來在一起練習，就是了。」

「就依你的話吧，」張老大有氣沒力地說。「現在年紀大的都得跟從你們小夥子了！」

鈴，鏗，鏗。破鑼聲在棚戶區域裏跑過。停了一口氣的工夫，又是三聲：鈴，鏗，鏗。

家家門裏立刻都衝出一個人來，男女老少都有，手裏各提着一個水桶，水桶鉛桶都有。

「三聲是西邊，向西邊跑呀！」像風吹的落葉一般，人羣向西邊湧去。西邊的落照正紅，彷彿真有個火燒場在那里。

「哈哈，好玩的事情，我們去救假火！」

「看見嗎，你的水潑掉半桶了？」

推場車的少年工人高聲地喊：「大家不要嘻嘻哈哈！救假火要像救真火一樣！水不要在半路裏灑掉！要澆在火場上才不可惜！」

人羣衝到棚戶區域西邊的盡頭，只見阿掌站在一個土堆上，手裏舉起一面紅布小旗子。這是火場的記號，大家就爭先把桶裏的水向土堆澆去。

有些人跑上土堆，去澆阿掌的身體，嘴裏喊着「給你認個浴！」

阿掌立刻成了落湯鷄，衫袴通溼，淋淋地滴着水。

「哈哈，」大家覺得有趣，都停了步看着阿掌大笑。不擔任提水桶的男女和小孩子也踏脚拍手助興。

「你們忘記了！」阿掌揮動旗子，好似軍官一般威嚴。「趕快到河埠頭去，取第二桶水來！你們開着的讓開一條路！這樣團團圍住是要給你們誤事的！」

人羣一陣移動，開着的站到兩邊。澆過了水的急忙轉身向南，抄到河埠頭去。後到的才得挨近土堆前澆水。

一會兒，落照已經收了光，阿掌估計差不多個個人澆掉兩桶水了，就發出命令說：「今天的練習就此完畢。往後聽見鑼聲再來。一件事情不要忘記，空桶得取了水帶回去，放在老地方！」

「啊，我們打太平鑼回去！」大的小的關的尖的喉音一齊仿效着鑼聲：「湯，湯，湯，——鏗，鏗，鏗，」脚步踏在溼漉漉的泥地上，發出茲札茲札的聲音。

阿掌從土堆上跳下來，望見張老大的背影，提着一個空鑼，走上去，就追上了他。「張伯伯，你看今天不是大家都來了嗎？」

「唔。倘若早有這一回事，說不定我的草棚不會燒掉了。你想，離開起火人家有八家呢。」

「今天大家不很認真，往後還得好好地練習。要練習得像兵操一樣，

又認真，又整齊，又勤快，那我們就不吃火燒的苦了。」

兩個人並排走了二三十步，阿掌又自言自語說：「我們更得勸大家識字哩。要是有一種容易識一點字就好了。」

「怎麼說？」

「我們這里不識的字多。有一句話，一定要一家一家去傳說。聽了的還是要弄錯，要忘記。張伯伯，你是識字的。倘若大家都識了字，有什麼話不是可以寫在紙上貼起來嗎？譬如救火方法，就可以一句一句寫出來，教人家看得明白，記得牢固。」

「你的話不錯，——我要到河埠頭取水去，你先走吧。」張老大和阿掌分路。

阿掌回到家裏，只見阿秋已經取了一桶水，放在板床橫頭。他高興地說：「阿秋，等會兒學校裏回來，我們來練習造句，說的是救火方法。」

「好的，」阿秋跟着娘盛冷飯，回轉頭來答應。

鳥言獸語

一隻麻雀和一頭松鼠在一棵柏樹上相會。

松鼠說：「麻雀哥，有甚麼新聞嗎？」

麻雀點點頭，說：「有，有，有。人類在瞧不起我們，說我們不配像他們一樣，開口說話，發表意思。」

「這怎麼說的？」松鼠把眼睛睜得很小，這表示他在想心思。「我們明明能夠開口說話，發表意思，怎麼說我們不配？」

麻雀說：「我說得太簡單了。人類的意思是他們的說話高貴，我們的說話低微，是不能夠比並的。他們的說話值得寫在書上，刻在碑上，或者

用播音機播送開去。我們的說話可不配。」

「你這新聞從那里得來的？」

「我從一位教育家那里得來的。昨天我出去游散，飛到那位教育家的簷前，看見他正在低着頭寫文章。看他的題目，中間有『鳥言獸語』幾個字，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怎麼說起了我們的事情呢？不由得把他的文章看下去。原來他在議論人類的小學教科書，說一般小學教科書往往記載着鳥言獸語，讓小學生和鳥獸作伴，這怎麼行！他又說許多教育家都認為這是人類的墮落，小學生只管把鳥言獸語讀下去，必然弄得思想不清楚，行為不正常，同鳥獸沒有分別。最後他說小學教科書應該完全排斥鳥言獸語，人類的教育才有轉向光明的希望。」

松鼠舉起右前足搔搔下巴，說：「我們說我們的話，原不豫備請人和記載到小學教科書裏去。既然記載進去了，卻又說我們的說話沒有這個資格。一班小學生的將來如果真個思想不清楚，行為不正當，還要把這責任

上在我們的賬上呢。人類真是又糊塗又傲慢的東西！」

「我最氣不過的是那位教育家不把我們放在眼裏。甚麼叫做『讓小學生和鳥獸作伴，這麼行！』甚麼叫做『必然弄得思想不清楚，行為不當，同鳥獸沒有分別！』人類和我們作伴，就辱沒了他們嗎？我們的思想就特別不正常嗎？他們的_{思想}就沒有不清楚，行為就沒有不正常嗎？」麻雀說到這里，胸脯鼓得飽飽地，像他在下雪時候對着雪花生氣一個樣子。

松鼠是天生的富有智慧的東西，他帶着笑容安慰麻雀說：「你何必生氣呢？他們不把我們放在眼裏，我們可以尊敬他們，也不把他們放在眼裏。甚麼事情都得切實考察，才能夠長進知識，增加經驗。我現在想要考察的是人類的說話是不是像他們所想的那樣高貴，究竟同我們的鳥言獸語有怎樣的差異。」

「只怕比我們的鳥言獸語還要低微，還要沒有價值呢！」麻雀依然那樣氣憤憤地。

「麻雀哥，你這樣未免武斷了。評論一件事項，在沒有找到例證之前就下判斷，叫做武斷。這是不很妥當的，我希望你不要這樣。我們要找例證，還是到人類所住的地方去考察一番吧。」

「去，去，去，」麻雀撲撲翅膀，準備起程。「我希望此去找到許多的例證，根據這些例證，我們寫在我們的小學教科書裏說，世間最低微最沒有價值的是『人言人語』，我們鳥獸說話萬不可學人類的樣！」

「你的氣還是消不掉嗎？好，我們起程吧。你在空中飛，我在樹上地上帶衝帶跳地跑，我們的快慢正相彷彿。」

麻雀和松鼠這就起程，經過了密密簇簇的森林，又經過了莽蕩蕩的郊野，來到人類聚集的都市，停在一座三層樓的簷頭。

都布的街道上正擁擠着大羣的人，只看見頭髮蓬鬆的頭顱合成一片緩緩前進的波浪，也數不清人數共有多少。他們各舉起空空的兩隻手，喊說：「我們有兩隻手，給我們工作做呀！」一會兒，他們各自拍着癩癩的

肚皮，喊說：「我們有一個肚皮，給我們飯吃呀！」各人的喊聲合在一塊，非常響亮。

聽了這喊聲，松鼠回頭對麻雀說：「這兩句『人言人語』並不錯呢。有了手就得做工作，有了肚皮就得吃飯，原是最簡單最明白的道理。」

麻雀點點頭，正要開口，忽然看見下面街道上起了騷動：幾十個服色一律的人跑來，手裏執着白木短棍，腰間插着烏亮的鐵管子，他們散開在大羣的人的四圍，舉起白木短棍只顧亂揮，意思是要他們散回去；可是大羣的人並不聽命，推擁了一陣，只把各人之間的空隙擠得更緊一點，一片頭顱合成的波浪依舊緩緩前進。

「我們有兩隻手，給我們工作做呀！」

「我們有一個肚皮，給我們飯吃呀！」

手執白木短棍的人動怒了，大聲呼叱說：「不許開口！這裏沒有你們開口的份兒！你們再敢像狗一般狂吠，鴉鴉一般亂叫，當心我們手裏的棍

子和腰間的管子！」

麻雀把翅膀推動松鼠的身軀，說：「你聽，你剛才說道兩句『人言人語』並不錯，可是那些執白木短棍的人卻認爲『鳥言獸語』，不許他們開口了。我想這未必單由於糊塗和傲慢，應該還有別的道理。」

松鼠連聲說：「一定還有別的道理，一定還有別的道理，我們一時猜不透罷了。不過有一層我已經明白了：人類把自己不愛聽的話都認爲『鳥言獸語』，狗吠哩，鴉鴉叫哩，以外大概還有種種的說法。」

麻雀說：「他們的小學教科書排斥『鳥言獸語』，想來就因爲這一層吧。」

松鼠和麻雀談談說說，下面街道上大羣的人漸漸去遠了，白木短棍還是在他們的周圍揮動，可是他們依舊擠在一塊，一陣一陣地發出喊聲。後來他們向左轉彎，大羣的背影這才看不見，喊聲也輾轉到幾乎沒有。松鼠拍拍麻雀的背，說：「我們換一處地方去看看吧。」

「好的，」麻雀不等說完，撲開翅膀就飛。松鼠就在大建築的屋頂上奔跑，這樣他隨時可以看見下面的情形。

大約趕了半天的路程，他們來到一處地方。一片廣場上排列着無數的軍隊，有步隊，有砲隊，有飛機，有坦克，隊伍整齊得很，好像一大方一大方的立體形，剛才用一把大刀切過的。這些隊伍面對着一具銅像。那銅像雕的是一個騎馬的人，頭戴軍盔，兩撇鬍子向上矗起，一副不可一世的氣概。

麻雀說：「這裡是甚麼玩意兒，我們看看吧。」說着，就停在那銅像的軍盔上。松鼠很活靈地爬上那銅像的身軀，直到右面的鬍子的部分才賦腳，他把一條尾巴也向上矗起，從下面望去，只覺得那銅像在條鬍子的時候少刮了一刀。

忽然軍號軍鼓吹奏起來了，所有的軍士都舉手行禮。一個人正走上銅像下的臺階，高高的顴頰，犀牛嘴似的扁嘴，圓滾滾的兩顆眼珠突了出

來。他在銅像下站定，回轉身軀，面對着所有的軍士，就開口演說。每一個聲音都像從肚腸角裏迸出來的，消散在空中，好比一個個爆裂開來的爆仗。

「我們的敵人是世界上最野蠻的民族，我們要用我們的文明去制服他們！用我們的快鎗，用我們的重砲，用我們的飛機，用我們的坦克，教他們帖帖服服跪在我們的腳底下！他們也敢說甚麼抵抗，說甚麼保護自己的國土，真是狗的狂吠，豬的胡嚙！今天你們出發，要顯出你們文明人的力量來，教那批野蠻人再也不敢狂吠，再也不敢胡嚙！」

「又是把自己不愛聽的話認爲『鳥言獸語』了，」松鼠抬起了頭幽幽地說。

麻雀說：「用了快鎗重砲這些東西，無非去傷害人家的性命，毀壞人家的資產。怎麼倒說是文明人呢？」

「大概在這位演說家的『人言人語』裏頭，文明哩，野蠻哩，這些字

眼的意見，和我們所說的不相同的。」

「照他的意思說起來，凶狠的獅子和蠻橫的鷹要算是最文明的了。然而我們公認獅子和鷹是最野蠻的東西，因為他們要用我們的血肉填充他們的肚皮。」

松鼠冷笑一聲說：「我如果是人類的話，一定要說這位演說家所說的是『烏言獸語』了。」

「你看！」麻雀向松鼠示意說。「他們出發了。我們跟着他們去吧，看他們怎樣對付他們的敵人野蠻人。」

松鼠即溜地從銅像上爬下來，匆匆跟着軍隊前進。後來軍隊上了渡海的船，松鼠就躲在他們的輻重車裏。麻雀呢，有時停在船桅上，有時飛到輻重車旁邊，吃點東西，和松鼠談談，一同觀賞海天的景色，倒也並不寂寞。

幾天之後，軍隊上了岸。那就是野蠻人的地方了。麻雀和松鼠向四下

裏觀看，一樣的山野，一樣的城市，一樣的人民，看不出野蠻在那里。他們離開了軍隊，向前進行。來到一片廣場，也正有軍隊排列在那里。看兵士手裏，有的拿着一枝長矛，有的抱着一枝破後膛鎗。大砲好像一架都沒有，飛機和坦克更不用說了。

「麻雀哥，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甚麼？」

松鼠用他的尖嘴指着那些軍隊，說：「像這批人這樣，沒有快鎗，大砲，飛機，坦克等等東西，就叫做野蠻。有了這些東西，像帶我們來的這批人一樣，就叫做文明。」

麻雀正想說甚麼，看見一個人站到軍隊面前來了，濃黑的絡腮鬍子，高高的身軀，兩隻眼睛放射出憤怒的光。他隱起喉嚨，對軍隊作下面的演說：

「現在敵人的軍隊到我們的土地上來了！他們要傷害我們的性命，奪

取我們的資產，簡直比強盜還不如！我們只有一條路，就是給他們一個強烈的抵抗！」

「給他們一個強烈的抵抗！」軍士齊聲呼喊，手裏的長矛和破後攔鎗劃舉了起來，在空中舞動。

「那怕流膿最後一滴血，我們還是要抵抗，不然我們前面就沒有生路！」

麻雀聽得感動，眼睛裏有點溼潤了。他說：「我如果是人類的話，平心地說，這里的人所說的該是『人言人語』了。」

但是松風又冷笑了。「你不記得前日那位演說家的話嗎？照他說起來，這里的人所說的全是狗的狂吠，豬的胡嘍呢。」

「可見人類的說話沒有準兒的。」停了一會，麻雀又說：「但是『人言人語』也並不完全低微，沒有價值。我當初的想頭原來也只是一偏之見。」



「我看人類可以分爲兩批，一批人說的有道理，另一批人說的完全沒有道理。他們雖然都自以爲『人言人語』，實在不能一概而論。我們的『鳥言獸語』可不同，我們大家按照道理說話，一是一，二是二，一點沒有錯兒。『人言人語』和『鳥言獸語』的差別就在這個地方。」

噓~~~~噓~~~~噓~~~~

天空有鷹一樣的一個黑影飛來了。場上的軍士立刻散開，分作許多小隊，向四圍的樹林裏躲藏。那黑影越近越大，原來是一架飛機。在空中繞了幾個圈子，就掉下一顆黑色的東西來。

轟！

一聲巨大的聲響。樹幹，人體同泥土一齊飛濺起來，像節日燃放的大烟火。

麻雀嚇得魂不附體，撲開翅膀拚命地飛，直飛到海邊才停下來，用鼻子嗅嗅，空氣裏好像還含有火藥氣息。

松鼠比較鎮靜一點。他在血肉模糊的許多尸體上跑過。一路上遇見許多逃難的人民，牽着牛羊，抱着孩子，挑着零星家用東西。只是尋不着他的朋友。他心裏想：「只怕麻雀哥也成爲血肉模糊的尸體了！」

冥 世 別

白髯皂袍的冥王坐在上面，說：

「你們何以又要到陽世去呢？我不是早對你們說過，你們已經盡了爲人的光榮的本分了，更沒什麼遺憾；我這裏雖然陰森一點，但是公平，有秩序，正適宜於你們永久地休息，就此安心住下去吧。你們也已答應了我，說陽世的事自有別人在那裏盡他們的本分，在那裏幹，你們是決定安心住下去了。現在，爲什麼又要來對我告別呢？」

冥王的眼裏滿含着離愁；他的語調柔和到極點，可是帶着悽惋，猶如慈母捨不開她的愛子，用她特有的動情的調子，希望把他們的脚步挽住；

這使兩旁的判官鬼卒覺着詫異，都默着怪醜的臉向他呆望。他們想：

「就是送十全的善人超昇仙界，我們的王也從不會這樣依依不捨。今天，這幾個青年說要去了，他却作這一副神態，忘了他冥王的威嚴，多少怪！怪！……」

站在前面的青年有五個。兩個各把自己的頭顱撐在手裏，這是從電線桿上取回來的。其他三個的頭面上都有血色轉般的凹陷處，兩處三處不等，是鎗彈的成績。他們五個聽冥王說罷，互相看了一眼，那高個兒手裏的頭顱便開口說：

「我們很感激你的盛情！但是，我們不得不再到陽世去作一回人。請看這一篇文字吧，我們今天發見了牠。」

說着，空着的一隻手從衣袋裏掏出一張陽世的新聞紙，授給冥王。

「莫非陽世湧現了極樂世界麼？你們愛熱鬧，所以要看看去。」

冥王這樣自語，便展開那張新聞紙來看。雖然白鬚鬚鋪滿了胸前，向

無須乎眼鏡，並且視線一上一下移動得很快，一會兒已看過了五號字密排的一橫欄。他忽然憤怒起來，臉色轉成鐵青，眼裏彷彿閃着猛烈的火焰，厲聲說：

「竟說出這樣的話來！我的拔舌地獄應該拘囚這班東西！」

「請不要動怒。」

那高個兒把頭顱提高一點，面對着冥王，抱歉似地說。

「你以為那一些句子看不入眼呢？」

「什麼叫率學生而反對校長，反對教員，亦未始非宣傳……？什麼叫有地位有家室有經驗者多不肯冒險一試，學生更事不多，激動較易……？爲最便於利用之工具？什麼叫犧牲一部分青年之利益，以政治學上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之要求衡之，尙非不值？」

冥王一句嚴厲一句地喝問，他想不到站在他面前的並非他所要審判的鬼犯。

站在右邊的一個青年接上說：

「這正是表白心理的自供狀呀。冥王，你是永遠幹那審判的事情的；在審判者面前，表白心理的自供狀不是很可貴的麼？」

這聲音是從血肉模糊的凹陷處發出的，因為左頰中着鎗彈，嘴就同削痕併了家；大概牙齒已去了好幾顆，舌頭也傷了一點，故而發音嚦嚦地，像嘴裏含着什麼火燙的東西。

「唔，是表白心理的自供狀……」

冥王沈吟了；他閉了閉眼，把新認識的人世的罪惡深深記在心裏。同時對於面前的幾個青年起了深濃的憐憫，他惘然說：

「你們只作了工具，只作了犧牲，我代你們悲傷！你們當臨命終時，決不計料想到會有人這樣說你們的吧，我想。」

「感謝你的同情。」

五個青年齊聲回答。但隨即搖着頭，兩顆提在手裏的頭顱尤其搖得利

害：像奔馬項頸下的鈴鐸；他們又說：

「但是，請你不要代我們悲傷，因為我們自己都不覺得悲傷。」

「爲什麼？你們死得既冤枉，死後又受着誣蔑，這在別人，是要哭出血來的傷心事呢。」

較矮的一個提着頭顱的沈靜地回答說：

「因爲我們自信不會作了他們的工具。說到工具，農人耕田，工人製器，凡是不吝惜一己的勞力的，誰都爲大衆，誰都是工具。我們又何能不作工具呢？只是不會作了那批稱我們作工具的人的工具！」

「那時候，他們戀着地位，守着家室，據着經驗，潛伏在社會的角落裏，像抖抖瑟瑟的老鼠。他們用驚訝而無情的眼光偷望着我們，心裏是發育未完全呀，知識經驗未具備呀，尙不能離成年人之保佐而獨立呀，那套；他們以爲我們只是盲從的惜家，有誰指鹿爲馬，我們也會國然而應，說是馬的。根據着這種誤解，到現在，他們就工具呀工具呀滿口地唱了。」

「他們無論如何不能了解我們，猶如夏蟲不懂得冰，井蛙不懂得海。」說着，軀幹岸然直挺，把頭顱舉起，高過削平的項肩，呈一種異樣的不可一世的神態。隨又激昂地說：

「我們正因為年青，腦子還清白，沒染着那種帶腐臭氣味的經驗的毒。我們懂得容受與拒絕，我們懂得有所為與有所不為。凡容受了信仰的，事不論大小，我們自己負絕對的責任，成功時不是沾了誰的光，失敗時也不是上了誰的當！冥王，請你想，是偵探密布大刀隊四處游行的恐怖局面呢，若不是衷心有所執持，肯胡亂盲從，出來充當一個工具麼？」

「惟其如此，所以從頭顱挂在電線桿上，鎗彈嵌在血肉裏邊，一直到現在，我們絕不悲傷；這種下場是題中應有之義呀，假若過後要悲傷，先前也就不去作這等題目了。然而他們那里了解這些呢，只看見我們是死了，而他們還活着，就說我們作了他們的工具！」

冥王不禁歎氣了；他想這幾個青年還是初到來時那種坦然的態度，其

實說他們經驗未具備也對，那識別罪惡的經驗，他們的確太缺乏了。他把自己湊前一點，指着報紙的文字，提示說：

「你們要仔細看呢。這篇文章裏說『率學生』，說『激動』，說『犧牲』，明明是他們躲在後邊支配着你們，把你們挑在槍尖上，往敵人陣營裏亂刺的。」

「不，不，他們那裏能支配着我們！」

五個青年齊聲說，手裏的頭顱同頸上的頭顱又強固地搖着。

「只有我們鞭策他們，教他們不得不從社會角落裏蹣跚出來，也邁進幾步龍一樣的脚步。」

「那末這篇文章裏爲什麼這樣說呢？」

「是他們的誇大，根據着他們的卑鄙心理而結構成功的誇大。這樣說了，就見我們的行動都出於他們的計畫，他們有何等的遠謀深算呢。第二，只消看這篇文字的題目；他們現在嫌厭像我們這樣的人，說不要了，

不能不加上些理論。世間有許多發於私欲和衝動的事情，都加上了找來的理論的外套呢！」

說這話的本來是一個秀美的青年，從豐滿的前額同清朗的眉目可以知道；只是當右頰同鼻梁的部分都中了一鎗，下頷又受了刀傷，遂成了個殘破的顏面。

「不錯，的確有許多發於私欲和衝動的事情，都加上了找來的理論的外套。」

冥王凝着慣於譚視陽世的眼睛，一連點頭；心想他們雖是坦然的態度，識別罪惡的經驗到底不見缺乏，剛才未免錯認他們了。他又問：

「既是如此，你們爲什麼又要到陽世去呢？我這里公平，有秩序，又毫不嫌厭你們，正適宜於你們永久地安息。」

先前不曾單獨開口的一個青年聳了聳肩，兩手按住露出了肚腸的腹部，簡勁地答：

「因為看了這篇文章，覺悟到我們並不會盡了本分，故而要再去一趟。」

「陽世的事，不是有別人在那里盡他們的本分，在那里幹麼？」

「別人盡也吧，不盡也吧，全是別人的事。可是我們在覺悟到並不會盡了本分的現刻，對於自己異常不滿，同時急欲鞭策自己，無論如何不願意就這樣永久地休息！」

「你們懷着這樣的意思，那末去吧，去吧，我不應該留住你們！」但是淚水含在他眼眶裏了，像兩顆明瑩的珠子。他看着兩旁的判官鬼卒，似乎他已經看透了他們剛才的疑念，故而提起他們的注意，教他們各自分辨十全的善人與這幾個青年有怎樣的不同。

判官鬼卒彷彿都在報答冥王似地點着頭。

「我不應該留住你們！請你們受領我的一杯別酒吧。」

冥王這樣說着，於是鬼卒們忙起設坐席陳酒漿的事情來。

招 魂

每一回到上海去，總要在季勉家裏吃幾餐飯。

吃飯，要算屬於所謂「請客」的一種最乏味了。按照請客帖子上寫明的時刻跑去，往往空無一人。茶房誤會你是東道主，問你點什麼菜，用什麼香烟，就教你有點兒窘。等會兒主人來了，慢慢地一個兩個地客人也來了，招呼，寒暄，喝茶，磕瓜子。好像大家沒法消磨時間，特地會聚起來共同慷慨一下似的。好容易酒壺端了上來，大家謙讓地掙得了各自認為適當的坐位，這才開始達到本題——舉杯，動筷子。慢無中心的談話藤蔓一樣爬開去，一會兒國家大事，一會兒男女私事。一道一道的菜已經夠多，

而這些也是菜，滋味不同酸鹹各別的菜。直到席散，胃是脹飽了，耳朵也脹飽了，胃和耳朵同樣感覺木僵僵地，到第二天還是不很舒服。於是你不免發生疑問：所謂「交換知識，聯絡感情」，必須採用這種「請客」的方式嗎？然而疑問儘管疑問，待接到又一個請客帖子，你仍舊得鼓起冒險的精神，毫不遲疑地，按照寫明的時刻跑去。

在朋友家裏便飯就好得多。第一，不裝下過多的東西去，胃裏舒服簡直想不到體腔內有一個胃。第二呢，談話不敷衍，不散慢，即使並沒有什麼深文大義談出來，但靈魂與靈魂對面，總覺得古人詩句「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的樂趣。

季勉家裏又有家鄉運來的「竹葉青」，有自製的醃芥菜，有季勉夫人的豆腐羹。這幾樣東西我都歡喜。每一回到上海總去吃幾餐飯，老實說，第三個原因就爲了我的貪饒。

這一回我又去了，

除開季勉；客堂裏坐着應君和胡君。這兩位我都認識。應君在上海一所大學裏當教授。胡君是季勉的學生，美國留學回來，在南京什麼機關裏做編輯的工作。

回轉頭來，看見靠窗的角落裏還有一個十三四歲的男孩子坐着。青布長衫。杜做布鞋。黧黃的臉色。瞪視的眼神。不像個小學高級或是初級中學的學生，若是藥材舖或是布疋莊的徒弟倒還相稱。這個男孩子完全陌生，我不免看了一眼重又看他一眼。

「你來得湊巧，湊巧，」季勉遞一杯新沏的毛尖給我。「吃過了飯，胡要顯神通給我們看，把宛宛招回來呢！」

胡要顯神通，把宛宛招回來，這個話太離奇了，我有點不相信我的耳朵。

但是季勉又指着角落裏的男孩子說：「他是靈媒。宛宛來了的時候，別人看不見，只他看得見。話語也得由他傳達。」

一時間我沒有想什麼，只覺得非常之詫異。看看胡君。還是兩年前的樣子，風度翩翩，頭髮膠得發亮，西服筆挺。只臉色略微見得蒼老了一點。看看那「靈媒」。眼睛瞪視着，兩隻手支撐着椅子的兩角。客堂裏多了一個人，有人在說話，他似乎都沒有覺察。最後我看看牆上那張宛宛的相片。

宛宛是季勉的女兒，去年秋間患傷寒病去世。平頭二十歲。人很聰明。寫得一手出色的靈飛經。又能作一些隨筆小品文，發揮她的生活實感，不弄詞藻，也不裝腔作態。待人非常好，能夠體帖別人的意思。她去世以後，不要說她的父母和親戚朋友，就是隔壁張家的老媽子，眼泡皮直腫了兩天。可是她有點兒悲觀。不知道那裏來的影響，在熱鬧和興奮的境界中，她往往看出寂寞和頹唐來。有人說，這悲觀就是她短命的預兆。

相片是看慣了的。半身，調子很柔和，顴角飄起一縷頭髮，沈思的眼光斜對左方。爲的二十歲了，有一天她忽然高興，跑到光藝去照了個相。

誰料印出來之後正好挂在她的靈座上！

桌子上卻和平日不一樣。前方燭臺上插着蠟燭，可是沒有點。香爐中三支細長的香，鼻呀鼻地升起淡青的烟縷。稍後一點，一字兒排列着四個玻璃高脚碟子，陳設四色果品：枇杷，荔枝，香蕉，芒果。寶藍瓷瓶裏插着三朵妃色的大麗花，供在正中。靠牆相片下面，放着古式的有蓋又有托的茶盞。這分明是祭獻的款式，給宛宛回來受用的。

看看這個，看看那個，我心頭湧起了好許多問題。但是我並不開口就問。有一餐飯工夫的談話。吃過了飯，又有「顯神通」。聽着，看着，要問的就不用問了。我何不忍耐一刻呢？

於是我好像一個品茶的内行家似地，用唇皮吸取一點淡黃的茶汁，讓牠在舌尖上沾潤了好一會，這才徐徐咽下去。我說：「真是技巧。胡先生顯神通，我當然要看的。」在我的口氣裏，彷彿胡君會顯神通是早就知道的了。

依照胡君的吩咐，飯菜用的「素」。然而酒倒不禁的。只胡君一個人，因為等會兒要念咒畫符，不喝。那「靈媒」本來不會喝，同胡君先吃飯。我和李勉應君三個還是喝我們的「竹葉青」。

應君的酒量光景是正常的，才喝得三小杯，臉上的酒紅已經蔓延到耳朵背後。他截斷了胡君關於幽冥的談話，提高了喉嚨問：「老胡，你是美國留學生，莎士比亞的研究者，怎麼忽發奇想，弄起這一套來？」

「留學生就不配弄這一套嗎？」胡君輕輕地反問，聲音中間不帶一點兒意氣。「伍廷芳伍博士，留學生的老前輩，你不會不知道吧？他晚年專心研究靈魂學，還同亡故的朋友談過話。你又說什麼莎士比亞的研究者。莎士比亞的戲曲裏，不是也有鬼魂出現嗎？」

「原來如此。」應君似乎想不起別的來說，只好端起杯子來呷一口酒。

應君的問話誠然有着論理上的罅漏，所以才一接戰，立即「原來如

此」，退回陣內。這和指摘摩登女郎不該往城隍廟燒香，西服青年不該在如來或是觀音菩薩面前磕頭，同樣是沒有經過思索的信口之談。人家只要反問：摩登女郎爲什麼不該往城隍廟燒香？西服青年爲什麼不該在如來或是觀音菩薩面前磕頭？就無話可說了。

「老應，」胡君又放下飯碗開口了，打斷了我的念頭。「告訴你。真憑實據，如靈如響，不由我不相信，不由我不專心致志來弄這一套！」

「真憑實據？」

「祖師在乩盤上寫下壇諭。某人要努力精修，不可三天兩頭打馬將。某人要存心慈悲一點，不可專在賑災機關裏撈油水吃。這些都是我親眼看見的。同時也親眼看見某人某人跪在壇前，不好意思地磕着頭。可不是真憑實據？」

「還有嗎？」應君的嘴角邊露出一絲鄙視的微笑。

「還有。祖師的大徒弟能夠呼風喚雨，召狐狸精來同他握手。他的腦

肉門不同你我一樣，是能夠開關的。運起法力來的時候，他的腦門就開了。湧起一顆寶光燦爛的東西，往上升，往上升，通過了屋頂，直升到霄漢。這是元神，啊，最最了不起的元神！」

我不由得想起七八歲時候，我那年老的伯父給我講西遊記的情形。伯父講西遊記常常帶着玩笑的態度。譬如講到孫行者一個筋斗十萬八千里，他就說：「據此推算，他的身體該有五萬四千里長不是？然而他不過是一隻平常的猴子，同江北人牽來耍猴戲的一樣。」現在胡君的態度可不然。他講得非常嚴肅，一本正經，宛如教堂裏的教士或是講臺上的大學教授。他的嘴角邊本來留着白膩的唾沫，在讀「了不起的元神」的時候多用了點勁，把莫壹那麼大的一朵唾沫彈到了「素十錦」的碗裏，那執着筷子的右手伸了一伸，彷彿要把這朵唾沫檢出來，但隨即若無其事地縮住了：就只有這麼一點似乎減損了他的莊嚴。

「這些也都親眼看見嗎？」應君又逼進一步。

「那邊沒有。不過他們都這樣說，就同親眼看見差不多。」這當兒胡君好像忽然記起，飯碗裏還有待吃的飯，立即讓嘴巴湊近飯碗，嚙，嚙，噙，一連嚙了好幾口。

「原來是『他們』說的！」

「祖師的大徒弟在山東呢。我一直想到山東去參拜他，親眼看他顯神通，可惜沒有工夫。下兩個月天氣熱起來了，我們那邊大概要減短辦公時間。那時候一定請牠一禮拜的假，山東去跑一趟。老師，」胡君的眼光從眼鏡左邊射到季勉的臉上，「我們一同去，好不好？」

季勉還沒有回答，老媽子把豆腐羹端上來了。

「請嘗嘗看，」季勉手裏的湯匙揚一揚，「我們的豆腐羹是有名的，我太太的拿手戲。」

「啊，淡得很，」季勉嘗了第一湯匙，豆腐含在口裏，聲音有點含糊。「好像忘記了攪鹽。王媽，拿一點鹽來。……爲的宛宛要回來，她做

菜也沒心思了，唉！」

這句話裏含着多少的悲哀，在座的幾個人彷彿都知道，大家默然。

「老師，」過了一分鐘光景，胡君似一覺得靜默時間已經夠了，眼光重又從眼鏡左邊射到季勉的臉上，「我們一同到山東去，好不好？」

「我去做什麼？」

「請老師也去看看我們祖師的大徒弟的神通。」

「看了又怎樣？」

「看了不能不相信，於是老師也可以發心修鍊。」

「發心不發心且不說。單說神通。只要不是出戲法，真的能把狐狸精召來，我的手握著狐狸精的毛茸茸的手：我就相信你們的。」

「那裏是出戲法！」胡君直叫起來，像受了極大的屈辱。「絕對不是！絕對不是！老師有與同去的話，保證握着一隻毛茸茸的手，那些指甲還是獸類爪子的模樣，可見的確是狐狸精。」

「握了狐狸精的手又怎樣呢？」應君冷冷地問。

胡君吃完飯了，好像沒有聽見應君的話，他湊近一點季勉，談什麼秘密事件似地，悄悄地說：「老師，我勸你一定要發心！」

「我一定要發心？」

「我從前受了老師的教訓，自問沒有什麼可以報答老師的，沒有。現在在這裏勸老師發心，如果承蒙採納，這就是對於老師唯一的報答了！」

「喔？」季勉詫異地響了一聲，酒杯停在嘴唇邊。

「祖師寫下壇諭，」胡君的聲音越來得幽了，「中國大亂將至，啊，不得了！不得了！……」

「我雖然不是你們的祖師，」應君大概已經喝了七八杯，酒紅蔓延到頸根，前額和太陽穴暴起了蚯蚓似的脈管，聲音有點粗暴，「可是也知道中國大亂。誰說『將至』，眼前的亂子還不大嗎！你想，好幾省的土地給人家搶了去，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鬧着饑荒，草根都沒有得吃的只好吃死

屍，吃活着的孩子！中國大亂，中國大亂，小學校裏的一年生都知道的
了！」

「這還不算，將來的亂子還要大，大得多！祖師說的，骨頭要堆成山，血要流成江河。這邊，幾千里的一塊，那邊，幾千里的一塊，沒有一張綠色的葉子，沒有一隻鳥兒或是一個小蟲的叫聲，完全是可怕的死滅！」胡君凝視着桌子上的殘餚，聲音發抖，好像「可怕的死滅」就在桌子上伸展開來。

「你們的神通呢？」應君負了氣似地，把酒杯重重地放下，半杯的酒差不多都潑了出來。「你們能夠呼風喚雨，召狐狸精來握手。不能夠把中國的大亂消弭一下嗎？」

如果應君的話是對我說的，我就有點受不住。他那種聲氣表示得很明白，他的話並不是懷疑的詢問，簡直是惡意的挖苦。然而胡君好像滿不在乎。他頓了一頓，搖着頭說：「你要知道，這是劫數，劫數！劫數只能夠

逃避，卻沒有法子消弭。老應，說來你又要不相信。要逃避得了，還得發心修鍊！」得意的微笑在略見蒼老的白臉子上浮了起來，同小孩子偷得了藏在什麼地方的糖果一般。

「你這話什麼意思？」

「不發心修鍊，不知道逃避的路向呀！」

「你大概是知道的了？」

「怎麼不知道！祖師說的，中國大亂將至，那時候到處是可怕的死滅！只有西方一塊土，比較有生路。凡是有緣的，趕早發心修鍊的，到得那邊，就可以逃避這空前的浩劫。西方一塊土是什麼地方呢？祖師也吩咐得清楚，是四川，是雲南！」

「原來……」應君的右手摩擦着脈管暴起的前額，眉頭皺緊，沈吟了一會，自言自語說：「這倒和『我們的堪察加』的政論家意見相同！」

「真的！」我自從坐了下來，一句酒吃菜不說話，好像守着什麼

戒，但是這當兒忽然不自主地漏出了這麼一聲。

「照這樣說，」季勉燃着一支捲烟，吸了一口說，「也不一定發心修煉呀。你告訴我們四川雲南有着生路。我們如果相信你的話，到四川或是雲南去就是了。不嫌得慢，可以坐輪船，要快有飛機，只要錢袋裏不缺少錢。是不是？」

「那不然，」胡君搔了一下耳朵，吞吞吐吐地回答。「到了有着生路的地方，還得靠法力呵護，這才可以萬無一失。走呢，當然越早越好。災難的到來好比飛機，先一刻還不見芝麻大的一顆黑影，一眨眼睛，就嗵嗵嗵地在你頭頂上盤旋了。到來之後你再別想溜。當然越早越好！」他並沒有喝酒，可是似乎有點兒醉意，眼睛看着鼻子，聲音在喉嚨口打滾，彷彿只是說給他自已聽的。「有一個姓彭的朋友，他是大學裏的教授，第一天拜領了祖師的壇諭，第二天就向大學辭職，料理一切，不到兩個禮拜工夫，她就帶着妻子往雲南去了。到現在，他在雲南住下有三個多

月了。他真能見幾，不過……」

「居然有這樣一位大學教授！」應君的眼睛張得很大，眼珠上網滿了紅絲。

「見幾的人呢，實在也不只他一個。有許多人依從了祖師的意旨，都在想方設法準備着，希望早一點踏着西方一塊土。他不過比大家活絡一點，所以給他佔了先。」

「有許多人？」我又破戒開口了，一種嘔吐似的感覺逼着我開口。

於是他誇耀祖傳的寶貝似地，舉出一些人名和履歷。其中有好幾個人是常常在報紙上露臉的，要不是由胡君那樣「發心修鍊」的人說出來，誰也不會想到他們竟然也有了「祖師」！

還有什麼可說呢？

「酒喝不下了，」季勉依他的老規矩，做主人先自勸止大家喝酒。但這回的勸止是不是適可而止的意思，還是別有因由，從他的一點沒有酒意

的瘦臉上實在看不出。到底他的年紀比應君大到十五六歲呢。

我和季勉應君三個吃着飯。筷子在幾隻菜碗裏巡閱，嫻洋洋地。

胡君用牙籤剔牙齒，一隻左手遮在嘴唇邊。突然轉換話題問：「老，你相識的人不少，可有誰手頭有現款，預備買股票？」

「這個年頭，就是有現款的人，未必要買股票吧。」季勉咀嚼着飯粒沈吟了一下，又說：「不過也看是什麼種類的股票。」

「是商務書館的股票，先嚴傳下來的。我想把牠賣出去。」

「商務書館的股票，那是犯不著賣出去的。」季勉給別人打算往往比自己打算還要忠心，他這種性習在朋友中間傳為美談。「商務年年有很大的純利。自從「一二八」股本打了折扣，到現在已經復了幾回股。這是最穩妥的財產，除了實在沒辦法，誰也不肯賣掉牠的。像你，三百塊錢一個月，不過扣你幾項捐款罷了，錢是按月到手。難道也算實在沒辦法嗎？爲什麼要賣掉商務的股票？」

「老先生，」應君滿合一口飯，咽了一下，故意做出抑揚的聲調說，「你想不透嗎？我可完全明白，同老胡自己所想的一樣。他要到雲南去，盤纏，不是不能少的嗎？在那裏誰知道要住下幾年，經常的費用，不是筆不小的數目嗎？因此他想賣掉商務的股票。老胡，我揣得對不對？」

「是這個意思嗎？」季勉微笑地望着胡君的脸。

不知道爲什麼這幾句問話倒使胡君感到了媿窘，他避開了季勉和應君的目光，抬起頭來，鑑賞家似地望着那幅黃賓虹的黃山紀游圖，同時有意無意地說：「那裏！那裏！我有別的用場。」說罷重又刷牙齒，一隻左手遮在嘴唇邊。

正在靜默的當兒，季勉夫人出來了。她對我們道歉，說只弄得一點素菜，又沒有什麼好吃的。她看見那「靈媒」吃罷了飯仍舊坐在靠窗的角落裏，取一雙香蕉給他，教他不要客氣，隨手剝來吃。她的神情顯得有點不安定，一會兒給宛宛換上一盞熱茶，一會兒點起三支香插在香爐裏，一會

兒瞪視着宛宛的相片，嘴裏喃喃地念着什麼。

季勉見她這樣，體貼地說：「你大概等得心焦了？好，我們立刻吃完了飯，馬上請胡『作法』。」說罷，他很快地划着餘飯。

應君和我依着號令，也就加增吞咽的速率。

這使季勉夫人更加抱歉了，她用並不嚴重的口氣責怪季勉說：「有誰像你這樣招待客人的！」回頭來對應君和我說：「你們儘可慢慢地吃。在我們這裏作客人，好菜沒有得吃，飯總得吃飽。請你們再添一點。」

吃飯的場面收拾過後，大家喝了一杯茶。宛宛面前的蠟燭點起來了，兩個小火焰跳呀跳地。「靈媒」移坐到燭臺旁邊，他的右臂擺在桌子上，貼近那一碟枇杷。胡君站在桌子前面，彷彿在館子裏預備付賬的模樣，左手扯開西服的左襟，右手伸到反面的袋子裏去掏摸些什麼。

我們幾個散坐在靠牆的幾把椅子裏。季勉夫人揀中了左邊上首的一把，大概爲的這位置和「靈媒」最爲接近。

胡君掏摸出來的是一張黃紙，小六開本那麼大小。他的臉色立刻變得很莊嚴，必恭必敬地把那黃紙舉過了頭頂。同時他的嘴像金魚嘴一般翕張着。大約歷三四分鐘光景，黃紙才降到他的胸前。他的右手早已扭成生薑似的形狀，只伸出了中指，好比薑芽。就用這薑芽作爲筆，墨水也不蘸，在黃紙上一陣地揮動。

「勅！……勅！……勅！」宛如深夜的貓頭鷹叫，完全不像他平時的聲音。

於是又對着那並沒有畫上什麼的黃紙默念着什麼。他的嘴只是那麼翕張着，平勻而快速，彷彿不用透氣似地。

我大概也有點酒意了，眼前一陣朦朧，好像他穿着一件道士的「羽衣」。我覺得詫異，眼光移到應君那方面。只見應君正用三個指頭按壓他那脈管暴起的前額，眼睛一開一閉地，似乎頭痛得利害。

季勉是昂起了頭抽香煙，像個文學家正在打腹稿。

一道光耀把我引回頭去。黃紙給燒掉了，紙灰落在香爐裏。

胡君這才靠右坐下，和季勉夫人相對。

「你看吧！」他吩咐那「靈媒」。「要看得真切！看見什麼，告訴我們。」

「靈媒」聽得吩咐，偏轉一點身子，開始瞪視那浮起青烟來的香頭。十五六分鐘的靜默。

「看見嗎？」胡君殷勤地問。

「沒有。」

又是十五六分鐘的靜默。

「看見嗎？」

「看見了。」

「怎樣的一副相貌？」

「一個白鬚老人。」

「一個白鬚鬚老人？」胡君略微有點生氣，兩手拍着大腿。「我教你看得真切，怎麼可以隨便亂說！我問你，同這照片上相像嗎？」他指着宛宛的相片。

「靈媒」抬頭看了看相片，重又瞪視香頭，木然說：「是一個小姐。」

「看真切嗎？」

「是一個小姐。」

「來了！」胡君向季勉夫人示意，舒了一口氣，又說：「師母有什麼話，可以教他傳達。」

季勉夫人歡喜中混和着悲哀，勉強做着笑臉，但淚水留不住，已經淌了下來。她教學「靈媒」的樣看着烏起青烟的香頭，悽然說：「宛宛，你來了嗎？你叫我一聲！你叫你媽媽一聲！」

「她叫嗎？」胡君問他的「靈媒」。

「她叫了。她在叫媽媽。」

「啊，宛宛，我好久好久不聽你叫我了！」季勉夫人不禁嗚咽起來，手帕按在鼻子上。「剛才請了你許久時候才來，你在那裏？」

「她說剛才出去了，回到家裏得了信，馬上就來的。」

「宛宛，你現在住得還好嗎？」

「她說還好，不過冷靜一點。」

「我也知道你冷靜，只是沒有法子呀！你生前歡喜看書，把那些書燒化給你，讓你解解悶，你說好不好？」

「她說好的。」

「宛宛，你那雙鞋子不嫌緊嗎？」

「她說嫌緊的，走一步，痛一痛。」

「那時候太匆忙了，」季勉夫人萬分抱歉地說，「沒有把尺寸量準。直到給你穿上，才知道嫌緊了，可是已經來不及重做。現在給你重做。」

寬大的換上，行嗎？」

「她說不行，下棺材時候穿的一雙，要永遠穿下去的。」

「這樣嗎？那是我苦了你了！」淚水又淌了下來。「你叫了你爸爸嗎？」

「她說叫了。」

「這三位先生都是你從小看見的，現在還認識他們嗎？」

沒有回答。停了兩三分鐘工夫，「靈媒」的眼光從香頭移下來，直望着通到外面的門，幽幽地說：「她去了。」

「怎麼就去了呢！」季勉夫人幾乎放聲哭了，站了起來向門外癡望。

「只說得三五句話，有許多要緊事情還沒有問你，怎麼就去了呢！我的宛宛！」

「吁！」季勉深長地歎了一聲氣，勸慰他的夫人說：「去了也沒有法子。下一回胡到上海來的時候，再可以請他把宛宛招來的。」

「不錯，」胡君接上說。「下一回再來招請好了。今天幸而她回家得早，如果她不就回家，我們此刻還在等待呢。」

「胡先生，你什麼時候再到上海來？」季勉夫人的淚眼閃耀着希望的光。

「大概七月底八月初吧。」

「那末，還有一個多月呢。」

胡君帶同「靈媒」走了之後，應君第一個開口說：「看了一齣毫無意思的鬼把戲！老胡會變到這個樣子，我做夢也想不到！」

「不要這樣說，他的神通是靈驗的，」季勉夫人替胡君辯護。「你們想，招來的若不是宛宛自己，怎麼會知道鞋子嫌緊，走一步，痛一痛呢？」

「你的問話先自告訴那孩子了，」季勉忍不住，給她點醒一下。

「我何嘗告訴那孩子呢？胡先生又不是走江湖的，他不要我們一個

錢，若不是真有神通，何必編一回把戲來騙我們？所以，我是相信他的！

——啊，宛宛，你難得回來，爲什麼匆匆就去呢？」

英文教授

院長分配給董無垢的是西洋哲學，心理學，論理學這些科目。這些科目還沒有人擔任下來。由一位哈佛的哲學碩士去擔任，院長以為再適宜也沒有的人了。

但是董無垢劈口就回絕，「我不能夠擔任這幾個科目。」

「爲什麼？」院長彷彿聽到了驚人的言語，眼睛睜得很大，牙齒咬住了下脣皮。

「爲的我不懂得這幾個科目。」他咳了聲嗽，又修正地說：「說得確切一點，我不適宜教這幾個科目。在八九年以前，我是教過這些的。可是，現在，我的認識轉變了。我覺得這些學問好比照在池塘上的月光，印在牆上的花木的影子，看看固然教人眼花撩亂，實際卻空無所有。院長先生，你大概知道我是皈依了佛法的吧？」

院長確然知道這一層。當校長把董無垢的名字交代下來的時候，曾經說：「他是我的老朋友，也是一位最熱心最認真的教授，可惜他近年來信奉了佛法，喫素，每天念佛，竟像一個迷信很深的老太婆。」

「知道的。」院長用手掌在臉上擦了一周，又說：「還是像八九年以前那樣教這些科目，不行嗎？」

「不行，」董無垢堅決地回答，宛如辦理一樁關係重大的交涉。「我不能夠站到講臺上，滔滔不絕地專說一些違心之論。我不能夠拋開了課程的規定，不顧一切地儘量發揮自己的意見。我並且知道，我的意見和現下

的教育旨趣是不相容的。所以，我希望我所教的功課不要觸着思想這方面。」

「那末……」院長不再說下去，把疑問的語句藏在兩道鋒利的眼光裏，彷彿說：「那末不要當什麼教授豈不很好嗎？」

「如果容許我揀選的話，我願意教一點英文。」

「英文，英文，」院長嘴裏念着，心頭在那裏盤算。班次，鐘點，薪水數目，擔任教師；這幾個項目像機器上的齒輪一般，轆轤地轉動着，答復的話語就產生出來了。

「英文也可以。不過只有一班一年級了。每星期四點鐘，每點鐘四塊錢，一個月只有六十四塊錢呢。」

「夠了，夠了，」董無垢滿足地說。「而且我最歡喜從一年級教起。」

「好像太那個了，」對於校長的老朋友僅僅分配一班英文，院長覺得

非常之抱歉。

「沒有關係，」英文教授用懇摯的聲調安慰那院長。「不過我還有一個小要求，請不要把我的功課排在上午十點以前。因為十點以前我有自己的功課。」

開學以後，這位英文教授就搬到蜂房似的大學裏去住。他選中一間最僻靜的房間，在校園的東北角，隔壁是植物標本儲藏室。除了一年級的學生，一個職司打掃的校工，一個給他送素菜的廚役，誰也不會意識到他的存在。他的房門老是關得緊緊地，只有一棵冬青樹從玻璃窗間窺看他，熟悉他在房間裏的生活。

每天上午八點半，他自己的功課開始了。

西牆下的桌子上，香爐裏燒着檀香，乳白色的烟縷時而屈曲時而筆直地升了起來。一個機製的圓拜墊放在桌子前面。他先是凝着神，合着掌，嘴裏念着什麼。那是無聲的念，只有他意念中的耳朵才聽得見。然後拜下

去，整個身軀像青蛙一般伏在圓拜墊上，所不同的只是他並不抬起了頭。他的動作非常熟練，猶如一個從小受了戒的和尙。這樣拜伏了幾回之後，他移過圓拜墊，讓一把椅子佔據那位置。於是他坐下來，臉還是朝西，默念着那些念得爛熟了的辭句。

這當兒他沈入一種麻醉似的境界。從運動場送來的呼喊聲音，從學生宿舍傳出的歌唱，弦樂，以及男女的歡笑，從圍牆外面一陣陣滾過的汽車的喘息，他都聽而不聞。他只用意念中的耳朵聽着自己默念的辭句。同時他忘記了學校，忘記了課程，忘記了延長到三年多的失業，忘記了母親和妻子的逝世，一句話，他簡直忘記了自己和世界。他動員了所有職司思維的神經細胞來建造阿彌陀經所說的國土：「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四邊階道，金銀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琉璃玻璃碎磲赤珠碼磲而嚴飾之。池中蓮華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潔。……」漸漸地，他意念中的眼

睛彷彿看見這樣的國土湧現了，不過有點模糊，像開映得太久了的電影片。於是他更益凝神，希望這國土顯得十分鮮明，比得上初次開映的「考貝」。

大約經過一點鐘光景，他自己有數，把那些無聲的辭句念完了，這才站起來。移過椅子，換上圓拜墊，又像開頭一樣拜伏。輕快地虔敬地撲上去，前額觸着拜墊的邊緣。這樣拜下又站起，站起又拜下，連續了好幾回，他自己的功課才算完畢。於是他帶着快適的笑容，回到人間的國土。

對於教英文，他反對時下流行的所謂直接教授。他說：「我們讀英文，注重在理解，注重在看得懂英文的書。一句英國話，意思和情調跟怎樣一句中國話相當，這是最要弄清楚的。要弄清楚這些，只有磨細了心思去查字典，去讀文法。工夫用得深，自然不愁不理解。那直接教授，有什麼道理呢！初中學生跑進英文教室，就聽不見一句中國話，只見教師指着門說 door，指着書本說 book，指着他自己的鼻子說 I。他們以為這就是

「置之莊嚴之間」的辦法，成績一定可觀。那里知道中國孩子到底不是英國孩子，他們跑出英文教室，說的聽的依然句句是中國話。這只是「一暴十寒」的辦法罷了，對於理解的工夫卻完全拋荒。所以教授方法越新鮮，學生程度越不堪。並且，中國人說英國話，即使說得和英國人絲毫無二，又有什麼用處？去做「剛白度」，去當外交官，當然是用得着的。然而我們並不需要這麼多的「剛白度」和外交官！」

當第一回上課的時候，他把這些意思向一年級生宣告了，接上說：「我不預備在教室裏說上一大篇的英國話，教你們聽得糊里糊塗，似懂非懂。我要教你們認認真真地讀書，教你們澈底地用你們的腦子去理解。爲求毫無障礙起見，我願意用中國話給你們解釋。」

大學生對於用什麼話解釋本來沒有成見，何況中國話聽起來到底比英國話順耳，也就不聲不響，算是默認了他的主張。他們覺得發生興味的並不在此，而在這位英文教授的打扮。頭髮修得短短地，是「和尚頭」，不

是「圓頂」，太陽穴的部分錯雜着一簇一簇的白髮。身上穿一件灰布大褂，尺寸和身材不相稱，前胸後背以及胛支窩下都有很大的摺皺，又太短了，把褲管露出了兩三寸。鞋是布製的，黑布面，藍布底，沾上了灰塵，像一個店司所穿的鞋。這樣打扮完全不像一位英文教授。他們以為英文教授該有一個油光光的西式頭，該有一身熨得筆挺的西服，至少至少，也得穿一雙五塊錢六塊錢的皮鞋。

爲了交練習簿和詢問書上的疑難，學生發見了這位英文教授房間裏的香氣。聞到這香氣，彷彿覺得身在寺院裏，不然就是走進了覺林功德林一類的素菜館。後來他們又注意到他的不參加任何集會以及終日把房門關上。他在房間裏做些什麼呢？

一天早上，一個好事的學生伴着那棵冬青樹窺看他的私生活。啊，圓圓的頭顱，半閉的眼睛，只見翕張不出聲音的嘴巴，一個指頭對着一個指頭合攏來的手掌，寬大的灰布大褂，徐徐上升的香爐裏的烟縷，簡直是一

個和尚！這個學生藏不住他的新奇發見，不到幾天工夫，連別級的學生都知道：一年級的姓董的英文教授簡直是一個和尚。

上英文課的時候，黑板上漸漸有歪斜的「和尚」字樣出現，或者用漫畫的筆法，粗大的一條弧線鉤勒成一個和尚頭，在這中央誇張地畫着三行的香疤。英文教授看到了只是笑一笑，一壁用粉刷揩去這些並無惡意的諷刺字畫，一壁和平地說：「我教你們英文，你們只要問教得你們得益不得益，不用問什麼和尚不和尚。況且我並不是和尚，你們看，我身上不穿什麼僧衣，頭頂上也沒有你們所畫的香疤。」

這個話引得學生輕鬆地笑了。

「先生念的什麼經呢？心經？還是金剛經？」

「翻開你們的書吧。我們不應該浪費時間談到功課以外的事情。」
有幾個知道一點佛學名詞的學生，爲了好奇，在功課以外的時間到他房間裏去訪問。他給他們每人斟一杯茶，殷勤地接待着。

「先生修的是淨土吧？」

「不錯，是淨土。」

「淨土也是一種烏托邦，牠給與人精神上的安慰。這個說法，先生『爲對不對？』」

「這叫做唯心淨土，我們所不取。我們相信極樂國土真實存在，修行的結果其實能夠往生彼土。」

「什麼動機使先生發生這個信仰呢？」

「這個問題教我難以回答，因為牠太複雜了。可是未嘗不能夠簡單地回答。現在心理學裏不是有所謂本能嗎？人人都有發生這個信仰的本能，我，不過順着本能而行罷了。」

「照這樣說，我們也有這樣本能的了，爲什麼我們不發生這個信仰呢？」

「那是『緣』還沒有到。『緣』到了的時候，你們就發生這個信仰

了。」

「印光法師，」另一個學生接着問，「大概先生知道的吧？」

「他是最可尊敬的一位大師，光明無比的指導者！」

「我們看過他的文鈔。」

「你們也看過印光法師的文鈔，難得！難得！」

「在他的文鈔裏，文章實在不少，可是似乎只說了一件事情，就是教人家怎樣地死。臨命終時，這個心不可散亂，要好好地念佛哩，送終的人要誠心幫助念佛，見着斷氣也不可放聲啼哭哩，翻來覆去，無非這些意思。我們覺得除了年力衰老的人，誰也不會想到死的。而他專心教人準備一個死。這不免使我們詫異。」

「也不只印光法師一個人這樣說，許多古德都是這樣教人的。你們要知道，死是一個最緊要的關口，如果走錯了路頭，永遠不得超升。所以不能不在生前準備，以免臨時失措。你們要知道，有兩句最警切的話，叫做

「人身難得，佛法難聞！」

這個回答使發問的不甚了了。那學生正在斟酌繼續下去的問題，第三個學生搶着機會先開口了。

「先生對於殺生，想來是戒除的吧？」

英文教授點頭。

「是絕對的戒除嗎？」

「可以說絕對的戒除。」

「一個蒼蠅，一個蚊蟲，也不肯弄死嗎？」

「蒼蠅和蚊蟲也是生命，怎麼可以把牠們弄死！」

「但是蒼蠅會帶來虎列拉，蚊蟲會帶來瘧疾，我們不去撲滅牠們，牠們反而要撲滅我們了。」

「我們可以把喫的東西保護得周妥一點。我們可以揮着扇子，請牠們不要和我們接觸。到了晚上，我們睡在蚊帳裏，瘧疾的憂慮也就可以解除

了。」

「照先生的說法，我們並不能絕對安全。在有些地方，我們是防護不到的。或者沒有力量防護，譬如說，人窮，用不起蚊帳。對於加害廣大的生命的東西，我們以為必須撲滅得乾乾淨淨。惟有這樣才是最深的慈悲。」

「你們這樣想嗎？」

「甚至血肉橫飛的戰爭，我們以為有時也是無比的慈悲行徑。那些貪鄙的野心家，那些殘酷的魔王，要吸人家的血液滋養他們的身體，要用人家的骨頭填充他們的屋基，對於他們，我們也講戒殺嗎？他們就來得正好，我們客氣，他們福氣，他們是志得意滿了，然而我們的血液和骨頭都成了犧牲。這惟有給他們一個嚴厲的懲罰，一個無情的抗爭。直到把他們撲滅得乾乾淨淨，世界上開始有了安全的日子，廣大的生命才得欣欣向榮，像春天原野上的花草。先生，你說這種行徑不是最深的慈悲嗎？」

「在從前我也這樣想過的，」英文教授仰望着屋角，他沈入了回憶裏頭。

「我們常常想，一個篤信戒殺的人應該是最堅強地反抗強暴的人。因為強暴所表現的是各式各樣的殘殺，不反抗強暴，就無從貫徹他的戒殺的信念。」

「現在可不作這樣想了，」英文教授自顧自說。

「爲什麼？」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這樣『還』下去是沒有了局的呀。」

「先生，我們倒要聽聽先生對於我們那強盜似的鄰舍的感想。他侵佔我們的土地，殘殺我們的同胞，我們現在還算有着命的，而他的欲望簡直要吸乾我們最後的一滴血！對於他，先生也像許多人一樣，覺得非常之憎恨，非給他一個無情的抗爭，同他拚一個你死我活不可嗎？」

「不。」

「不？」發問的不勝詫異。「怎麼能不呢？」

「我只是可憐他。他的孽太重了。如果我們以殺抗殺，那就是自己造孽，豈不同他一樣地可憐？」

「原來你也是一個阿Q呀！」發問的把這句話截留在喉嚨口沒有說出來，只是望着那圓圓的頭顱發楞。

好奇的探試是沒有「再來一回」的興味的。這幾個學生辭了出來，以後就不再訪問這位英文教授。別的學生連佛學名詞都不知道，當然引起什麼好奇心。黑板上的並無惡意的諷刺字畫似乎塗得厭了，漸漸地絕了跡。大家對於和尚不和尚差不多完全忘懷。只有那棵冬青樹還像先前一樣，聳起了高高的身子，從玻璃窗間窺看這位英文教授的私生活。

他蜷伏在大學的一個角落裏像地板底下的老鼠，人只見地板，不知道底下躲着老鼠。

二

董無垢剛從外國回來的時候，和現在的董無垢竟像是兩個人。那時候他年輕，無論走到那裏，人家總覺得他帶來一股青春的光輝。西服筆挺，應付着時行和時令。一頭頭髮，銷磨半點二十分鐘不在乎，總之要教牠成爲一件愜心貴當的藝術品，能以參加美容術的賽會。他在大學教課，本着他的素習，預備絕不馬虎，講解非常認真。「懂了嗎？不明白儘管問。我可以針對着不明白的處所給你們解釋。」這樣的話幾乎每一課要說幾遍。他不像那些出門不認貨的大學教授，他願意把自己所知道的移植到學生的頭腦裏，讓牠深深地生着根。逢到週末，他坐了三點鐘的火車回家去看他的母親。他愛他的母親像一個小孩子，依貼在她身邊，望着她的笑臉，談一些無關緊要的家常話，喫一點精緻的點心和飯菜，覺得這個世界美滿極了。多年的出洋留學，只有看不見母親教他受了許多苦楚，因而週末的回

家給他最大的快樂，決不肯偶然放棄一回。他的母親是念佛的，每天早上點上三炷香，做半點鐘的功課。他當然覺得好笑，對着一個虛幻的觀念，鏗而不舍地傾注着虔誠，算什麼呢？然而他絕不讓這個意思在臉色上表示出來。既然老人家樂此不疲，他就幫助她移正椅子，或者點起香來。

他有一些嗜好。抽香烟不用中國貨，因為質地太壞，有礙衛生。喝酒卻歡喜中國的花雕，興致好的時候，兩斤還不醉。他又常常和一班年齡相仿的朋友上新世界 大世界這些地方去。那時候跳舞場還沒有流行，要看女人，這些地方頂方便。他看女人注重在屁股，他說豐滿的屁股是女性的象徵，那些平塌塌的簡直可以說沒有屁股，也就沒有女性可言。朋友們說他這種說法是「屁股哲學」，大家傳為笑柄。

雖然歡喜看女人，他可不會做過放浪的事情。他懂得衛生，知道放浪的結果不免要去請教某一科的專門醫生。他需要一個如意的女子，和他共同生活，做他的「另外的半個」。他規定了一些條件，除了「女性的象

徵」以外，臉蛋須是圓圓的，知識程度要能夠同他談談哲學上的問題，還有其他的四五項。依據了這些條件隨處留心，他只覺得女子太多而合格的太少，少到一個都沒有。朋友們自告奮勇地說：「我給你作媒。」但是聽了他的條件之後馬上搖頭，連聲說：「難，難，難。」

由一個朋友介紹，他認識了一家人家。那人家有一位小姐，臉蛋是瘦長的，「女性的象徵」若有若無，知識程度是看玉梨魂還不能十分了了，總之完全不合格。他當然毫不在意，既經朋友介紹，就看作疏遠的親戚家一樣，隔兩三個星期去訪問一次。但是那位小姐的母親款待他非常之殷勤。他來了，特地弄起菜來，知道他喝酒，爲他打了上好的花雕，並且關心到他的寒暖，問他可需要什么。體貼入微，儼然一位丈母。那小姐呢，見了他就像一個頑皮的孩子，偎依着他，要他講外國的風景和習俗，大學裏一切瑣屑而有趣的事情……什麼都好，只要是他嘴裏漏出來的她總愛聽。她常常不讓他走，他帽子拿在手裏了，還要想出題目來絆住他，拖延一個半

個鐘頭。他這才感到有點尷尬，自己心裏盤算，往後還是不去為妙。然而消息傳來，那小姐已經有了表示，若不嫁他為妻，寧可當一輩子的老姑娘，不然就是自殺。他聽了十二分躊躇，甚至破例地缺了兩天的課，來研究犧牲自己還是犧牲那位小姐的問題。「犧牲了別人滿足自己，這樣的人太自私了，我情願犧牲自己！」當第一道晨光窺進窗子來的時候，他決定了。決定之後，事情就非常簡單。母親方面只要兒子樂意，無不竭誠贊同。委了一位媒人到那人家去說合，那人家歡天喜地，惟命是從。初春的某一天，一品秀張起了盛大的婚宴，他開始得到了「另外的半個」。

假想往往和事實不符。他本來準備着犧牲，可是結婚之後，他只覺得昏到了許多的歡樂。犧牲了什麼呢？實在指說不出。新娘的嬌羞是有味的。像丈母一樣弄了酒菜供他享用也有味。乃至唱一些閨中熟習的彈詞小曲，繡一些枕頭或者檯布上的小花樣，他在一旁聽着看着，也覺得有無比的甜美，為意料所不及。

達到週末，他還是坐了三點鐘的火車去看母親，有時是夫婦兩個同去，有時他一個人去。在大學教課還是那樣認真。新世界大世界這些地方還是要去，然而並不妨礙他對於新娘的憐惜。平靜的滿足的生活繼續下去，宛如一道流動不息的小溪；他自己這麼想，人家也代他這麼想。

像火山的爆發，五卅事件突然發生了。

外國巡捕向徒手的羣衆開鎗。死屍橫七豎八躺在最繁華的南京路上。血淋淋的受傷的做了囚車裏的囚徒。從拋球場到跑馬廳一帶成爲陰森森的刀光鎗影的區域。

這一天天氣有點悶熱。他從大學回來，正在庭心裏透透氣，看看新近出土的牽牛花的子葉，忽然那個在一家書局裏當職員的鄰舍從矮花牆外喊住他，告訴他這個驚天動地的消息。

「有這樣的事情！有這樣的事情！」他連聲喊着，跑進室中立即坐下，拿起鋼筆來給一家英文報館寫一封通信。他根據了「人道」和「公

理」來講，他說這種殘殺太違背人道了，太沒有公理了，一個文明人不能不提出嚴重的抗議。

第二天看報紙，這封通信沒有登出來。

第三天也沒有登出來。却看見了全市罷市罷工罷課的消息。這使他異常興奮，筆頭上的抗議都不讓露臉，應該給他一個更嚴重的行動上的抗議。羣衆的力量多麼強大啊，眼見上海市就要表現出一個空前的英勇姿態！

大學裏罷了課，師生聚集在一起開會。除了怎樣和各學校各界取得聯絡外，又討論到怎樣支持罷工的問題。

「最要緊的是維持罷工工人的生活！」激昂的聲音從大會堂的左南角播散開來。「我提議：我們教職員先捐一個月的全薪，以後看情形，再商量怎麼捐法。各位同學呢，大家量力而行，能捐多少就捐多少。」

「好！贊成！贊成！好！好！」喊聲和拍掌聲幾乎把大會堂的屋頂都

掀了起來。

大家回頭向左角，只見站起在那裏的，眼睛裏含着激動的淚，舉過丁頭頂的手掌還沒有放下，他是董無垢教授。

雖然有一些教職員不滿意他的提議，但是只能在私室裏頭對着見解相同的人談談，若在大庭廣衆間，還得違心地說：「董先生的提議最是扼要，大家能夠這樣幹，就是三年五年的罷工也支持得下。」因為這樣，他被推為學校的代表，去和他校以及各界的代表合力工作，共同推進這個偉大的運動。

他在編輯股裏工作。編輯股編印一些小冊子，有中文的，有外國文的，把慘案的真相詳盡地記載着，還加上簡要的闡明，慘案的原因是什麼，要怎樣才能保障以後不再有同樣的慘案發生。此外又出版一份小型的日報，把最近的事態以及運動的趋向宣布出去，儼然成為全上海民衆公共的喉舌。有一天，他給這份日報寫一篇短論，一口氣寫下去非常順利，刊

末了，他懷着一種嘗嘗新鮮滋味的心情，第一回使用了「打倒帝國主義」的語句。

「這裏不能使用這樣的語句！」另一個編輯員，一個國家主義者，看見了這篇短論的校樣，捉到一條刺毛蟲似地嚷起來。

「爲什麼不能使用這樣的語句？」執筆的董無垢驚慌地問，以爲他發見了理論上的錯誤或者語文上的毛病。

「你說『打倒帝國主義』。那裏有什麼帝國主義？這只是共產黨的胡說八道！我們又不具共產黨，爲什麼要效學他們的口頭禪？」

「沒有帝國主義嗎？」董無垢的額角暴起了青筋，鬱結的聲音帶點顫抖。「老先生，沒有帝國主義，也就沒有五卅慘案了。牠表演活生生的一幕，你看，你一眼不眨地看了，倒說並沒有牠，我佩服你的寬大的度量！」

「怎麼？」另一個編輯員感到受了侮辱，站起來，捲起他那紡綢短衫的袖管。

「至於你說這是什麼黨的胡說八道，我可不能同意！你不是閉着眼睛的，許多的刊物上印着這一句話，全上海路旁里口的標語上寫着這一句話，你都沒有看見嗎？難道他們全是盲目的傢伙，全是學嘴學舌的鸚鵡？」

「我不同你辯論，總之，在我們這份報紙上，不能印上這一句話！」一壁說着，一壁用拳頭敲着桌子。

「非用這一句話不可！」董無垢也站起來，用拳頭敲着桌子，敲得比那個人更響。「我署我自己的名字，我負責任！」

暫時的沈默。

其他三四個編輯員知道將有一場打架在這屋子裏表演了。他們不要看這種乏味的表演，一致站在董無垢這方面說話。「我們以為董先生的文章沒有錯兒。打倒帝國主義，非但嘴裏要說，筆頭要寫，還得用行動去實現牠呢！」

「好！」那個人有點窘，但眼睛睜得更大了，宛如魁星。「你們既是夥兒，我就辭職，我再不問編輯股的事情！」這樣說着，他披上長衫憤憤地走了。

勝利屬於董無垢，使他起了窮究奧妙的欲望。他搜羅許多流行的關於政治經濟的書籍雜誌來看，彷彿走進了應接不暇的名勝區域，每跨一步總要點頭叫絕，讚歎地說「生平初見」。五卅運動因為聯合陣線的分化，漸成爲強弩之末，他固然非常之憤慨。但他以爲這本是一個長期的鬥爭，一下子就會有多大的成功，未免太廉價了，一個努力的人不應該想望這樣的廉價。因此他毫不灰心。由那個當書局職員的鄰舍的介紹，他加入了當時還不能公開的一個政治團體。

他把自己的客室作爲所屬的那個區分部的會場。每逢會期，他提早喫晚飯。一會兒赴會的從前門或者從後門來了，其中有工人，有商店公司的職員，有小學教師，也有和他同行的大學教授。他接待他們勝似親兄弟，

親兄弟不過由自然支配，會合在一起罷了，而聚集在這裏的卻是意志相同的伙伴。他一個一個同他們握手，緊緊地，殷勤懇摯地，使有幾個工人覺得不好意思，一時間手足無所措。

週末還是坐了三點鐘的火車回去看母親。香烟還是抽，不過換了中貨，他說「美麗牌」也還可以。酒是難得喝了，新世界大世界這些地方竟絕跡不去，他說一個人沒有這麼許多閒工夫。閨房之樂也比從前少領略一點。他的夫人問他：「你近來常是怕怕碌碌地，看書哩，看人哩，開會哩，到底爲的什麼？」他親愛地回答說：「你不懂得的，不用問吧。總之你丈夫幹的決不是壞事情，我的好人兒呀！」

他痛恨那些鎮守上海的軍閥的爪牙，不亞於帝國主義。大刀隊哩，偵緝隊哩，把人命當兒戲的事情，幾乎每月每星期都有。如果不湊巧，他被抓去嘗嘗刀片或者鎗彈的滋味，也不足爲奇。但是他並不胆怯，他相信若是大家胆怯的話，這班殘酷的禽獸將永遠沒有在世界上消滅的一天。恨着

他們必須和他們拚，必須迎頭衝上去。

他欣羨極了革命發源地的廣州，只恨自己離不開上海，不然總得跑去
看一趟。誰動身到那邊去了，他熱烈地歡送着，輪船開行了幾百丈遠，他
還是揮動着帽子。誰從那邊回來了，他的歡迎更為熱烈，熱烈之中又帶着
虔敬，好比佛教信徒對於一個朝山進香回來的同伴。聽說那邊民衆怎樣地
歡，軍官怎樣地受着訓練，他簡直五體投地，相信「新中國」必然會花
一樣地開出來，因為那邊埋着的種子已經生了根，發了芽。甚至那非常單
調的「打倒列強」的歌兒，他也說牠活潑，雄壯，足以激動人的革命情
緒。

北伐軍出發了，他的心神依着軍隊的路線在地圖上活躍。一路民衆歡
欣鼓舞的情形，和軍隊像一家人那樣的熱烈真摯的表示，他讀到報紙上關
於這些的記載，總覺得許多同胞太可愛了，也太可敬了。在武漢，革命外
交竟然成功，更使他興奮到了極點。至少帝國主義伸到中國來的根枝已經

動搖了，大家再加努力，不愁不能把牠掘起來。

他看見了最近的將來的景象：被壓迫的許多許多人都站了起來，從千斤重的石頭底下，從胳膊粗的鐵鍊底下。大家擡起了頭，挺起了胸膛，在從未呼吸過的自由空氣中呼吸着。快活的歌聲海潮一般湧起來，唱了一曲又是一曲。再不見一個蓬首垢面的囚徒似的人物。個個康健，結實，樂觀，精進，做着分內的工作，取得分內的享受。

他彷彿坐着急行的火車，這景象猶如迎面駛來的前途的山河樹林，越來越近，越來越近，眼見得沒有多久自己就將衝進這景象中去了。因為軍事勢力不久就要來到上海，同其他地方一樣很快地取得勝利，那是沒有問題的事情。

爲着防備軍閥爪牙的臨危亂噓，上海的一部分加盟員也準備了武裝，以便和軍事勢力響應。鎗械和子彈須得保藏在妥適的處所。有人說，黃無垢家裏最是妥適不過了，類似小洋房的屋子，陳設相當體面，而且誰都知

道，屋主人是一位大學教授，放在他那裏，比藏在保險庫裏還要安全，沒有人疑心。董無垢說：「好，放在我家裏就是了！」於是犧牲了三張沙發，讓他們把那些危險東西塞在彈簧和麻絲中間。

一天早上，藏東西的跑來取東西了，一個個起勁非常，眉梢眼角飛揚着英勇的神采。他自愧不會幹這一套，只能殷勤叮嚀地對他們致着珍重。他的心跳動得異常利害，不為害怕，卻為過度的高興。一個全新的場面立刻要展開來了，他不能不高興，他有着並不輸於他們的熱情。

本來只能遮遮掩掩張在屋子裏的那面旗子，在大建築的屋頂，在街市的店舖門前，堂而皇之挂起來了。上海的陽光照耀着牠們，上海的風吹拂着牠們，飄飄揚揚，顯出說不盡的美麗可愛姿態。

這以後若干天，董無垢宛如掉在一個熱鬧而多變化的夢裏。他擠在汗臭滿身的人羣中間，參加了好些個盛大的集會。他跑遍租界的各處，觀察了帝國主義爪牙的色厲內作的客態。他巡行滬西滬北以及浦西的工業區

域，領略了那些準備站起來的男女的狂熱情形。他破例地向母親請了假，有兩個週末沒有坐了三點鐘的火車回去看她。

忽然青天裏起了霹靂，他聽說游行的羣衆遭到了射擊，死傷的比五卅慘案還要多，還要慘，地點並不在帝國主義統治着的租界，而在飄揚着那面新旗子的中國地界。

「不能有這樣的事情！不能有這樣的事情！」他失了魂似地連聲嚷着，立即跑到出事的地點去作實地調查。

事情並不假。武裝兵士佈了崗位，不許行人在馬路中間來往。行人只能從人行道上匆匆走過，停下步子就得受干涉。馬路中間像暴風剛才以過一樣，寂靜，淒涼。屍體躺在那裏，顯出無比的醜惡姿態，豬肝色的血凝積在他們身邊，教人不敢看。也不知道一共有幾個。

貼近他所走的人行道騎着一個，他給了他比較仔細的一瞥。肚腸從腰間淌了出來，青布短衫給打破了，血肉模糊中伸出幾根斷了的肋骨，眼睛

半開半閉，嘴張開着，露出兩排慘白的牙齒。他認識這個屍體，這一天早上跑來取東西的一些人中間，他是頂起勁的一個。

突然間他把眼睛閉得緊緊，急急地跑了二十來步才再張開來。他的頭腦彷彿給一股鐵索絞了一下，只覺什麼也想不清楚。全新的場面原來這樣嗎？以前預想的景象豈不是一個荒唐的夢？應分站起來的不得站起來，應分打倒的怎麼能打倒？那些屍體生前即使是神仙，又何嘗會料到將要橫倒在這樣的射擊之下？……他糊裏糊塗想着這些，跑到家裏就躺在牀上。他的夫人問他怎樣不舒服，是不是要生病了。他頹然說：「我難過得很，可是描摹不來。病是不會生的，不過比生病還兇！」

他也想同五卅慘案那時候一樣，給報紙寫一封通信，提出嚴重的抗議。然而他奇怪自己，無論如何提不起這一股勇氣來，想想那枝筆，似乎有石磨那麼重。

第二天，他看報紙，看見了一大批未死的罪人的名字。

他跑出去，無目的地跨上一輛電車，也沒有看清楚是第幾路。在那電車的角落裏，泰然坐着一個淡灰紡綢長衫的青年人，使他大大地喫了一驚。他擁過去，坐在那青年的身旁，關切地低低打問：「怎麼你還在坐電車？」

「我常常坐電車，」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氣。

「看見了今天的報紙嗎？」

「看見了，」伴着一個平靜的微笑。

「我誠意勸你，你應該當心一點。」

「謝謝你的誠意！」

第二天，報紙上登載一段新聞：華租界的警察巡捕包圍一幢房屋，個人從曬臺上倒翻下來，落在後門外頭，頓時咽了氣。附載一幅訪員特攝的死者的相片，攝得很清楚，一望而知就是昨天電車裏遇見的那個青年。

「哎喲！」素無垢神經錯亂地叫起來，用兩隻手按住了發青的臉孔。

三

他頭腦裏空空洞洞地，從前裝過的許多東西，彷彿生了翅膀飛走得乾乾淨淨。他宛如從海船上掉到海裏的孤客，海船早已飛快地往前去了，他生命固然還存在，但四圍只見茫茫的大海，不知道該往那方面游去才有登岸的希望。他昏亂，他疲倦，他喝着多量的酒，可是昏亂和疲倦更見利害。他的夫人很替他憂愁，用種種的柔情密意給他撫慰，然而沒有效果，也弄不清楚他的昏亂和疲倦究竟爲着什麼。他沒有意願往大學教課，這就請了假，帶着夫人回到本鄉去。

他在本鄉不去看望親戚朋友，他願意在僻靜的小巷裏走走，或者在不像樣的小茶館裏喫一碗茶。沒有一個人認識他，沒有一個人同他招呼，他以爲這樣比較安舒一點。可是這並不能填充他的空虛的心。在自己和人羣之間築起一道無形的牆，那不可堪的寂寞更使他感到心的空虛。

每天早上，老太太還是點上三炷香，做半點鐘的功課。平和而沈靜的聲調展開一個神異的境界，彷彿一張軟和的眠牀，教他感覺舒服，幾乎要入睡。看看母親的神色，那樣地安祥，那樣地愉快，煩惱呀空虛呀這些討厭的小蟲子大概飛不進他的意識界吧。漸漸地，他辦好母親的功課了，只覺陪着她半點鐘是每天的快適，在這個當兒，他忘記了許許多多的事情，又似乎捉住了一些什麼。

「也許有點兒道理吧，」這樣的一念突然萌生，他就去訪問一位父執。這位父執是卸任的教育廳長，對於佛學，據說有着很深的根柢。

他是抱着試探的態度去的。如果講得中聽，固然可以聽進去，即使講得不中聽，隨便聽聽也並不礙事。

「啊，難得，難得！」老先生捻着頰下的長鬚，笑迷迷地說。「這是生死大事，你居然想到來問老夫，有緣呀有緣！」

老先生一口氣講了一點多鐘，講得非常懇切。最後說：「這並不是一

種知識，並不是擺在口頭，寫在紙上，預備裝點門面的東西。同儒家的修省工夫一樣，必須身體力行才行。不然，你來問我是多事，我講給你聽也只是無謂的饒舌。」

「我從來沒有受過這樣深切的教訓！」董無垢訥訥然說，眼睛裏閃耀着望見了希望的光輝。在國內，在國外，聽講的回數計算不清，教師也遇見了不知多少，可是總沒有這位老先生的講說那樣一句句深入人心，教人悅服。「這真把捉住生命的精微！以前我弄過一些哲學心理學，現在看起來，都只是浮泛的研究，好比肥皂泡，一觸就破，沒有核心，對於人毫無用處。您的教訓才教人真實地受用！」

他屢次去親近這位父執，從他那裏請教修持的法門。回家時候帶着一些經典，耐着性兒看下去，彷彿一片模糊，但又彷彿有點兒懂。終於在一個清爽的清晨，他露出孩子似的天真的笑臉，對他的母親和夫人說：「我也要像媽媽一樣念佛了。」

「這是再好沒有的事情，」母親並不覺得驚奇。

他的夫人却非常駭怪，睜大了眼睛看着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她不明白什麼原因把他轉變到這樣子，一個出洋留學生竟會相信念佛！

他檢出一些戀愛小說以及裸體畫片來，預備送給朋友，自己書室裏是不應該保藏這類穢東西了。轉念一想，這個辦法不妥當，自己以為要不得的東西怎麼可以送給別人呢？於是完全「付之一炬」，連魏理斯的一大部性心理學也不能幸免。

他開始戒酒，戒香烟。喝酒要特地陳設起場面來，場面沒有陳設，自然喝不成酒。抽香烟的事情可太方便了，拿起一枝，割根火柴，這就成爲了。有許多次，他依着平時的習慣，伸手到桌子上面去開香烟罐。但隨即想起桌子上沒有香煙罐了，重又縮了回來。又有許多次，覺得無聊，很想買一罐來抽抽。但強制力隨即管束自己說：「這一點小嗜好都戒不來，還說什麼修持呢！」

當然他也開始戒葷。他的母親雖然念佛，但並不喫長齋，他的夫人愛魚蝦如命的，因此不能拒絕葷腥進門。他就定下折衷的辦法：不是他家動手殺死的不妨進門。肉店早已殺了豬，肉是可以買的。市場上有着殺死了拔光了毛的雞鴨，也可以買。魚蝦必須買死了的，因為是屍體而不是牛命了。他夫人和用人通同作弊，常常買了活生生的魚，在門外頭弄死了然後拿進來。他自己呢，喫飯時候不免有把筷子插到菜碗裏去的事情，省悟之後馬上抽回，換了筷子再喫。但是不到十天工夫，他居然說到葷腥的氣味就惡心了。於是老太太跟着他喫素，少奶奶間幾天弄一兩樣葷。

他拒絕了絲織品的衣服，因為絲織品是犧牲了無量數小生命的成績，不忍穿。毛織品也是生物身上取來的東西，雖然不須殺生，總覺得也有不忍穿。皮鞋是不用說了，從動物身上剝下一張皮來是多麼殘酷的事情啊！在這樣見地之下，西服就只好擱在衣箱裏，布衣布鞋都是特製起來。誰驟然看見他，定會疑心他穿了素。他夫人對他全身相了一下，帶着頑皮

神情說：「你不澈底！你不澈底！」他疑惑地相着自己的全身，問說：「怎麼不澈底？」她從他衣袋裏抽出一個皮夾子來，舉得高高地說：「這不是皮製的嗎？」他就把這皮夾子撈在抽屜裏，另用一方布手帕，包着皮夾子裏的一切東西，帶在身邊。

他依着父執的指導，做功課時間比他母親來得長。又特別嚴謹，臉孔一定要朝着西方，拜伏一定要遵守規定的格式。默默地念着那些辭句，他的心重又充實起來了。煩惱化成淡淡的影子，既而連淡淡向影子都消逝淨盡，只感到無上的歡暢。於是他修持得更加虔誠，幾乎把整個生命交付在這上邊。

大學的當局有了變更，他沒有接到下學期的聘書。這並不引起他的懊惱，那種肥皂泡似的功課本來就不想教了。他在一家書局裏尋到了一個位，看看稿子，修改一點外來的譯件。依然帶着夫人住上海。每星期六，趕下午五點的火車回本鄉，星期日再出來。他沒有過從很密的朋友。報紙

不過偶而看看，好比看古代或是異國的故事，漠不關心。他又像三四年以前一樣：平靜的滿足的生活繼續下去，宛如一道流動不息的小溪。

一年以後，他母親去世了。他當然傷心，可是並不太傷心。病榻上的老太太念着佛，他應用他所受的教養陪她念着佛，命令他夫人也念着佛。老太太咽氣的時候，他不哭，也不露出一點悲痛的臉色，還是平靜地念着佛。他知道老太太這一去決不墮入苦趣，她將往生到那個極樂國土。

「一二八」的炮火燬了他的寓所。停戰以後跑回去看，什麼也沒有了，燒的燒了，燒燬的給人檢去了。他夫人淚眼模糊地翻掘磚和焦炭，發見了一隻白地青花的瓷杯子，是她平日喝茶用的。她捧着杯子開始號啕大哭。他給她解勸，說一切器用無非身外之物，犯不着這樣依戀不捨。然而沒有用，她還是號啕大哭。以後看見杯子就哭，漸漸引起了咳嗽的毛病。

那家書局也毀了，他失了業。

他不愁也不怨，過着艱苦的生活，看護着夫人的病體。那年霜降節將近，她支持不住了。他就教她念佛，自己也跟着念佛。她漸漸地閉上了眼睛。他不哭，也不露出一點悲愴的神色，還是平靜地念着佛。他知道了要去的總得要去的，何況她所去的地方，他母親也在那裏，她將永遠陪伴着她。

孤身無事的他正可以多做一些修持的工夫，所以他處之恬然。向親戚家借貸一點，儉約的生活足夠維持了，也就不再去竭力謀幹什麼。他差不多和這個世界脫離了關係，獨自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中間。

直到最近，一個哈佛的同學接任了一所大學的校長，忽然想到了他，說：「老董太困難了，應該請他教一點功課。」

他才重理舊業，踏上了大學教室的講臺。

然而，他蜷伏在大學的一個角落裏像地板底下的老鼠，人只見地板，不知道底下躲着老鼠。